

## 观音菩萨传奇

观音菩萨传奇[清]曼陀罗室主著

### 第一回溯源流书生说法警痴顽菩萨化身

话说我们中国的宗教，向来分为儒、释、道三大支派。三教之中，除了儒教、道教是中国本部所创始，释教却是由西域传入的。因为它拿觉世度人为宗旨，信仰的人，也就不少，势力也与儒教、道教鼎足而三，一直流传到现在，依然保持着它的地位。

在佛家的区分，把全世界划成四大部洲，称为东胜神洲、南瞻部洲、西牛贺洲、北俱芦洲。我们中国，是属于南瞻部洲的。南瞻部洲有四座名山，号称佛国。这四座山就是九华、五台、峨嵋、普陀。管领这四座山的就是地藏王菩萨、普贤菩萨、文殊菩萨、观音菩萨等四位大士。故九华礼地藏王，称为大行，五台礼文殊，称为大智，峨嵋礼普贤，称为大勇，普陀礼观音，称为大慈，领域也是很分明的。

在这四位大士里边，最受一般人所敬礼的，无疑的要首推观世音菩萨。因为我们若然在人群中提起她的法号，端的是老幼咸知，妇孺都晓，差不多人的脑海里，都深深地嵌着一尊观世音菩萨的法像。这种普遍的敬礼，是观音法力所感化的么？这却未必，其中倒有九分以上是迷信的观念所造成的。

他们的理想，并且与观音大士相反。

观音的宗旨，是要使世人大澈大悟，共登觉岸。照《法华经》上说：“苦脑众生，一心称名，菩萨即时观其音声，皆得解脱，以是名观世音。”我们看了这几句话，就可以知道世尊的宗旨。

可是现在我们看见那一班信仰观音的人，谁不在迷信里讨生活哩？他们以为，只要相信了观音，随便自己的作为如何，观音就会来保佑的，一切不遂的欲望，观音也会赐予圆满的。

他们最怕的是死，就以为只消平日多烧香，多念佛号，便可以却病延年。最怕的死了打入地狱，永不超生，就以为只消平日多持斋，多诵经卷，便可以死后到天堂佛国中去享乐。甚而至于一切的罪恶，都可以念几声观世音菩萨，就可以完事的。因此，念佛人的心理，就不免弄坏了，以至会有“若要心凶人，念佛淘里寻”的两句俗语来了。

相信观音的人，存了这种自私自利的心理，就闹出许多畸形怪状的供奉来了。寻常求福求寿的，供着白衣观音，求子的，供着送子观音；渔户人家求打鱼利市，便供着鱼篮观音。形形色色的附会着，越是如此，越是与佛理相去窟远。故世人崇奉观世音的，虽然多似牛毛，却没有个能登正觉，这的确是很可叹息的。

闲言少叙，我摇笔做这部《观世音传奇》，并不是提倡迷信：一则是将观世音菩萨的前后事迹，介绍给世人，使他们有相当的认识，二来揭出佛经的奥旨，使一班误走迷途的佛门弟子能够大澈大悟，同登觉岸。但是，虽然有此宏愿，还不知一枝抽笔，可能助我达到目的哩？

我现在既决意替观世音菩萨作传，在这开宗明义的第一回，有两个疑问，却不容不先解决。

第一点，观世音菩萨究竟是男身还是女身？我们现在所看见的观世音法像，或是画像，很不一致。有的打扮似男身，有的装束似女身，就引起了这一个疑问。依着世俗的见解，都当他是女身，所以有许多人还会称他“观音娘娘”哩！但是，据胡石麟《笔丛》，王凤洲《观音本纪》，又都指观音菩萨是男身，说得有凭有据。另一方根据了叫《北史》的记载，徐子才病中所见，以及北齐武成皇帝梦中所见的观世音菩萨，又都是美妇人变的。因此，这疑问究不易解决。不过，根据了观世音菩萨的前后事迹，这疑问也就不难迎刃而解。因为观世音悯念众生，随缘普护，曾经三十三度化身，到各处去点化众生，到处都现化着不同的庄严宝相。或者化为菩萨学徒宰官玉人、天龙神鬼，因时地变换，便利他点化的工作。因此，世人所看见的观世音宝像，也就或男或女，或老或少，各个不同了！这不是我无稽之谈，《冰署笔谈》里面也明明载着这些事迹。到此，观音男身女身的疑问可以搁过。

第二点，就是观世音菩萨只有一位，如何会有许多不同的头衔出来呢？象什么“白衣观世音”、“高王观世音”、“送子观世音”、“鱼篮观世音”等名目，法相也就因之互异。这许多头衔不同的观世音，还就是南海普陀落迦山紫竹林中的那一位观世音菩萨呢？还是另外有这不同的几位观世音菩萨呢？

关于这一点，我敢说就因为当初应化时所现的法相不同。

譬如，他老人家在这一个地方化身的是一位美女，穿着白素的衣服，去设法点化众生。到临了，人家知道这位白衣美女是菩萨化身，造像供奉，自然依着他们所看见的法相，于是后世就有了白衣观世音。因东海鳌鱼为害，海边的居民不能安居乐业，观世音菩萨就化身为渔妇，前去降鳌，以救众生。于是就有了鱼篮观音的法像。’其余种种的宝像，也都是化身时留下的，后人不察，就发生种种附会了。

这并不是做书的胡说乱道，诸君不信，待我在正传的前面，先举一段观世音化身的历史，来做引子，证明以上的说话。

我现在别处的观音宝像都不说，单说少林寺里那一尊法像，又是与众不同。塑得环眼巨鼻，阔口广颡，头上边乱发如蓬，两只耳朵长大无比，穿着一对粗而且大的金环，直垂两肩，衣折痕也散乱不整，赤着一双大脚，手中还斜支着一

条黄金宝棍。这尊法像倒象五百罗汉里边的鸠摩罗多尊者，凡胎俗眼的人，谁也不会当它是观音大士。但少林寺中，却又明明地将它供在观音阁中，僧徒们也都认为是观世音菩萨。这不是很奇怪么？可是少林寺的观世音法像，所以塑得这般模样，中间也有一段故事，待我慢慢讲来。

少林寺本是中国一大丛林，有很悠久的历史。自从六祖达摩禅师开山以来，非但禅乘远播，就是武功也极著名。但是在初建的时候，却并没有观音阁。直到元朝时代，天下大乱，兵祸蔓延到中州，有个首领李全，他深知少林寺的武功，要想招致寺中僧徒，收为己用。不料少林寺僧众都是严守戒律，不肯杀生的人，拒绝相从。因此，李全匪老羞成怒，率众围攻少室山，声称非扫灭少林寺不肯罢休。

那时，少林寺僧虽说是擅长武功，到底众寡悬殊，势不能敌，竭力防守，后来渐渐不支，正在危急的时候，忽然杀出一个莽和尚来，手提铁棍，直冲到李全队里。众人看时，却正是新来的挂单和尚。只见他宝棍起处，如同疾风猛雨——一般，寒光万道，杀得那李全军马仰人翻，声声叫苦。就是那为首的铁枪李全，也大败亏输，率众远遁。那时，众人都觉跟前金光一闪，就失了那莽和尚的所在。四下探望，才见他正站在嵩山御寨之上，现出丈六法身，自称是观音大士化身紧罗那王，来解厄的。

于是少林寺就依他现化的宝相，塑成此像，盖造观音阁供养。这件事在《少林寺志》上也载得明明白白，可见并非虚造了。也可知观世音所以有种种不同宝像，正是现化时遗迹了。

欲知观世音的一生事迹如何，且待下回分解。

第二回 浊酒三杯凉亭小宴明珠一颗好梦投怀

话说时在周朝的末年，中原列国，互相征伐，刀兵相乘，连结不解，正闹得人无安枕，野无净土。那时西方兴林国却正值承平之世，端的风调雨顺，国泰安民。

讲起这个兴林国，在西方诸国中，可称是巍然独立的大国，领袖各邦。但因地势关系，与中原素来不通往来，双方隔绝。这也只为两国中间，隔着一座须弥山。这一座山，高可按天，广袤有数千里，横亘在西北高原上，好似天生的界限一般。在当时，交通不便，中原人虽知道有这座名山，只因为此山幽深险阻，气候又异常寒冷，山上的积雪，就是盛暑的天气，也一般地不会融化，终于没人敢去冒险西行。那兴林国又恰恰建在须弥山的西北，在闭塞的当时，自然不会与中国相通了。

这兴林国在西方诸部落中，历史最为久远，开化也比较早些，又占着三万六千里的国土，几十万人民，自然雄长一世，惟我独尊，各小部落不容不臣服了。

那时在位的国王，名叫婆迦，年号妙庄，倒是个贤明之主，统治着数十万人民，使得男耕女织，各安生业，在位十多年，把一个兴林国治理得国富民丰，蒸蒸日上。妙庄王是一国之主，安富尊荣自不必说。正宫王后，名叫宝德，又是个贤良的妇人，与妙庄王十分敬爱，家庭方面也充满了和融气象。

但是，天下无十全十美的事，人生虽富贵无双，到底不能没有缺陷。妙庄王贵为国主，富有天下，只是有一桩事情，不是国王威力所能攫取，也不是金银所能买到的，却是膝下只有二位公主，并没有一个太子。妙庄王已是六十多岁的人，嗣位无人，自然望子情殷。为着此事，常使他闷闷不乐，有时不免要长吁短叹。俗话说得好，“于息是有钱买不到，有力使不出的”，他纵然烦恼，也终归无用。他在希望和焦急愁闷的环境中，一天天地过去。春去秋来，匆匆的又是数年。

那时，正是妙庄王十七年的夏季，御花园中的一池白莲，正迎风争放，香雾轻浮。宝德王后因这几天来觉得妙庄王愁闷不乐，便在莲池的凉亭之中设下筵席，请妙庄王饮酒散闷，

当下夫妻二人，在亭中分上下首坐定，宫娥彩女，分班斟酒送菜。妙庄王心中，虽然为着子嗣问题不自在，但深体宝德后的一片好意，不免强颜欢笑。一方面看着池中的万朵白莲，参差地开放着，衬着碧绿的荷盖，清雅可爱。微风过处，轻轻地颤动着，好象含羞欲语的神情。那一阵阵淡远的清香，也从风中传播过来，沁人心脾。妙庄王在这种环境里边，也觉别有天地，很是有趣，心上的一片愁闷，早被清风吹散，‘莲香荡尽。

就此与宝德后互相传杯，开怀畅饮，有说有笑起来。宝德后见他快乐，也自欢喜，亲自执壶斟酒，又命群姬当筵歌舞。正是：笑声纵，乐声扬，风光异样。如此一闹，早就是明月西斜。

妙庄王酒已过量，不觉玉山颓矣，乘着一团酒兴，命撤了席，扶着宫娥，携了宝德后，径回寝宫安息去了。

一觉醒来，已是红日满窗。宝德后早已梳洗完毕，便服侍妙庄王起身，让他洗盥之后，一面端整饮食，一面向妙庄王道：

“妾昨夜得一奇梦，未知主何吉凶？梦到一处地方，正是海边模样，一片白茫茫的，无边无岸，波浪滔滔，很是怕人。

“正看间，忽然‘訇’的一声响亮，海中就涌出一朵金色莲花。初出水时，大小与寻常莲花无异，离水面也很近。不料这金色莲花，却愈长愈高，愈放愈大，金光也越发耀目生花，连眼也睁不开来。于是，便将眼合了一会儿，待到重新睁开来时，哪里有什么金色莲花？兀立在海中的，却是好端端一座神山，山上却飘飘缈缈的似有许多重叠的楼阁，以及那宝树珍禽，天龙白鹤。这许多景象



，究竟距离得远，倏隐倏现的，看不真切。中间只有一座山头上，涌出一坐七级浮屠。浮屠顶上，端端正正安放着一颗明珠，放出千万道奇光异彩，十分庄严。

“我正看得出神，那颗明珠，忽然冉冉地升空，转瞬之间变得一轮旭日，渐渐逼近海岸，不多时已高高地悬在我的顶上。又是‘轰’的一声响亮，那轮旭日竟抛抛滚滚地落到我怀中来。我吓得忙了手足，欲待逃去罢，两足又好似生了根的一般。我不觉拚命一挣，竟自挣醒过来，好端端地睡在床上，哪里有什么海，有什么山和一切的景象？到此，始知是南柯一梦。

这种梦不知是何予兆，主何吉凶？”

妙庄王闻言，心中暗暗欢喜，向宝德后安慰道：“御妻梦中所见，分明是佛国极乐世界的真形，凡人难遇，自然是大吉之兆。再说那明珠，分明是佛家舍利，化为旭日，就是阳象；投入怀中，不消说是孕育之兆了。御妻得此梦征，今番怀孕，一定生男无疑，正是大可庆幸哩！”

宝德后听了这一番话，自然欢喜不尽。此事传遍宫中，于是合宫上下都存着万分的希望。

再说宝德后自从这天起，怀孕的象征逐一地显露出来，经过了两三月时间，腹部电显著地膨亨起来。可是自从怀孕之后，身体倒很强健，只是有一桩，凡是鱼肉一类的荤腥，一点也不能入口。就是平日间最爱吃的东西，只要是荤的，一见了便要起恶心，勉强吃得一点儿，包管会连苦胆汁都呕将出来。这也是孕妇常有的事情，大家也不以为怪，又哪里知道内中却另有一番奥妙哩！

如此一天天地过去，不觉又是冬尽春来，宝德后的产褥之期，也愈迫愈近，妙庄王满拟今番——一定生男，非常地高兴，忙着先预备起庆贺的事情来。合宫上下，也自有一番忙碌，不在话下。

直到妙庄十八年二月十九那一天，妙庄王婆迦正在园中观赏美妙的春天景物，出神地幻想，忽有宫女岔息奔到面前奏说：“王后在辰时三刻，又添了一位公主，请赐题名。”

妙庄王一听生的又是一个女孩子，就把心头的高兴早消灭了一半，但这也是无可如何的事，只怪自己前世没有修透，才致如此。当下便向宫女问起：“王后生产后可安好如常？”

那宫女道：“启奏我王，娘娘当生产的当儿，有许多异色良禽，集在庭树争鸣，如奏仙乐。屋中也有奇香发现，氤氲阵阵。隔不多时，便产生了三公主。如今大小平安，娘娘精神健旺，公主啼声也自洪亮。”

妙庄王听了此话，暗想仙禽集树，异香绕室；又想起宝德后怀孕时的一梦，遮莫此儿有些来历，生具夙根，也未可知！他便题取“妙善”二字做三公主的名

字，因为上肩两位公主。一名妙音，一名妙元，都拿自己年号的首字来排行的。当下便亲用金笺朱笔书就，付与宫女去了。正是：  
惟善堪称妙，儿生有慧根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待下回分解。

第三回怪老人妙舌说慈航小公主停哭听佛偈

话说妙庄王在先听说又生了一个女儿，心中老大有些不高兴。及至听得生时有许多异兆，想起宝德后怀孕时的梦境，暗想这孩子遮莫有些来历，心中才宽慰了不少。就挨着妙字的排行，替她取名叫妙善。朝野的臣民，闻知宫中又新添了一位公主，大家都欢欣鼓舞，闹起庆祝的大典来。妙庄王就在宫中大宴群臣三日。在这三天里面，兴林国端的举国如狂，到处悬灯结彩，演剧开筵，喜气冲天，欢声雷动，好一派升平气象。

本来百姓在承平丰稔之余，又逢到如此喜庆之事，自然值得快乐了。

闲言休表，再说妙庄王在宫欢宴的第三天，命宫女将妙善公主抱到殿上与群臣相见。不料这小孩子在宫中倒也无事，一到殿上，见了群臣酒醺肉炙的情形，马上放声大哭起来，再也休想住口，连乳她都没用。闹得乳娘慌了手脚，群臣停了杯箸，妙庄王满腹不快。

正在此时，忽有黄门上殿奏说：“朝门外有一位龙钟老叟，说是有物献与公主，求见我王。”

妙庄王便命宣到殿上，只见那老叟仙风道骨，品貌不凡。

妙庄王便向他问道：“老人家，你姓甚名谁？何方人氏？今天到此，有什么事情？快快从实说来。”

老人道，“我王且休问老拙姓名来历，先把我今天来此的原因，讲给我王知晓。老拙闻说我王新添了一位妙善三公主，大宴群臣，故而特地赶来，一则替我王道贺，二来要将这位公主的来历，告知我王。须知这位公主，是慈航降生，来救世间万劫。我王不要小看了这位公主，她会将现在人王的国家，将来化作佛王的国家哩！”

妙庄王听了这一番玄妙的话不觉哈哈大笑道，“看不出你若大年纪，倒会胡说打谎！那慈航大士不在西方极乐世界里享受清福，倒肯重堕尘劫，托生到这里来，做个凡夫俗子，这岂是情理以内的事？还说什么人王国、佛王国哩！根本就是你这老头儿编的谎言，你想骗得信孤家吗？”

老人道：“我王有所不知，佛门之内，虽大都是抱出世观的，但也未始没有抱入世观的。慈航大士因为看了世人尘劫深重，苦厄难消，故发了寻声救苦的宏愿，今番投胎入世，岂是偶然？老拙何人，敢在我王面前打谎？此事委实是真。”

妙庄王又道：“就算老儿的话是有些来历，纵使慈航大士发愿入世救劫，也该化作男身，不合投生一个女儿，这也出于常情之外啊！我终有点不信。”

老者闻说，连称：“善哉，善哉！此中因缘，岂能一一向我王说明？不信只索由你不信，但到将来，终有分晓的一天，如今老拙也正不必分辩。”

正在说话之时，那位抱在乳娘怀中的妙善公主，哭得益发厉害了。妙庄王听了小儿的哭声，不觉心头一动，接着向老者道：“如此说来，你这位老人家既然知道此儿宿世之因，想来是个有道之人。现在这小儿如此狂啼大哭，究竟为了什么，你可知道不知道？”

老者打个哈哈道：“知道，知道！一切前因后果，无有不知道。公主的哭啊，这就叫做大悲！公主因为今天见了我王为了她诞生，大开筵席，不知共残杀了多少牛羊鸡豕、虾蟹禽鱼，伤了许多生命，供大家口腹之惠，增自己无穷之孽。因此大大不忍，故而啼哭不住。况且大悲的主旨，不仅限于人类，凡是有生机之物，一概包括在内，就是一草一木，也同样地悲愍，更何况牛羊禽鱼的生命呢？”

妙庄王道：“既然如此，你老人家可有什么方法，使这孩子住哭吗？”

老者道：“有！有！有！待老拙念一偈她听了，自然听着会不哭。”

他于是便走到妙善公主身旁，用手摩着她顶门，喃喃地念道：

“莫要哭！莫要哭！莫要哭昏了神，闭塞了聪明，莫要忘了你大慈的宏愿，入世的婆心。须识有三千浩劫，须由你去度；三千善事，须待你去行。莫要哭！听梵音。”

说也奇怪，那老者如此一念，那妙善公主，果然象懂得的一般，竖着耳朵听，睁着眼睛向老者看了一眼，已理会得他的意思，立刻就止住了哭，两只小眼睛却盯住了老者。这么一来，把妙庄王与合殿群臣，都惊疑得面面相觑，啧啧称奇。

正在此际，忽听得老者说道，“如今公主哭是止了，老拙也不能在此久留，就此告辞了。”

说罢向妙庄王打了一躬，两袖一挥，轻轻起处，径自扬长下殿而去。看他腰轻脚稳，健步如飞，不象是老人的行动。

妙庄王到此，知道他是个有道高人，失之交臂，岂不可惜！

便吩咐值殿侍卫：“快去追赶，将老人请回，说孤家还有事要请求指教，务必请他回转。但是要善言相请，不可卤莽得罪于他。”

侍卫领命而去，直到朝门，已不见老人踪影。于是大家乘着快马，分东南西北四路出发追寻。可是寻遍了六街三市，终究没有老者的影子。向众百姓问吧，他们又处身在狂欢极乐的环境中，忙着饮宴取乐，谁也没有留心什么老者不

老者，因此也问不出一个究竟来。那一班侍卫，弄得没有法子可想’，只得再向四处寻访了一番，依然不见，只索回宫复命。

妙庄王向群臣道：“分明看那老者走的，只一瞬间，就命他们去追，如何就会不见？难道那老者竟会插翅飞去不成？”

群臣个个惊异，大臣婆优门奏道，“臣想今天百姓庆祝，六街三市热闹异常，老者又健步如飞，当他闯出朝门，混在人丛之中，自然一时不易寻觅，若着侍卫逐户挨家地寻访去，定有老者的着落。”

话声未绝，早有左相阿那罗接奏道：“使不得！使不得！今天百姓正自欢欢喜喜地庆祝盛典，若挨家逐户地搜寻老者，岂不打断了他们的高兴，扰乱了大典？照老臣看来，那位老者，决非等闲之辈。只听他刚才一番议论和来去的行动，就可以知其大概。他既不肯少留，寻访也终于没用，不如任他去罢！我看此位老者，多半是佛祖现身点化哩！”

你道他如何指说老者是佛祖呢？原来这位年高有德的阿那罗丞相，却是深信佛法的，故无论何事，都会拿佛法来解释的。

再说妙庄王一听了阿那罗的那一番说话，又将顷间之事，仔细思忖了一番，不觉也有些将信将疑，说道：“倘果如贤卿所言，难得佛祖降临，十分有幸，只可惜肉眼凡夫，当面竟识不破。不然，多多请求佛祖指点，岂不是好？偏又当面错过这种良机，不曾求到一点半点的指示，真是可惜！运算来都是孤家德薄所致，如今也没得说了！”

当下阿那罗丞相又不免用言语将妙庄王安慰了一番，君臣又畅饮了一场，方才欢然而散。

不过那佛祖现化的一番事情，从此就传遍了民间，大家都当一件奇事宣扬，几乎街谈巷议，没一个不拿此事来做谈助。

本来这兴林国的百姓，根本早就被佛教所化，大部分都已倾信佛祖的。另外一小部分，虽非倾诚相信，但脑海里也一般的有佛祖的印象存留着。故闻此事，都认起真来，还加上许多推测和许多附会，闹得满城风雨，通国皆知，好象释迦牟尼佛祖，竟坐了兴林国的宝位一般。正是：

众生诚扰扰，我佛总闲闲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## 第四回物色乘龙欲传大位闲观斗蚊引动慈心

话说自从阿那罗丞相几句说话，把那寻觅不着的老者，认为佛祖现化以后，传说出去，兴林国的百姓，没有一个敢于不信。而且又不免加油添酱地加上许多穿凿附会之谈，闹得通国人的心理，都移向佛门。这也是西方佛教发达的开始。本来呢，自从释迦牟尼创设佛教，立意要普度众生以来，大家都视西土为佛



国。兴林国与佛国甚为接近，早就有些同化，再经如此一闹，自然益发要认真了。

话休絮烦，再说那一位妙善公主，由宝德后悉心抚育，渐渐长大，脱离了襁褓，转眼之间，已是三、四岁了。出落得美丽聪明，能说能笑，比了两位姐姐更是高出一筹。不过她的脾气，大大地与人不同。若是寻常的小孩子家，总是欢喜红红绿绿的衣服，喜吃美好的东西。她虽然小小年纪，对于那些繁华锦绣，山珍海味，一概不爱，只欢喜布草粗粝。最奇怪的便是生来就吃素，不要吃荤腥。这并不是她不愿吃，实在是不能吃，油腻荤腥一入口，立刻就哇的呕吐出来，再也不能下咽。宝德后见她如此情形，虽觉有些奇怪，但这正是无可如何的事情，又不忍使娇女呕吐伤身，只索备净素的食物给她吃，方才合她的意。

六岁上学读书，好似有夙慧的一般，端的是一教就朗朗上口，并且过目不忘，远出两位姐姐之上。因此，妙庄王与宝德后都十分爱她，真视同掌上明珠一般，老怀也很安慰，以为有女如此，也无异男儿。

妙庄王常向宝德后说：“待妙善公主将来长大成人，一定要替她招一个文可安邦，武可定国，十全十美的人物，来做她的驸马。非但郎才女貌相配，就是到那时再生太子的时候，那座兴林国的宝位，也好传与驸马，还不至斩断婆伽婆氏的血统。”

宝德后对于这个主张，也非常赞成。夫妻两个安了这个心眼儿，连望子之心也渐渐地冷淡下去，只顾暗中物色相当的人才。

这件事不知如何传到了妙音、妙元两位公主耳朵里去，都不免自叹命薄起来。有一天，妙音、妙元两位公主一同在花园中观赏桃花，无意间走到仙人洞旁边。只见妙善公主蹲在地上，旁边立着一个宫女，二人都默不作声，不知在那里做些什么？妙音、妙元二位公主，见了这种情形，不免动了好奇之心，缓步走过去瞧瞧，却原来是蚁斗。

那时，妙善也看见二人，便喊道：“两位姐姐快来帮我将这些斗死的蚂蚁，掘潭埋葬！”

妙音、妙元二人，相视地笑了一笑道：“妹妹，你自去闹吧。

我们怕污了手，却不耐帮你做这些爬地皮的玩艺。”说着便携手走将开去。

妙元低低地向妙音说道：“姐姐，你看三妹妹专门欢喜干这些爬泥掘土的村野勾当，父王母后倒当她宝贝一般，说什么妥找一个文武全才的人，招为驸马。

万一母后就此不再生育，驸马还有继承大统的希望，她还得做皇后娘娘哩！世上几曾听说过爬泥的公主？你想可笑不可笑！”

妙音道：“三妹妹的举动，我也看她有点下流：只是父王母后偏爱着她，这就

是没法的事。只恨你我生得命薄，轮不到那些好处。这正是命中注定的啊！”她二人怨天尤命，我且不表。再说三公主妙善，她究竟在那里干些什么？这倒不容不叙个明白。

原来，那天妙善公主在宫中闷坐无聊，便带了一名宫女到花园中闲游，无意之间就走到仙人洞旁。蓦然间，瞥见地上一队黄蚁，一队黑蚁，在那里斗做一团，正在难解难分之际，双方死伤累累。妙善见于，好生不忍！暗想：“这小小的蚂蚁，就是安安稳稳地过日子，一生的性命，也已短促透了，何况还有异类的残害，自保尚且不暇，为什么还要自相争斗，自促寿命哩？你看那许多死伤的遗骸，是多么凄惨啊？倒不如让我替它们分解了吧！”

于是就蹲下身去，欲待用手去拂，却又住了不下手。你道为何？原来黄黑两队蚂蚁，已入了混战状态，斗成一团，身体又小，哪里分得清楚？若是捉对儿地替它们去分拆，分到何时方始可以終了？况且蚂蚁这东西，不斗便罢，若是斗将起来，真是除死方休。并且，敌人如被它咬住，就是自己到力尽而死的时候，依然不肯放松。‘故每次蚁斗以后，总有许多捉对儿同死的蚁骸发现在战场上。若有人真的一对对去分拆时，两蚁一定同时受伤，就算不受伤的话，你一松手放下地去，它依旧会去找敌人死斗。如此一对没分开，一对又斗起来，周流不息，永远也分拆不完结。

妙善公主想到这一层，不由她不缩住了手。她毕竟是个聪明绝顶的孩子，细细地一想，就被她想出一个方法来。她想蚂蚁的争斗，无非是为了食物，只消双方大家有了充分的食物，自然大家各去搬运食物回洞，争斗就可以解开了。她于是就命宫女去取了许多香甜的饼屑，一方面又察看了两队蚂蚁的窠穴，把饼屑撒在洞口的四周。果然两队蚂蚁后队出来的生力军，见了食物，不再前赴战场，都来搬运粮食，前敌的战争，也渐渐地松懈下来。她于是取过一把小帚儿，将斗住的蚂蚁，轻轻地拨扫，阵线散乱了，只见四面地乱跑。此时后面传令的蚂蚁也来了，大家得了信，也都赶回后方去运粮，一场恶斗才算结果。

可是战地死伤的蚂蚁，已有好几百个，妙善看了那种折牙断足的情形，好生伤感！暗想，蚂蚁虽然是个小小虫儿，到底也是一条生命。只这么一斗，就涂炭了这许多生灵，不知它们前世造了什么孽，要如此惨酷地横死。如今搁在这里却不妥，万一被异类来啄食，岂不惨上加惨吗？不免待我来掘潭埋葬了吧。

于是她就在近处掘了一个小小潭儿，正在收拾蚁尸去葬，恰好遇到妙音、妙元二位姐姐走来，她便喊她们来帮忙。不料，她们竟不顾而去。她也不再呼唤，只将蚁尸完全捡得，再送到潭中，用土掩埋了，圆满了这场功德，方才带着女侍回宫，心上才觉舒适。

再说那妙音、妙元二位公主，因为父母偏爱着妙善，又听了物色驸马预备承继

大统的话，女儿家胸襟是最狭的，就不免由羡慕进而妒忌了。故对于妙善的行动，有点看她不过。今天见她干这爬泥葬蚁的勾当，将她讥笑了一阵，又先行赶回宫去，将此事告诉宝德后。在二人以为，如此一来，可以减少母后钟爱之心，移爱到自己身上。但是宝德后听了二人的话：只付之一笑，还说她这种举动，真能体上天好生之德哩！妙音、妙元不防宝德后会说出这般的话来，心上怎不气苦，几乎连眼泪都进出来了。

那时妙善公主正圆满了她的功德，带了侍女回宫，见过母后，看了两位姐姐那种气苦的神情，只当是受了娘娘的训斥，不敢动问。宝德后看了她，问起向在何处闲玩？妙善便将顷间的事，细细地诉说了一番。

宝德后笑道：“你也忒煞淘气了，好有心思去干这些勾当，不嫌污了双手。若遇着毒蚂蚁被它咬了，生起蚂蚁疮来，才够你受用哩！以后快别闹这些玩艺才好！”

妙善公主听了她母后的教训，一面唯唯地答应，一面却又说出一段道理来。正是：

看她多夙慧，小语畅禅机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## 第五回救孤蝉公主受伤医创痍国王悬赏

话说宝德后听了葬蚁之事，将妙善公主教训了一番。她一边连连称是，一边待娘娘住口之后，便又接着说道：“母后有所不知，蚂蚁虽然是微小的虫类，但到底也是一条性命。孩儿看了它们两队争斗，死伤累累，好生凄惨，心上十分不忍。故设法将它们排解开来，以免继续地残杀。那些蚂蚁也好似有灵性的一般，却并没有一个咬了孩儿呀！”

她正说到这里，恰好妙庄王也回进宫来，问起大家在这里讲些什么，宝德后又不免将此事告诉了一遍。

妙庄王听了，也笑着说道：“这孩子聪明伶俐，别的都好，只是生就这种古怪脾气，全没有小孩儿家的气息，举动有些象老佛婆一般，使人不大快意！还得你多费一点心，好好地教导，使她改了这种习惯，才讨人欢喜哩！”宝德后唯唯应喏。

妙庄王这一席话，在妙善公主听了，倒不在意。可是妙音、妙元两位公主所了，十分快意，把刚才一片气苦之情，完全压下，渐渐地满面春风，露出英容来了。她们明知妙善公主这种脾气，生就在骨子里，终究是更改不得的。父王既然有这几句话，由她闹下去，一定会有失欢的一日。本来呢，古人说得好：“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。”又说：“三岁定终身。”这就是说，人的生性从小到老，是永远不会改变的啊！妙善公主既然生就是佛性婆心，任你外界的力量



如何，休想改变她一分一毫。宝德后虽然时常用温言去劝导她，她却依旧是我行我素，半点也不动心。

有一天，正是炎夏傍晚时候，她因为室内闷热，到外边散步，走在柳荫之下，清风徐来，甚觉凉快，便在柳荫下的石凳上坐着纳凉。好风送爽，清静异常，有一只孤蝉倚在枝头，不住叫着，好似在那里自鸣得意。

妙善公主在这一片天机寂静之中，忽然一个人自思自想道：世上的人，劳劳碌碌，争名夺利，到头来终不免遭到许多磨难，受尽一切苦厄，至死不悟，多么可怜啊？如何想个方法出来，使举世的人都大澈大悟，免了尘劫才好？因此，她的思路越想越远，凝神静坐，好似入定的一般。

正在出神的当儿，那一片很和悦的蝉声，忽然急噪起来，似乎遇到了什么侵袭。这一来，妙善公主心上一惊，把遐思收住，循着叫声寻去。只见一根绿枝上，一只鸣蝉抱在枝头嘶声极叫，旁边另有一只螳螂，两把螳斧已将那只蝉抓得牢牢的，昂起了细长的头颈，正待去咬来吃哩！

妙善公主见了如此情形，暗想：“那只蝉分明是在那里向我求救，我若坐视时，它的一条命就断送在螳螂爪牙之下了。

好得那枝垂条并不算高，站在石凳上尽管攀得够。”她于是便不迟疑，走将过去，立到石凳上，一伸手就去捉那螳螂。螳螂见有人来，急撇了蝉，举起它一对利斧来斫公主的手。那只蝉得了如此一个好机会，嘒的一声，刷翅飞去。公主看得一呆，那只右手正待抓住螳螂，现在见蝉已飞去，不劳再去捉它，欲将小手缩回。不料在此一转念之间，那螳螂的利斧却毫不留情地斫住了她的手背，使劲地一拖，早深入皮肉，拖出两条一寸多长的血路。鲜红的血，直冒出来。

公主当时受了此创，痛彻心肺。不料手上一吃痛，眼前就是一暗，两只腿随之酸软起来，一个站脚不稳，倒栽葱一般跌下石凳去。这一跌非同小可，右额角正磕着一块石子，成了一个小小窟窿，左足踝又损在树根之上，扭脱了骹，头上血流如注。

妙善公主如何经得此等创痛，故立刻晕厥过去，不省人事。直到觉得满身疼痛醒过来时，已在寝宫的卧榻上。妙庄王和宝德后等都守在旁边，大家都现着手忙脚乱的情形，见她苏醒都道，“好了，好了！如今清醒过来了！”公主才想起刚才的事情，觉得痛得难熬，不禁哼呼呻吟起来。

读者诸君，你道她昏倒在绿柳树下，如何会到寝宫？原来宝德后独自坐在宫中，好久不见妙善的踪迹，心上十分记惦，便命宫女到园中去寻找，找到树下，见她满头是血，昏迷不醒地跌在地上。于是忙了手脚，急急奔回宫中告诉了宝德后。大家才七手八脚用软垫将她抬回宫中，敷上止血药，裹了疮口，好容



易待她苏醒过来。

当下妙庄王便向她问道：“儿啊！你如何跌得这般模样？如今又觉得身子怎样？快快告诉给为父的知道。”

妙善公主虽然心惮妙庄王的严威，明知说了出来，一定要受到埋怨。但她生性就诚实，不肯打半句谎话，硬着头皮将刚才驱螳螂救蝉，以及跌扑的情形，是一是二地讲了出来。

妙庄王听了，不觉摇头咂嘴地说道：“儿啊！我不是常常向你说，叫你不要干这些无益之事，你偏不肯听人。今天为救一个鸣蝉，就跌得这般模样，岂不是自讨苦吃么？俗话说得好，叫做‘吃一番苦，学一回乖’，今天，你既然吃了这么一个苦，往后去总该牢记，不要再任性地胡闹了。”

公主闻言，只得连应两个是字，接着又呻吟起来。

此时，宝德后见了她那种痛苦的神情，十分伤心，也向她问道：“儿啊！你如今到底觉痛得如何？”

公主忍着痛答道：“满身都有些疼痛，只是右额与左足踝痛得更厉害，左足踝还有点象脱落的一般哩！”

娘娘使用手去在左足踝上一摸，骨骱果然不衔接了，急得直跳起来，连说：“怎好？怎好？”

妙庄王便传旨去宜了一位大夫入宫，替她接骨上骱，又开了药方给她吃，忙乱了好一会，疼痛少止，悠悠地睡去，大家方才定心。妙善公主这么一睡，就是个把月不能起身，缠绵床褥，竟似生了一场大病。若在旁人，以为蝉和螳螂的缘故，累自己吃如此大苦，一定要生怨恨之心。可是这位公主却大大不然，她一些儿也不懊恨，反以为如此一来，身体上虽吃了点苦，心中却得到万分的安慰，缠绵在床第中，并不感受到多少痛苦。

一兄之后，渐渐地起坐步履如常，足踝上的伤，已经完全好了。其余如手背上被螳螂抓伤等轻微的伤痕，也都退尽。只有右额角的创处，还不肯合口。大家又不免求取好药给她敷搽，又经过了十多日子，才算收功。但额角边却平添了一个龙眼大小的黑瘢，好似美玉上有了瑕疵，很不雅观。

宝德后见了此瘢，心中甚是不悦！向妙庄王说道：“好好一个如花似玉的美貌女孩子，现在额上有了一个瘢，岂不损了美观？我想国中不乏善医之人，陛下又贵为一国之君，若是降旨招求，找个灵验方儿，来治女儿的创瘢，想来不是难事。陛下何不下诏试试呢？”

妙庄王听了，点头称是。次日临朝，真的降旨广求治瘢的良方。说如有人退得三公主额上瘢痕，赏白银千两，割，为御医之职。

此旨一下，国中的大夫希图重赏，争着进献方药，端的络绎不绝。可是依他们

的方法试去，一连试了几十种方药，竟没有丝毫应验。妙庄王心上不悦，以如此——座大国，竟都是些庸医，没有一个有本领的人物。看来女儿额上的癍痕，是终于没法子除去的了，美玉微瑕，怎不教人惋惜！

他启顾地着恼，事有凑巧，此时却来了一位奇人。正是：

莫愁瑕不去，尚待有缘人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待下回分解。

## 第六回众庸医都无丹鼎药怪修士指说雪山莲

话说妙庄王因为得不到良好方药退去妙善公主额上癍痕，心中老大不悦。他就立意要把国内的医生，一齐驱逐出境，不准在兴林国内存身，以免百姓受他们的欺骗。他曾将此意与阿那罗丞相商量过，在他恨不得立刻实行，还亏阿那罗多方相劝，才算定下七天的限期。如其七天之内，再没人医得好公主头上的癍痕，就实行驱逐医生。

这一个消息传出朝去，把一班靠医吃饭的人，都吓得面如土色，叫苦连天，只希望苍天保佑，降个奇人来，治了公主的疾患，免得医人受流离之苦。可是这种希望，如何会有应验呢？一天过去了，又是一天，兀自没个好消息。再过一天，依然是石沉大海，那一班医生的苦心焦思，真是与日俱增。转眼之间，已到了第七天，只剩这短短的期限，希望自然是格外少了。

可是，天无绝人之路，正在大家希望垂绝之时，妙庄王召见阿那罗丞相，商议下驱逐医生的旨意。忽黄门上殿奏称：“朝门之外，现有一位青年书生要见我王，说是他有方法治三公主的疾患，待我王旨下。”

妙庄王为了此事，心上异常不快，现在听说有人能治，自然欢喜，便命宣书生上殿相见。

黄门去不多时，带一位青年上殿。妙庄王举眼将他一看，只见生得风流儒雅，相貌端庄，态度大方，好一个青年学子！当下书生行过大礼，妙庄王赐锦墩给他坐下，开言问道：“卿家姓甚名谁，家居何处？从实详细说来。”

青年躬身答道：“草民楼那富律，在南方多宝山居住，向来采药研医，专替人家救治疾苦。今番闻说公主额上癍痕，医治无效，我王大发雷霆，意欲尽驱国内诸医，草民想此辈虽属庸劣无能，其实公主这种疾患，确非庸流所能治，尽行驱逐，未免有点冤枉，故特地赶来，向我王陈述。路远来迟，还望我王恕罪。”

妙庄王听了此话，发声冷笑道：“好大胆的书生，我道你来献什么灵丹妙药，却原来是替那一班庸医做说客的，就该治个妄上之罪。”

楼那富律也微笑道：“灵丹妙药倒是有的。我王既欲治草民之罪，草民却就不说。”

妙庄王道：“你且说来，果然治得公主，无罪有功。倘然不灵，就是欺骗孤家，两罪俱罚，决不宽恕！如有灵丹妙药，快快拿来。”

楼那富律打个哈哈道，“我王到底是贵人，不知高低。这是何等之事，谈何容易！你道公主的疾患，是寻常药物所能治得么？”

妙庄王听他如此三真七假地说着，心上有些发怒，厉声说道，“不是凡药可治，难道要仙丹不成？如此，不遇真仙，依然治不得公主。看你这么一个小小书生，难道会有仙丹吗？”

楼那富律点头说道：“毕竟我王聪明，若说此物，虽然也出在人间，多少却带些仙佛灵根，草民有虽没有，知却是知道的。”

妙庄王道：“光是知道有什么用？寻求不到，仍旧是枉费劳心，有何益处？”

楼那富律道：“凡事只要有虔诚的真心，肉身还可以成佛，莫说这人间所有的东西，如何会寻求不到？”

当下阿那罗丞相躬身向妙庄王道：“老臣眼看此人，却有点来历，他的言语，也似乎可信。倒不如着他讲个明白，再作计较，或者竟能有效的。”

妙庄王点了点头，又向楼那富律说道：“兀那书生，你且不要三真七假地说废话，果真有什么灵药，此药产于何处？如何寻求？快快详细说与我知，好着人去寻求，倘使果真将三公主的瘢痕除去时，我一定重加封赏，酬你的功劳，决不有负你的。你如今不必再恁般吞吞吐吐了。”

楼那富律这才正颜厉色地说道：“草民何敢戏负我王？刚才只因我王信心未坚，故不愿说。如今既蒙我王不再狐疑，自当说个明白。草民所说的东西，不是他物，却是一本莲花罢了。”

妙庄王哈哈大笑道，“此物何奇？现在御花园荷池中，宝贵育莲不下万本，要一本有何难处？值得如此大惊小怪！”

楼那富律双手乱摇道：“非也，非也！那种青莲，莫说万本，就是百万本也一般地不中用。草民所说的莲花，不长在池中，却生在山上，根不沾泥，叶不染尘，冒雪而开，闻声而隐。如得此花一瓣，公主的疾患，不难立刻痊愈。”

妙庄王听了此话，哪里肯信，连连摇头道：“这分明是你编造出来的谎话欺人，世上哪有如此的莲花？”

楼那富律接口道：“有却是有的，只是少有。从古到今，一共只有三朵；一朵被王母移上天宫，种入瑶池，一朵被佛祖带往西方，做了莲台，还有一朵流落人间，专待有缘的人哩！”

妙庄王道：“如此说来，此莲花终非凡人能够得到，说了半天，还是白费唇舌。毕竟这流落人间的一朵，在于何处？如何才可以弄得到？你且说说看。”

楼那富律道，“说远不远，说近不近。此间东南有座须弥山，居中有座笔陡高

峰，唤做雪莲峰，那流落下的一朵莲花，就生长在此峰的冰窖雪窟之中。山下有时可以望见，白云环护，香雾远闻，委实是件宝物。若要求取此物，无缘之人，虽吃尽千辛万苦，也不得到手，若是有缘的人，只要一念诚心，不避艰苦，迟早总会如愿。”

妙庄王沉思了一会，摇头道：“不对，不对！你既然知道莲花的下落，以及许多好处，难道你就不能发一愿之诚，前往求取？反来此间饶舌何为？这分明全是一派胡言乱道，还是替一众医生做说客，来到孤家面前捣鬼。如今我也不必与你分说，权且将你监下，待我派人往须弥山雪莲峰下探个明白，得了回报，若果真有此物发现，那时用上宾之礼相待。倘若没有此物的话，那就休怪我执法如山，不肯饶你性命。”

楼那富律连声称好，又道：“既然如此，那驱逐医生出境的事，也得暂缓，待见了分晓再说。”

妙庄王也答应了下来，当下便吩咐将楼那富律软禁起来，好好款待，一面便和阿那罗商量采莲的人选。

阿那罗道：“这倒是个难题，一来此去须弥山遥远，广漠高原，深林绝壑，奇险百端，非是个勇武绝伦，胆识俱佳的人，如何去得？再有一层，此人还得是心腹，否则难免路上畏难躲避，造言虚报。故请我王三思。”

妙庄王低头沉思，一时也想不出一个相当人物，便道：“此事待明日早朝，召集文武共同商议，再行定夺。”说罢便退入宫中，阿那罗也下殿回归府第不提，

次日早朝，百官齐集殿上，行过了礼，分班站定。妙庄王便将以上事情，向大家说了一遍，问谁可去得？当时即有值殿将军迦叶愿往。此人在武臣中好算得智勇双全，的确当得此任，妙庄王甚为喜悦，赐了三杯御酒壮行。

迦叶退朝之后，回到府第，挑选了五十名勇武精壮的兵士，预备下清水粮食，一应篷帐，各个乘了骆驼，收拾妥当，即刻启程，一路东行，去寻须弥山头的宝物。

这一队人马，在广漠中一路行去，端的是十分艰难，万般困苦。正是：  
有心医宝额，去访白莲花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待下回分解。

第七回须弥山迦叶寻莲兴林国贾后受病

话说迦叶准备了一切，带了五十名从人，各个乘着骆驼，马上出发，取道向须弥山而来。一路上不是广漠砂碛，便是幽壑深林，十分不易行走。日间赶路，夜间就在旷野搭了篷帐休息。常常数十里之内，不见人烟羊犬，就是水草也不易得到，幸而骆驼能耐得饥渴，否则就更感困难哩！



如此晓行夜宿，一连半月有余，方才看得清须弥山各峰的雪顶。你道为何峰峰都是雪顶？原来须弥的山峰，高可接天，上面的气候实在寒冷不过，就在盛暑之时，也比了平地的冬天要冷上两倍。故冬令下了雪，积将起来，永远没有融化的机会，因此山顶就成了一白无垠，远远地望上去，好象有许多白头老人，参差并立着一般，别是一种奇观。

这一队人既然近了须弥山，一个个都非常欢喜，进行也更是迅速。如此不止一日，已到了须弥山的北麓。可是在团近十里之内，却找不到一个部落，却又不知道三五十个高峰之中，哪一座是雪莲峰，真弄得信都没有问处。天色又是不早，势难走，于是迦叶带着这一队从人，拣了个僻静所在，搭下篷帐，权且歇宿一宵，预备到了第二天再行设法寻访。

大家饱餐一顿，各就篷帐休息。迦叶有事在心，兀自不能入睡，翻来复去，好生不自在。于是便披了一件长毛大氅，佩了一口长剑，独自走出帐外，观赏这须弥山下的夜景。

他一个人走到树林边，只觉得月暗风高，刺人肌骨。举目远望，只见黑越的长林，在昏沉的月光中摇摆，反是山顶上面，积雪被月光一映，发出耀耀的银光，极为灿烂。迦叶挨着一峰一峰地看去，甚觉有兴。看到居中一峰上，忽觉得光彩有异，心上就是一动，暗忖，这一座峰莫非就是雪莲峰！那异光莫非就是我们欲采的莲花吧？

他怀了此念，便聚精会神地观看，果见有一朵钵盂大的白莲，亭亭地立在积雪里面，奇光果就从莲花上射出。这一喜非同小可，一口气奔回篷帐中，唤醒了一班从人，领着一同出帐观看。那些人都是俗眼凡夫，何曾见过这种奇珍？故一见之下，都欢喜得手舞足蹈，不知不觉地脱口欢呼起来。只大家这么一阵欢呼之下，就惊动了那莲花，竟渐渐地隐到雪中去了。

迦叶才知此物果然是闯声而隐的。当下大家只好回帐安睡，预备第二天再看他一个清楚。

不料它再不出来，一连三五夜不见影响。迦叶知道等也无益，好得今番是奉命来探有无的，如今既有了着落，又大家都看见的，也可以复得命了，于是整队由原路回去。

如此一来一往，前后共历三个多月。不料回到兴林国都，却得到一个意外的消息，迦叶着实惊骇！原来妙庄王后，宝德国母，竟在一月之前逝世，此时举国都哀痛异常。迦叶屈指一计筹，-国母辞世的日子，正是自己在须弥山前发现宝莲的时候，暗中不觉有些奇怪，以为如此凑巧，这里边定有什么因缘，决非偶然之事。

当下他安顿好了从人，便径自入朝复命，把沿途险阻以及发现雪中白莲的详细

情形，从头说了一遍。妙庄王在王后新丧之时，心中沉闷不乐，如今听说雪莲有了着落，更增了许多惊悔，勉强向迦叶慰劳了一番，竟悒悒回宫。

论情理，雪莲有了着落，正是一件很可喜的事，他正该喜悦，为何反而惊悔呢？他惊些什么，悔些什么呢？

原来，他惊的是世间果有这一晶的莲花，楼那富律的话并非虚假，足见他是个高人；悔的是不该一时糊涂，非但不信楼那富律的金玉良言，反而将他幽囚受苦，终于被他脱身逃跑了。要不然，非但雪莲可以求到，就是其余的事，也不难靠他指点而解决。如今一切都没有希望，叫他如何不惊悔呢？

慢来！那位楼那富律不是仅予软禁，还优于款待，以待迦叶的回报么？怎么说是幽囚受苦与脱身逃遁呢？这里边却另有一个原因，待我慢慢讲来。

原来，自从迦叶动身之后，楼那富律在初本来软禁在一个花园里，行动很是自由，一切供应也很周到，只不放他走出园门罢了。

隔了没有几天，那位宝德后忽然生起病来。起初不过感到精神欠缺，终日沉睡，但是喊醒了时，却也清清楚楚，并没有什么病状，只是不喜和人谈话，一不谈话，立刻就睡去。妙庄王向她问时，也说没有什么痛苦。

妙庄王不免有些奇怪，为了谨慎起见，即召御医替她诊治。那御医诊察之下，连连摇头，说是“六脉全无，不知何病，无从下药”。妙庄王听了，怎不着急？一连召了好几个医生，却都是一般说法，大家束手无策。

妙庄王急召众大臣商议此事，阿那罗奏道：“前天那个楼那富律，他不是说过在多宝山采药研医的话么？我看此人倒有点来历，也许有奇才异能。现软禁在废园之中，何不将他唤来一问？或者他倒会得治此奇病。”

妙庄王也很以为然，即命人去将楼那富律唤到，问起此病，他说要诊了脉再讲。于是使命内侍带去诊了宝德后，经过了约有半个时辰，方才回到外面。

妙庄王一见，急问：“如何，如何？你可会医得此病？”

楼那富律摇着头答道：“不行了，不行了！六脉全无，这就是魂升魄降之兆。草民在初按的时候，也当是六脉全绝，但照例就不会生存着，很觉奇怪！后来仔细一按，却原来六脉还有游丝般的一缕，隐伏着若断若续，所以还不至于马上就升天。

可是神魄已经离了躯体，至多不过七天的寿命。这大概是前孽未满，还要受几天床席之灾，才得咽气哩！”

妙庄王听了，心上好似油煎的一般，含着两眶眼泪说道：“你且莫讲这些无益之话；我只问你，此病毕竟何从而起？现在可有什么医治的方法？快快说来，好救王后的性命。”

楼那富律摇头叹息道：“不行，不行！若要医此病，除非佛祖家中药，老君炉内

丹，或者可以重生魂魄，得庆重生。若要靠凡间的医药，却是无能为力的了。我王不必再存着万一的希望，还是快些替她预备后事吧！

“至于此病的起因，却非三天两天之事，说来很长，待草民从头说来。人生入世，到了智识开时，就有喜，怒、哀，惧、爱，恶、欲七情感于内；色、声、香、味、触、法六贼诱于外，把一片混然凝聚的精气神，扰乱得分崩离析，不能相驭。故人生短如一场春梦，上寿也不过百年，到得精气神完全散失时，就不免长眠不起。

“况且国母生长富贵，在表面上看来，自然条件都比常人好。可是这七情六贼的侵袭，也比了常人来得凶；精气神的崩离，也格外来得快。平日间妄自杀生，以充口腹，造下许多恶业，才有这许多日子的床席之灾，只待业满，便自然咽气了。若问这个病名，就叫做七情六欲之症，是无药可救的。”

妙庄王听了楼那富律这一番言辞，不觉大怒道：“你不会治此奇症，倒也罢了。如何却编造出此等话来，自掩庸陋、侮辱国母，还当了得？左右，与我将这厉口的贼，绑去斩了，看他还敢胡说广

当下两旁武士一声答应，便过来七手八脚地将楼那富律五花大绑，捆个结实，簇拥着向殿外走。刽子手已亮出晶光耀目、寒气逼人的钢刀，只待行刑。楼那富律的性命，正在千钧一发之时，殿上忽闪出一个人，在妙庄王前替他乞免。正是：

良言招祸至，险上断头台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待下回分解。

第八回留偈语暗藏后事感死生了悟禅机

话说众武士绑了楼那富律，正待推下殿去斩首，忽见班中闪出阿那罗匍匐案前奏道：“臣愿我王暂息雷霆之怒，听臣一言！楼那富律此人，胡言乱道，罪固应诛。但现在国母得此奇病，尚未得个治法，反在此时杀人，似乎有点不吉，何苦自讨忤钝？依臣愚见，倒不如权且赦了他，别商救治的方法。”

妙庄王道：“既然老卿家替他讨情，都看你的分上饶了他。但是，死罪可恕，活罪难饶，给我推回来，重打二百大棒，然后发到死囚牢里受罪。”

阿那罗几句话，总算救下了他一条性命，自然不好再说什么，归班侍立。众武士将楼那富律松了绑，按倒在地，结实地打了二百大棒，押下殿去，送到死囚牢里，钉上镣铐，穿上铁练，让去受罪。

不料到第六天的夜间，狱官查监到楼那富律所坐的地方，不觉大吃一惊！哪里还有他的踪迹，只见那镣铐铁练都折毁了抛在地上，坐板上放着一张纸条儿，写着四句歌偈道：

妙法从来净六根，善缘终可化元真，

观空观色都无觉，音若能闻总去寻。

狱官便传齐一班牢役军头前来询问，都说收号之时，明明将他加锁在总练上，因为他是个重犯，还另用练子穿了头发，将他吊定。如今门不开，户不启，如何会逃走呢？于是大家点起灯球火把，合监搜寻，连阶石缝中也寻到，哪里有个影踪？

狱官因为职责所在，不敢怠慢，急忙去禀告提刑大臣。提刑大臣拿了那纸条儿，连夜入朝启奏。

妙庄王因宝德后病已垂危，正集群臣在殿上商议后事，闻得此报，不觉大怒！正欲将提刑大臣斥革，狱官斩首，以正疏忽之罪。一面派官府军兵，四出搜寻，务必捉回楼那富律正罪。

他心中这么想，话却还没有出口，忽见一个宫女，踉跄上殿，伏地奏称：“王后已于顷间升天了！”

妙庄王一听此话，心中十分悲伤，两泪直流，就再没有心情去问楼那富律的事，霍地立起身来，直奔寝宫而去。

原来宝德后自从那一天诸医束手之后，虽由大家定了一张滋补的药方配给她吃，但是终究象浇在石头上一股，丝毫不发生效力，却越显得力疲神瞀的神情，一天不是一天，直到九月十九这一天晚上，竟伸伸腿，瞪瞪眼，与世长辞了。

当时妙庄王心悲意乱，——一切事物统由各大臣治理，忙乱一场，不在话下。那楼那富律失踪一件事，自然也不追究。

过了几天，妙庄王忽然想起楼那富律留下的那首歌偈，取来读之再四，终觉得可解不可解之间，有些玄妙莫测：那四句却是并行横写的，无意之间，忽悟到是藏头隐语。第一、第二两句的头上，明明嵌着三公主的芳名“妙善”二字，三、四两句的头上，却是观音二字，又不得一个解释。他想：“观是用眼的，声音只可用耳去听，眼睛是看不见的，这二字如何连用在一起呢？”

妙庄王对于这四句偈语，虽得不到确当的解释，但心中却知道楼那富律此人，决非寻常之辈，故能脱了锁械，如神龙般地破空而去。可是他既然脱逃了，总不见得会重新回来，想他也是没用，只索放过了此念。

我在此且将这边之事，暂时搁过，再来谈谈宫中那位妙善三公主。她自从跌伤病愈之后，宝德后对于她的行动异常注意，闲常不放她往外边游玩，就是到园中去，也得命三五个宫女相伴，不准再做救蝉葬蚁的勾当，如发现此等情事，不加阻止，闯出祸来，要将作伴的宫女处以极刑。妙善是心地最软不过的，经这么一来，她生怕因自己的行动，害他人受苦，增加罪戾，故改变了不少。她因此也不愿常到外边去走动，终日地在宫中习静观书，闲时便和两个姐姐



下奕抚琴，消遣寂寞，一向安然无事。

万不料快快乐乐过着安逸日子，宝德后会生起奇病来的。

其实妙善公主年纪虽只有七岁，但夙根甚深，天性独厚，一见母病，心上就焦虑万分，终日求神问卜吁地呼天，愿折自己的寿算，以延母亲的寿命。但是宝德后大限已尽，任你如何求祷，终于一些儿应验也没有，三位公主日夜侍奉汤药，陪伴着时刻不离，直到她弥留之际：

宝德后握了妙善公主的手，有气无力地说道：“儿啊！为娘的等不到你长成，半途抛撇了你，是多么伤心啊！为娘的死后，你须善事父王，不要再使那平日执拗的脾气，使你父王多增伤感！”说到这里，便哽咽着不能成声。

妙善公主听了此话，正如万箭穿心，忍和庄两股热泪直淌下来，忽然眼前一暗，晕倒在地。宝德王后且就在这一霎间，长辞人世了！

当时大家将妙善公主唤醒过，不免悲伤痛哭。在许多人里面，除了妙庄王以外，要算妙善公主哀毁最甚。她在哀毁之中，却又了悟了一片禅机。她想，母亲生我育我，辛辛苦苦，一直把我抚养到这般大，恩深德重，如今丝毫没有报得，她已弃我而去。这深重的罪孽，如何可以消得呢？

她灵机一动，想起了慈悲的佛祖。她想，佛法能超越三界十方，救度一切苦厄，使同登乐土，最具神通。如今欲报答慈母深思和忏自己的罪孽，只有向这一条路上去求。她存了此心，便发愿修行，舍身佛门。在当时，却也并不将己意告人，惟终日诵经礼佛，把长日光阴，都消磨在经卷里面。

可巧她有个寡姨，也是个虔诚奉佛之人，现在宫中做她的保姆，二人聚在一起，端的是水乳交融，有了伴侣，越感到清修之趣。

但是妙音、妙元二人，看了她们的行径，老大的不以为然，背地里自然不免笑她们痴顽，“生在王宫之中，大富大贵，却有了福不要享，反作此空心之想，岂不令人齿冷？”有时也在妙庄王面前絮聒着。

在初，妙庄王心烦虑乱，也没有闲心绪去问这些细事，以为这一种也是消遣方法，倒可免再去救蝉葬蚁，闹出意外危险，只索由她。但并没想到这位妙善公主却早已舍身佛门，发愿修持到底了。

世上任便什么事，大半由心理所幻成，现出种种不同的境界来，这就所谓境由心造是了。别的且不必讲，单就我们做梦来谈谈。一定在做梦以前，心中有了一种理想，然后熟睡之后，这种理想就在梦中实现，梦境万无出于理想之外的。

当时妙善公主信心既坚，故心目中常盘旋着西方佛祖，以及将来功行圆满，超凡入圣之后，如何救苦度劫，使世人同登乐土！她常常有着这种观念，不免造出一种境界来了。

那一天，她躺在床上似睡非睡，朦胧之间，忽觉满屋三间大放光明。光明之中涌现出佛祖庄严宝相：丈六金身，顶上舍利放光，脚下莲花遮地。妙善见了，便倒身下拜，请求佛祖指点迷津。

佛祖道：“尘劫未消，苦难未受，如何使得成道？只是能够坚心耐苦，修持下去，心境自能逐渐朗澈，到得净如明镜时，一切都能了悟。”

妙善又问成道的日期，佛祖道：“早哩，早哩！只待你取得须弥山上白莲花，有人送你白玉净水瓶，那才是你成道之时。

记着，记着！我佛去也。

说罢这几句话，就觉金光收敛，眼前万象都灭，依旧矜矜矜地睡在床上，何曾有什么佛祖？这明明是黄粱一梦，可是在妙善却以为刚才的确是佛祖显化，特来点化自己的，信心更是坚决。正是：

妙境由心造，黄粱转眼醒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待下回分解。

第九回梦见佛容喜出望外违逆父命罚作灌园

话说妙善公主因为心中萦绕着佛祖二字，积久便幻成梦境，竟见释迦光临：但她毕竟相信得过分，却并不当是梦境，认定是我佛来指点她迷途的。当下便起身向空拜谢指点之思，然后回到床上。

这一来休想再睡得着，不住地将佛祖所说的话，往复寻思，想到须弥山白莲一事，更是喜出望外。分明以前听父亲说过，楼那富律曾指此物可以医额上瘢痕，且曾派迦叶前往探访过，果然是有此珍品。今番又如此说法，看来这朵白莲花，倒和自己命运有很深切的缘法，要想超凡入圣，势非寻觅到这朵宝物不能成功。

她一路想去，不知不觉已是雄鸡三唱，东方发白。她哪里睡得稳，——骨碌爬起身来，恰好那位保姆也起身入内，大家洗盥过了，妙善公主便将夜来之事，绘声绘色地向保姆细说了一番。她听得目定口呆，喜形于色，合掌当胸，不住地宣诵佛号。

她本来信佛甚虔，现在听了妙善有成道的希望，就存了“一人得道，鸡犬升天”的观念，倘使妙善将来得成正果，自己少不了也有相当的好处。如此一设想，怎不叫她喜出望外呢？

自此之后，妙善公主心中，又平白地嵌上一朵须弥山的白莲花，魂梦之中，时常不期而然地涌现出来。但她也曾想：自己深处宫中，不能外出一步，须弥山又去千里之遥，纵然有了那朵白莲花，又如何可以求得到手？欲仗他人之力吧，却算不得自己的功德，看来此事倒是困难。

忽又回心想道：不对，不对！修道之人，是不知有难字的。

越是艰难当前，越是要将难关打破，才会有光明之路，才能超登彼岸，纵然千劫万难当前，也不可贪安趋避。如此一步步做去，缘法来时，莫说相距千里之遥，终必有机会可到，就是再烦难些，也一般可达到愿望的。

她这么一想，便将一切杂念，完全摒弃，一心一意地研究佛家的经典，专等缘法的降临。

光阴荏苒，转眼已是数易寒暑，妙善公主已是十六岁了。

她的功行，自然是与日俱进，从静修达到内观之境，再进便可以入定了。到得此时，心地更觉得光明朗澈，一尘不染。

不料到此却起了一重魔障，你道为何？原来在宝德王后服满之后，妙庄王因为长次两位公主年纪已长，便先后替她们择配，各招了一位驸马，一文一武都是国中著名的英俊少年。但他对于妙善公主的婚事，格外来得注意，因为在前与宝德曾有过传国的说话，如今膝下依旧无子，意欲实践前言。可巧妙善年已长成，此事也急于办理，一方面示意各大臣，叫他们留心物色，一方面便向女儿说明。不料妙善公主一听替她议婚的话头，却大大地吃了一惊，一口回绝父王。只说是情愿终身修道，拯拔苦厄，决计不愿嫁人，并且早已在佛祖前发下愿心，舍身佛门。若然违背了信誓，永堕泥黎，万劫不复。她这一番说话，正把个妙庄王气得一佛出世，二佛涅槃，白瞪着眼，半晌说不出话来。

隔了好一会儿，才向她善言开导道：“你不要执迷不悟！你不想世上的人，哪一个没室家之好，琴瑟之欢？岂有放着现成的荣华富贵不要享受，反去修那虚无渺茫的道，妄冀成佛之理？你现在不过是一时受了佛经的蒙惑，闭塞了本性，才至如此，终究是不免要后悔的，还是听了我的好！”

妙善又说道：“孩儿立志已决，要修行到底，一则报父母生育之恩，替父王和已故的母后积些功德，将来好同登正觉；二来孩儿自己忏除恶业，愿替众生受一切苦恼，已发过严誓，决不生懊悔之心。愿父王成全了孩儿的志向，莫要再提婚嫁之事。”妙庄王到此不觉震怒道：“这都是保姆的诱惑，就着保姆解劝公主，限三天之内复命。如其三天之内，仍旧不能将公主劝得回心转意，听从王命，到那时定叫你二人一同受罪，决不宽恕！”

保姆唯唯诺诺，妙庄王便拂袖而去。保姆虽明知这是个大大难题，但王命又刁；可违背，只得苦苦解劝公主。哪知她竟是铁石心肠，任你如何也劝不动分毫。说得急了，她便咬钉嚼铁地说道：“千刀万剐，一切都凭处置，只有嫁人却万万不依。”保姆也弄得没了主意，只准备着这身躯受罪罢了。

三天的光阴，转眼就过去了，妙庄王便传保姆来问话，保姆照直说了一番。妙庄王狠狠地说道：“谅来这贱骨丫头，不给些苦水她吃，终究不会觉悟。”使命将妙善公主，贬入御花园，充当蒔花灌园的杂役，倘有过失，另行处罚，非



到悔悟前非，顺从王命，不复公主名号，与杂作宫女同样待遇。

这道旨意下来，大家都吃惊异常，但妙善公主却处之坦然，同了保姆，迁到园中居住。清晨起来，便不敢躲懒，凡是汲水浇花，扫地洗桌等事，无一件不是躬自去操作。园中地方又广又大，收拾周到，却非容易，幸得保姆帮同料理，才算省力了些。可是她究竟是娇养惯的，一向深居宫中，百事都有他人侍奉，不用自己操劳，何曾做过这些劳力的工作？不数日间，已弄得手胼足胝，一筋疲力竭。

在妙庄王的所以忍心出此，也总以为她一定受不了这种磨折，吃苦之后，自然会回心转意的。不料，妙善公主却是另有一番心肠。她以为修真的人，一定要身历许多魔难，劫满之后，才会成正果。现在生受的痛苦，不过是魔难的开始，算不得多大的困厄。这些些如其受不了，那就永远不会有成道的希望。她打了这么一个主意，非但不回心转意，信道的心，一发坚决，身体上虽受到不少痛苦，心中却闲适。后来做得惯了，竟连劳苦也不觉得了。妙庄王也时常命人暗中伺察她的行动，见她如此，心中兀自气恼，但也无可如何。

那一天，恰值妙庄王的小生日，妙善公主清晨入宫祝寿。妙庄王见她乱头粗服，举动之间，竟象一个尼僧，心中好生不自在。及至看了她憔悴的神情，到底是自己的亲生女儿，又有些不忍。当下也不说什么，只微微地叹了一口气！隔了好一会，才向她问道：“儿啊！你受得恁般苦，总该有些醒悟了？”

妙善公主答道：“孩儿没有苦受，经历的一切，皆人生分内之事，算不得苦楚。至于孩儿的心境，一向朗澈，本来没有蒙闭过，无从说到醒悟，还求父王明鉴！”

妙庄王听她如此说法，便冷笑一声，道：“好，好！谅来你苦还没有吃够呢！回头两位姐姐和驸马都要拜寿，我须在园中排筵相待，好好地到来侍候，稍有差池，叫你受用。还不去与我洒扫来！”

妙善公主领命回到园中，将各处洒扫收拾。本来这座园林，自从由她管理以来，所有各处花木，都栽培得欣欣向荣，生机畅茂，各处的亭台殿阁，都整理得次序井然，十分清洁。今天再加一番洒扫，端的是几净窗明，一尘不染。她和保姆收拾道地，专等妙庄王等到此开筵。

到了停午时候，只听悠悠扬扬的一班宫女前导，后面接着一阵笑语之声，知道他们来了。正是：

清修由我愿，富贵让人骄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待下回分解。

第十回祝寿筵前畅言妙旨再贬厨下杂做苦工

话说妙善公主将园中整理清洁，时届停午，耳边厢一阵悠悠细乐之声，随风送



到。接着又是一片融和的笑语之声，知道他们来了，本来就想迎上去接驾。后来心中一动，想起刚才妙庄王说过，有两位驸马同来，男女有别，贸然出去相见，倒觉不妥。且看二位驸马是否同来，再作计较。于是就在僻静之处站定，暗中观瞧。

只见一队宫女奏着细乐前导，妙庄王居中，大公主妙音，二公主妙元，各挽着驸马的手，依次随在后面，再后面便是一班从人，看他们一个个都是满面春风，喜形于色。妙善公主不觉微微地吁了一口气，暗想，人生上寿不过百年，这种荣华欢乐，能够享得多时？到头来都是一场空梦，又何苦呢？当下她见两位驸马果然同来，便一转身，回到佛堂中去，再也不肯出来相见。我且按下不表。再说妙庄王带了一班人，一路向逍遥阁而来，却不见妙善的影子。起初以为她总在阁上相候，不料到了阁上，依然不见，只有保姆一人接驾。妙庄王在阁上坐定，两位公主驸马也赐了座，才开言向保姆问道：“妙善往哪里去了，缘何不来见我？”

保姆与妙善公主相处既久，知道她的脾气，便答道：“公主本则早在园门候驾，后来因见两位驸马随驾同来，因避男女之嫌，这才躲开去的。”

妙庄王道：“胡说！这分明是她目。无尊长，故意规避。两位驸马是自己姐夫，相见也该的。难道就能够永远避面吗？快与我去将她传唤到此，若再如此装模装样，我就着人来抓。”

保姆听了，如何敢道个不字，连连答应，连跌带撞地奔下逍遥阁去，直到佛堂，将前话向妙善公主学说了一番。起先妙善还坚执着不肯去，经保姆再三苦劝，情知也躲不过，只索硬硬头皮，跟着同走。

到了逍遥阁上，参见了父王和两个姐姐。妙庄王又叫她过去和两个姐夫见礼，这一来，把妙善公主真窘得无处藏身，勉勉强强地各下了一礼，就退立在一旁。她又将阁上四下一瞧，只见一共排列着四席：居中一席，自然是妙庄王；下面上首一席，是大驸马与大公主并肩坐着，下首一席，是二驸马与二公主并肩坐着，最下一席，却一般设着两个位置，都自空着没人坐。她心中免不得狐疑万种，正在独自猜详。

忽见那妙音公主扯了妙元公主，一同走到自己面前，开言说道：“好妹妹，我们自从分手之后，时常地惦记着你。又闻得你因为忤了父王的旨意，被贬谪在这园中受苦，今日相见，果然消瘦到如此地步。这虽说是父王的加罪，算来到底也是你自取的啊！你想，人生在世，为着些什么？荣华富贵，人家求还求不到；你有了，却不要享，岂不是愚蒙透了吗？况且男婚女嫁，这是礼上应得的，如何可以违背？你看我和你二姐姐，现在不是享尽闺房之福吗？别的不说，就是同来同去，同息同游，也就够人艳羡！这不仅做了一个人应当如此，你不看那梁间

的燕子，岂非也是双飞双宿的吗？”

说到这里，妙元公主也接口道：“是啊！大姐姐的话，说得一点也不错。我们且将眼前的快乐丢过了不讲，传种接代也是必要的。倘使世间的女人，都和三妹妹一般见识，人类不就要因而绝灭，那时还成什么世界呢？父王的希望，也就在于这一点上。故今天也替三妹妹设下一个双座的席儿。你就去坐了末席，虚左以待乘龙客吧！好妹妹，你看见我们两个姐姐面上，也不能再使性执拗了啊！”说罢妙音妙元各牵着她一条臂膀，想送她入座。不料妙善一听两位姐姐如此一番说话，不觉心头乱跳，涨红了脸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现在又见她们动手来拉扯，急得她双手一阵乱摇，连吁带喘地说道：“二位姐姐且休动手，听小妹一言。两位姐姐的话，固然是不错，但是对寻常人说的，也就是世俗的见解，却决不是对于修真学道之人说的。世俗之人，看不破的是荣华富贵。因为看不破，就人人都想享受这荣华富贵，于是便倾轧争夺，甚至狡谋暗算，不惜抵死地去争求。争夺到的，又是百无一二，就算争到了，又能够有几时的享受？转眼都成为泡影，又何苦损德败行地争夺那些争不到的呢？就寡廉鲜耻，无所不为，一切劫夺盗杀的事，都从这里边产生出来，造下弥天大的罪恶。可见荣华富贵，这四个字实是迷人灵台的毒雾，闭人聪明的魔障，也就是沉人的苦海，一堕其中，永不能自拔。

“惟有佛门广大，佛法清静，打破一切魔障，使人澄心绝虑。一念归真，可以修成正觉，六根清静，无人无我，无相无空，永远得大自在。然后发慈悲愿，为众生说法，救度世间一切苦厄，使同归极乐。惟我佛祖，能够与天地并寿，这就是不慕荣华富贵的善果。

“小妹因。旨破了这些机关，故而才立志皈依我佛，决不再堕尘世的魔障业缘，却并非敢故违父王的意旨。二位姐姐一片真心好意，小妹只有铭诸心版，多替两位姐姐祈福罢了。至于那一席，委实不敢潜坐，一则不成体统，二来小妹生来即茹素，向来未开戒，席上都是荤腥滋腻之品，断断不敢下箸。请二位姐姐坐了用酒，待我来侍候父王就是了。”

妙音、妙元二人，听了她一篇玄妙的解释，似乎含着讽刺，心上都有些刁不悦，即便各各回座。那位妙庄王本来已带着几分怒气，却未发作，如今听了如此说法，不由将案一拍，骂声：“你这不识抬举的贱骨头！你情愿做下作货，倒也罢了，不合造出这一派胡言乱语来惑人，还敢当面冷嘲热讽地连自己的生身父亲和两位同胞的姐姐，也一同骂在里边。好一个修真学佛的公主，你几曾看见无父无君的人，到得极乐国成得活佛来？”

妙善公主道：“父王息怒，孩儿斗胆也不敢犯上。刚才的话委实是从至诚中所发出来的，不料触怒了父王，该死之极，还望恕罪。待孩儿侍候父王饮酒，替

父王上寿。”

妙庄王怒气冲冲地瞪了一眼道：“谁要你这不识抬举的贱骨头假殷勤，不把我气死就够了，提得到上寿吗？”便命左右取了百结鹑衣，褫了随身便服，使她换上，连鞋袜也准穿，从今日起，发往灶下去充执炊婢女的工作。每日要汲满一卜七石缸清水，两担硬树木柴，一切淘米烧火的事情，都要一身担当，不准他人帮忙。另派一名宫女，随时监察，如有差池或有偷懒情事，即用皮鞋责打。中间如有闲暇，还得编织细草芒鞋，不得有丝毫偷闲。

当时妙庄王打发过了妙善之后，方才与两位公主两位驸马，开樽饮酒。

你道这位妙庄王如何这般忍心，用此残酷手段去对付亲生女儿？这是他一则在气恼头上，不免责罚得过分些，二来也自有他的用意。他以为妙善充灌园的职司，痛苦尚轻，故还能安之若素，并且空闲时间也多，一有空闲，就不免诵经念佛，所以才如此发放，一方面使她受到极度的痛苦，易生悔悟之心，一方面使她一天到晚，不得须臾空闲，白日里做劳苦的工作，到晚神疲力倦，睡眠休息，再没有诵经礼佛的机会，使与佛逐渐脱离，自然就不再会执迷不悟了。可是妙庄王这一番的心计，依然是归于失败。正是：

立志如金石，宁为挫折渝？

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待下回分解。

第十一回一念精诚感彼宫女半宵操作怜此劳人

话说妙庄王与妙善公主，毕竟是情关骨肉，所以忍心将她发往灶下受苦，原想使她受须磨折，回心转意，顺从自己的主张。不料这位公主，立志坚决，情愿身体上受尽苦痛，却始终不改变修道的信念。

她自从发往灶下之后，清晨起身之后，便去井中汲水，虽然力量不够，还是勉强去做，直到十七石缸水汲满，日已停午，便去淘米烧火。午饭之后，再拿了刀去劈柴，等到规定的柴劈完，早是日暮时分，又要去淘米烧夜饭，一日之间，却没有刹那的闲暇。照这么繁重的工作，就是年青的壮汉，也必然感到痛苦，何况她是个娇弱的公主呢？不消说要腰瘫背折，力尽筋疲了。这么一来，她果然不似灌园时可以按时做她的清课，但她坚决的信心，又怎会因此磨灭？于是她熬忍着身体上的痛苦，在晚饭之后，燃起一炷清香，一方面取过麻皮编织草履，一方面却一念诚心地念佛到夜深了，才就草榻上安眠。

第一天如此，在灶下执役的下人们，还以为她是一鼓作气，勉强忍受，不足为奇。以后却见她每日都是如此，不荒不怠，大家不觉都敬佩起来，很可怜她的处境。就是妙庄王派来监察她的宫女永莲，也向她表十二分的同情。大家既一致同情于她，自然不再看冷，你去帮她汲水，我去替她劈柴，争若帮她去做事。



不料那位妙善公主，却又生就的古怪脾气，一一将他们谢绝。她只说：“我因为得罪了父王，端的论罪时，虽死犹轻。幸父王开格外之恩，贬我到此间罚作苦力，已属万分从轻。若还不肯自己去做，要借重他人，莫说对不起父王，也对不起天地，也对不起自己的良心，此事断乎使不得。我应做的事，还得我自己做的好，你们众位的厚爱，我只有感激于心罢了。”

永莲等劝道：“公主的话，也自有理。但公主一心礼佛，乎日朝夕都做清课，如今一天到晚只忙了汲水劈柴等事，再没有余暇及此。修也要有修的时间，我们因此愿替公主分担些杂务，等公主好腾出工夫来礼佛修道，早成正果。那时我等也要叨公主的化度，公主可以不必坚执了！”

妙善公主闻言，喜形于色道：“善哉，善哉！看不出你们倒也具有夙根，但是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，礼佛修道，只在一颗心上，心上若是虔诚向佛，就是不诵经，不礼忏，也终会得到感应，要是心不向佛，虽然做尽诵经礼忏的形式，也决不会见功行的。我如今虽然没有空闲做形式上的课诵，但一颗心却无时无刻不在佛祖左右，故那些杂务，尽管由我自傲，不劳你们费心。至于你们真心向佛的话，大家可依我刚才的话做去，自然迟早会有感应的。”

永莲等见她如此坚执不从，当下也不好再去相强，只索由她，暗中却商议了一个方法出来。等妙善公主睡觉之后，大家瞒着她，将缸中汲得满满，木柴也替她劈碎捆好，只剩淘米烧火等轻淡的事，让她自己去做。

妙善公主第二天起身，正就井中汲了一桶水想去倾入缸中，不料那十七石缸中清水已满，心中很觉奇怪。再到柴场上一看，应劈的柴，也完全劈端整了。她便向灶下执役的男女问道：“缸中的水是谁汲的？场上的柴是谁劈的？快快说来，切不可增我罪过！”

那班人却一个个都说：“我们恰才起身，谁也没有做过这些事情。就算要做的话，也没有这样的飞毛快手，在片刻之间，就能了当这许多的事。此事端的有些奇怪，难道御厨中出了什么神灵不成？”

众人七张八嘴地说着，那位宫女永莲却乘机进宫道：“公主啊，婢子倒有个见解，这些事并不是谁替公主做的，也不是什么精灵，只是公主诚心礼佛，佛祖鉴于公主一片丹忱，故特施法力，暗中帮助公主，也未可知。我等只要静观以后，倘然每天都是如此，那么一准就是佛力护佑无疑。”

妙善公主一听此话，也点头称是，不免口宣佛号，表示申谢的意思。

她现在，水不消汲了，柴不消劈了，日常做惯的事，倒有两桩吃重的放开了，时间的闲暇也就多了。但她却并不将这闲暇的时间去诵经礼佛，还依准了妙庄王的吩咐，有了闲暇，便编织草履，力行不辍。那许多执役的人，因此益发尊重她的能够守信义，端的当如来佛一般地看待她，自此以后，每日背地里替



她将汲水劈柴的苦工做去。在妙善公主每日见是如此，也只当是真的是佛祖法力，故除了诚心礼佛，报答护佑之外，其余的事一概不去问它。

你道她是聪明伶俐的人物，对于这一点小小的机关，如何竟猜不透呢？这都是心只在佛，并不旁顾，一听了永莲之盲，不再疑心到别处，故没有察破他们的设计。

妙善公主有了这么多的闲暇，对于灶下的一切，自然更是十分注意。凡是富贵人家的厨下，暴殄的天物自然不免，何况是王家的御厨呢？她见了杀鸡打鸭的那种惨状，惻然心悯，必替念上百十来遍的《往生宝咒》。又见他们对于米粟不知宝贵，一方面用善言劝化大众，使以后注意惜谷，一方面又将他们所抛弃的败粟冷饭，收拾起来，霉腐的淘漉干净，放在日光下晒干，然后用布袋盛好，稻草上的剩谷，也一般地加以收藏。这也算了她日常的功课。

转眼之间，她执炊灶下，忽忽已是一年。妙庄王也时常召监察她的宫女永莲问话。无奈永莲已经受了公主的同化，两人已心心相印，自然一味庇护着她，哪里肯说她半句坏话。妙庄王听了，心上虽不以为然，但见她能耐得恁般劳苦，没有怨忿之心，倒也不免有些佩服她的毅力，惟有付之一叹。他也明知前次的希望，是又不会成为事实了，但终究还有些看不破，趁着元宵佳节，宫中闹花灯，长次两位公主入宫庆贺的时候，叫她们再去善言劝导她一番，看是如何！这也不过是尽人事罢了。

二位公主奉命之下，便到妙善公主的卧室中去。姊妹相见之下，自有一番契阔，然后渐渐地谈到正文。妙善公主不等两个姐姐开言，便先说道：“二位姐姐的好意，小妹一概都知道的。只是小妹立志已决，自不能中途改变。如其两位姐姐端的见爱，看在同胞分上，只求在父王面前添句好话，求父王如了小妹修行的夙愿，拨个寺观给小妹做梵修之地，那就感激不尽。这场功德，胜造七级浮屠，还望二位姐姐成全。”

妙音，妙元二人，见她如此说法，明知劝不醒她，多说也是没用，便略略敷衍了几句，告别出来，见了妙庄王，将前事告诉一番。

临了妙音公主反劝妙庄王道：“依孩儿看来，三妹妹是不会回心转意的了。她到底也是父王亲生之女，与其使她灶下杂作受苦，倒刁；如成全了她的志愿，竟让她去祝发空门。或许她生有夙根，将来竟会得成正果？万一果能得道，与父王也多少有点好处的。”

二公主妙元，也是一般地从旁相劝，不由妙庄王不回心转意，当下摇了摇头，发声长叹，接着说出一番话来。正是：

精诚能感格，金石亦为开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待下回分解。

## 第十二回鉴精诚老父回心愿修行女奴宣誓

话说妙庄王听了妙音、妙元两位公主一番解劝之后，不觉长叹一声说道：“儿啊！你们还只道为父真的忍心叫你三妹妹受苦，却不知为父的另有一片苦心。原想使她受些磨折，抛弃了修行的心念，好好地招一个驸马，共享荣华之乐。不料她的意志，却如此坚决，端的百折不回，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。若讲到你家三妹妹，看来是注定要修行的。她自小就是茹素，而且言语举动都带着几分佛家气息，人家说是夙根，或许有的。最奇怪便是三朝庆贺时的怪老人，几句偈语就止了她的哭，还有那个楼那富律临逃时留下藏头偈语，隐嵌着‘妙善观音’四字：凡是这些，似乎都有关系，如今想来都应在她身上，或者她竟有修成正果的希望，也未可知。

“如今是没法使她改变意志的了，只索由她。城外耶摩山下，有座金光明寺，在前本有僧侣住持。后来因为山中出了猛虎，常常出来为害，寺中的僧侣，一个不小心便被猛虎攫食，吓得一班光头，亡魂丧胆，不敢再在寺内居住，四散逃奔到别处存身，这金光明寺就此荒废。以后凡是行脚僧人等过此，也都不顾而去，一来因为寺中没有招待食宿，歇不得脚，二来又怕猛虎伤害，不敢存身。以后便成了习尚，故荒废到今，已有十来年之久，依然没有僧徒法侣，可是虎患早就没有了。如今妙善既要求个舍身之所，这金光明寺正是个绝好的所在。待我命人前往修葺一番，待工竣之后，择了吉日送她入寺便了。”

妙音、妙元二人，听了这一篇话，才明白了妙庄王向日所以命妙善灌园和发往厨下做工的用心。当下大家庆贺令节，不在话下。

到次日，妙庄王果然下旨在国库拨了款项，派定大臣监督，招工兴修金光明寺。那时，妙善公主执炊灶下，本来不知此事，可是宫女永莲最先听到消息，不由得喜出望外，一路手舞足蹈地奔到妙善公主的寝室，大呼小叫地闯进去，连称：“三公主，喜事来了，”这么一嚷，倒把妙善公主吓得一跳。因为她那时正静坐在佛前，闭目定心，做她的内观功行。忽然被永莲一嚷，乱了心神，又听得喜事二字，怪觉刺耳，亟睁开眼看定永莲道：“有何喜事？值得如此大惊小怪！要不是我，神魂都被你扰出窍去，毕竟何事？快快从头讲来。”

永莲也自觉莽闯，便含笑认错道：“我只因为欢喜过了分，才致如此。不料惊吓了公主，真是万分的罪过。可是这一件事，却是出人意外的呀！如今我且不说，三公主，你是聪明绝顶的人，生就的九窍玲珑心眼儿，这件事我请你猜上一猜，看是中也不中？”

妙善公主闻言也带笑说道：“你这伶俐鬼儿，怪会弄乖巧，叫我又没有未卜先知的本领，如何猜得你心中之事呢？你不说也罢了，好在我也刁；一定要知道这闲事，还可以省却些精神哩！”

永莲看她又要合目入定，便道：“我说，我说！原来主上自前次大公主、二公主苦苦相劝之后，他知道你三公主立志坚决，不再阻挠你的意念，听凭三公主舍身空门。又从了二位公主的请求，命将城外耶摩山麓的金光明寺给公主做梵修之地。

三公主呀，你想这不是天大的一桩喜事么？”

妙善公主听了，也兀自欢喜，还恐她的话不尽可靠，便道：“永莲呀，你休要编造了这一套谎言来哄我，我却有些不信。”

永莲发急道：“好公主呀！我奉侍了你这许多时候，何尝有一次哄骗过你来？今番之事，端的千真万确，现已雇匠兴工，修葺金光明寺，还派了大驸马爷做督造大臣哩！好公主，你如其再不相信时，我肯对天立誓。”

妙善公主一听她如此说法，知道永莲刚才的话，完全是真，不由她不喜溢眉宇，合十当胸道：“毕竟父王是仁慈之辈，今番竟成全了我的素志，还大兴土木，重修金光明寺，这一场功德，委实不小，定然会报于将来哩！”

永莲又插嘴道：“此事呢，端的可喜：只是三公主日后往金光明寺修行时，须多招些猎户住在左近才好。”

妙善公主道：“这却为何？猎户与修行有什么关系？”

永莲道：“公主有所不知，那金光明寺以前本有僧徒居住的，后来因为耶摩山中出了猛虎，时常吃食僧人，才将他吓散伙了，至今成为废寺。公主如往那里，万一猛虎重又出现，那便如何是好？”

妙善公主闻言，并不惊惧，含笑说道：“那个不打紧，猛虎是山中之王。能够通灵，故佛祖曾封为巡山夜叉。它所吃的，都是些造孽多端的人物，那些人已失了为人的道理，在猛虎眼光里看来，只当是禽兽，全非人形，故扑来果腹。若是虎眼中看出来是人形的，它决不肯吃，又何况我等是皈依佛祖，一心修行的人呢？”

永莲听了，不觉拍着手呵呵地笑起来，道：“公主呀，这一来你可说错了！从前金光明寺中所住的，都是和尚，也是佛门的弟子，一般地吃素持斋，一般地诵经礼佛，结果就有许多被猛虎所食。难道这班和尚就不成人形？或者还是那巡山夜叉，一时沙灰蒙了眼，才致误食呢？这就是一件不可解的事情。”

妙善公主听了此话，不觉哈哈大笑道：“永莲呵！你算得聪明伶俐，这一片禅机，你可是却参不透了？你道只要吃了长斋，每天宣诵宣诵佛号。就可以算得修行，成得正果吗？我且设一个譬喻你听。现在有一个人，斋是吃的，佛是念的，可是另一方面，却在做好淫盗窃，杀人放火的勾当，造成种种恶业，你道这种人能够算是佛门弟子？能够修成正果？在巡山夜叉眼光里看，会得是人形吗？”

“再说和尚在表面上虽然同为佛门弟子，虽然真心修行的，自属不少，但也不



是没有禅混子和心术不洁的人在內。寻常人犯过，罪孽五分，念佛的人犯了，就要加等变成十分，这就是知法犯法，罪加一等的意思。那一班被猛虎吃食的一班和尚，一定有他们的孽根，再不然就是前生的夙孽，否则决不会遭此魔劫的。况且外魔之来，都系自肇，倘然心志专一，外魔是决不会来侵袭你的。故耶摩山中，虽有猛虎，尽管无妨。猛虎自猛虎，我们修行自修行，两下绝不相干，你放心好了。”

永莲听了这一大篇话，似乎心境开朗，点头称善道：“如此，婶子愿随侍三公主一同去出家修行，免除一切尘世的灾障和轮回之劫。”

妙善公主又道：“你的志向，端的可嘉，但是修行一事，谈何容易？在此时，一鼓作气，自然心无二念。万一到将来畏难思退，见异思迁，徒费了一番苦功，依旧是不得成道，那又何苦呢？凡事须要慎始全终，你要修行，可有始终不变的毅力？”

永莲道，“有，有，有！婶子随侍公主有年，难道公主还不知婢子的脾气？若是不信时，待发个誓愿你听。”说着真的朝外跪下，说道：“皇天在上，后土在下，一切过往神明，共鉴我心。婢子永莲，如今发愿修行，如有三心两意，半途反悔，雷击火焚，甘心承受。”说罢，磕了三个响头，方才站将起来。

妙善公主看她如此虔诚，又添了一个清修的伴侣，心中十分喜悦。正是：清修非异事，端在有心人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待下回分解。

### 第十三回兴土木重修金光寺定良辰舍身耶摩山

话说妙善公主见永莲当天发了重誓，立志修行，此后又添了个清修的伴侣，心中自是万分欢喜！她从这一天起，情知出家的日子，定然不久，于是便预备一切手续，专等剃度，不在话下。

再说妙庄王自从下旨招工兴修金光明寺，又派了大驸马督工，大兴土木。这消息不久就传遍了通国，一班高手匠人都纷纷来归。还有一班百姓，听说是三公主舍身修道，重修金光明寺，都十分敬佩，表示同情。本来呢，一位国王的公主，安富尊荣的日子不要过，却情愿含辛茹苦，冷冷清清地度此红鱼青磬的生涯，那是多么难能可贵啊！

众百姓既生了敬佩之心，于是争献奇珍异宝，点缀这庄严宝刹。你献宝石雕佛祖伽蓝，我献楠檀做雕梁画栋。故今番修建的材料，都是人民所乐献的。这也因国中连年风调雨顺，百姓富有，输材才如此踊跃。

材料既然丰富，工程的进行自然顺利迅速。况且这座金光明寺，虽然长久无人居住，不免倾圮毁坏，但规模到底尚在，比了凭空建筑，难易也就悬殊。故二月初旬开工，一路风日清和，投有阻碍，到了五月初旬，殿宇禅房已经全工造



竣，把一座颓垣败瓦的金光明寺，修建得庄严灿烂，金碧辉煌，黄瓦红墙，十分轩敞。

可是屋宇虽已完工，还有许多雕塑的佛像，还未工竟。又隔了多时，才把里面布置得井井有条，督工的大驸马，复命消差。

妙庄王亲自前往验看，果然十分合意。回宫之后，便命观星司礼等官，分别选择吉日良辰和拟定公主舍身出家礼节，大家又不免一番忙碌。择定六月十九日为公主舍身入寺之日。

十七日行拜别先王陵寝大典，十八日行辞朝大典，十九日清晨辞宫入寺：一切仪仗，都依佛家规程，正午由妙庄王亲到寺中，在佛前举行披剃大礼。一切拟定之后，妙庄王才召见妙善三公主，将各事告诉与她，叫做准备。妙善公主谢了父王成全之德，自去收拾一切，不在话下。

直到十七这天，妙善公主仍旧穿了公主之服饰，坐着宫辇，仪仗执事前呼后拥，出得宫门，一路到王陵而来。祭拜过了历代祖先，祝告一番，不外叙述出家的原因和自责的话，献酒奠帛，然后打道回宫。城中百姓，先已知晓，故路上瞻仰公主玉容的，着实不少，宫辇过处，欢声雷动。妙善公主在辇中，只是含着笑容，合十当胸，算是与众人答礼。

至次晨，妙庄王照例身登宝座，见过文武百官，忽黄门官入奏，三公主在午门辞朝。妙庄王便命宣上殿来。不多一会儿，公主上殿，行过嵩呼大礼，匍匐金阶启道：“臣儿不孝，只因一念礼佛，未能常侍父王左右，‘罪该寸磔，惟愿仗佛祖法力，替父王增福益寿。明日为舍身之时，故今日特来辞驾，愿父王万寿无量！”

妙庄王一听此话，心中着实难受，好比刀钻箭射一般，险些儿淌出两行老泪来哩！你想亲生的这么一位聪明伶俐的公主，好容易抚育成人，现在都要与自己断绝关系，舍身出家，怎教他不难受呢？当下勉强地忍住了泪，向妙善公主安慰勉励了几句，使命用自己的御辇送公主回宫。

妙善公主虽然立志坚决，可是十多年父母之情，也不能抛撇干净，倒也觉得有些依依不舍。回到宫中之后，坐不多一会，长公主妙音，二公主妙元也都来了。大家手足情深，又不免殷勤叙话一番，直到薄暮方始别去。

妙善公主一切在事前早已布置妥当，故此时倒反没有事干。此去的伴侣，除了保姆和永莲二人之外，那灶下也有十来个人愿跟去替三公主执役。她们也不管主上准许不准许，各自拾掇着，预备明天随三公主一同出宫，故这班人却忙碌起来。

这一来是妙善为人和善，大家心悦诚服；二来那一班人多少有一点夙根，故愿抛撇了繁华，去过那冷淡的生活。

一宿无话，直到来朝五更起身，洗盥已毕，公主因为此时尚未受剃，故仍旧穿宫装，晨曦微茫中，早有宫女报称：“执事已齐，请公主示下。”妙善公主又向宫门行了大礼，正待到妙庄王寝宫辞驾，忽妙音、妙元两位公主走来，同声说道：“我等奉父王之命，特来相送三妹妹。父王且说不必入宫辞驾了。”妙善公主又向寝宫遥遥拜了九拜，然后方与两位姐姐拜别，到底是同胞姊妹，终不免依依难舍，叙了一番衷曲，方才黯然登辇。长次二公主也乘辇在后相送。

一路直出宫门，就钟鸣鼓响，梵乐悠扬，幡幢前导，羽葆后随，一对对提炉，燃着诸品名香，香烟袅绕，直透九霄，一对对花篮，插着百样奇花，香风结聚。保姆与永莲，一个手执白玉如意，一个手执麈尾拂尘，分侍宝辇左右。值殿将军迦叶，带着三百御林军，随辇护送，长次二位公主的宝辇，也自有宫娥彩女簇拥。

这一天，六街三市的人，拥挤得不堪设想，因为大家事前知道今天是三公主舍身入寺的日子。一清早就有许多人在要道侍候，都要一睹容光，并且有许多人带了鲜花珍草，预备献给公主。后来愈聚愈多，把由王官到金光明寺的一条大路，挤得只见人头，真个是万人空巷，举国若狂了。

公主宝辇过处，大家都欢呼舞蹈，争着将鲜花异草向辇中抛去，虽经御林军驱逐，也休想赶得散他们。宝辇行得没有多少路，辇中的鲜花，已堆得满满，远望上去，好象全是鲜花扎成的一般，香气氤氲，好一派景象。

一路上出得城关，缓缓向耶摩山麓进发，公主坐在辇中，远望那座耶摩山，虽算不得十分高峻，却也生得雄奇秀丽，兼而有之。距城约有十里之遥，地绝尘嚣，天生是绝好修真之地。

行行重行行，已到山前，转过一个山坳，再抬眼望时，眼前就是一亮，只见面前是一座金碧辉煌的山门，里边一条白石砌成的甬道，直达天王殿前。红墙四面环护，屋面都是用金色琉璃瓦盖就，此时朝阳射在上面，只见万道金蛇，缭绕空际，耀目生辉，真是庄严灿烂，无与伦比，

妙善公主到了山门，便下辇步行，到天王殿礼过四大天王、弥勒、韦驮，再进来便是一片极大的广场。场上苍松古柏，如螭蟠龙斗，翠盖张天。上面便是一座白石砌成的法台，台后便是大雄宝殿。那时台旁对立着两行毗丘尼，约有三十余人，见公主驾到，都排开闲人，鱼贯下台迎接。这原来是各处尼僧，听得公主舍身本寺，故特来挂褙常住的。当下，台上台下本挤着不少闲人，如今见公主到来：都向四下让开，两队尼僧就迎公主上了大雄宝殿。

此时殿上钟鸣鼓响，案上宝烛通明，炉内香烟缭绕，红鱼各各，青磬丁丁，大家瞑目合十，高诵楞严。公主礼过世尊。一卷经毕，才由众尼僧引领，来到禅

堂休息。众尼僧逐一参谒，报过法名，一方面端上香茗，给公主解渴。

此时一班闲人，又都挤到禅堂外面，喧嚷嚷嚷，闹成一片。

幸而闻得妙庄王驾到，大家恐干罪戾，方才向外散去。可是这么一来，把庭院中的花木已踏坏了不少，栏干等也不免有些损坏，但众人对于公主的热情，却也可以想见了。正是：

今朝归佛座，他日度芸芸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待下回分解。

#### 第十四回试金刀斩断六根人空门静观三界

话说一班群众，因为要瞻仰妙善公主的玉容，故她足迹所经，大家都如水浪一般地涌过去，毕竟人数太多了，花木雕栏之类，不免受到损伤。这并不是群众的不顾公德，却因此更见他们对于公主的热情。后来听说是国王驾到，大家恐干犯严威，方才纷纷散去，其实此时妙庄王方才出宫哩！

妙善公主听得父王驾到，即忙站起身来，带领了一班尼僧，鱼贯地出了禅堂，一直来到山门，预备接驾。大约候了一个时辰，才见清道的飞骑赶到，接着护卫执事蜂拥而来，提炉香袅，御盖风摇，王驾已到，大臣追随于后。三位公主带了一众尼僧，当道跪拜迎驾，那班观礼的百姓，也都匍匐道旁，肃静无哗。

妙庄王的御辇，直到天王殿前停下，出了辇，便径往禅堂休息，众大臣都在外边侍候，三位公主又重新见过驾，分侍左右。坐了一会，妙庄王使命各殿点齐清香明烛，待我先行拈香，然后替三公主剃度。下面一声答应，隔不多时，报说已预备停妥。

妙庄王便起身，带了三位公主先行来到正殿，文武百官后随。正殿拈过香，又到罗汉堂，又到伽蓝阁，都拈过了。其余天王殿等处，派各大臣代拈，然后回到大雄宝殿。

一班尼僧已撞钟击鼓，朗声念佛，妙庄王在偏首里坐下。

妙音公主站立上首，手中捧定玉盘，盘中放着一把锋利金刀；妙元公主站在下首，手中捧定一个钵盂，盂中盛着半盂清水；保姆、永莲也分立两旁，一个手中捧着黄色袈裟，一个手中拿着僧鞋僧帽；大家都凝神摒息，眼观鼻，鼻观心，寂静无声。那时三公主已到僧房中换了平民服饰，杂在尼僧队中，一同念着法赞。

观象官上殿，奏称良辰已到，妙庄王便命宣妙善公主上殿，奉行大典。那时，自有执事人等打着一对长幡，携着一对提炉，到尼僧队里引了三公主来到妙庄王面前，跪拜如仪。

妙庄王开言道：“儿啊！此时我和你还是父女，隔一会就是陌路人了！但愿你出

家之后，坚心修行，光大佛门，使后世敬仰。更愿你能够得道正果，肉身成佛！更愿广布佛法，救度世人！如今你且到佛祖跟前去虔诚发过愿心，然后待为父的替你剃度。”

公主又拜了三拜，站起身来，走到佛座之前，倒身下拜，默默通诚祝告，发过了愿心。然后回到妙庄王跟前跪下，妙庄王在白玉盘中取过金刀，一面将妙善公主的头发向四下分开，使披下露出顶门，一面就在她顶门上剃了三刀。这么一来，不由他一阵心酸，两股热泪，破眶而出，手中的刀，震震欲坠，再也说不出半句话来。

旁边的执事尼僧，见了如此情形，生怕金刀堕地，便跪上一步，在妙庄王手中接过刀来：将妙善公主的头发，——阵“苏苏”地剃，瞬息之间，已变成一个光头。

妙庄王于是又在二公主手里取过手巾，从钵盂中蘸了清水，在光头上揩拭一周，又亲自取过袈裟，替她披上，又赐了僧帽。妙善当场换好，合十拜过了妙庄王，站起身来重又参拜佛祖。此时她竟与众尼僧一般无二。

妙庄王睹此情形，不忍久留，便命排驾回宫，二位公主跟随在后。妙善率领群尼，一直送到天王殿外，各各匍匐于地。

妙善口称：“贫尼妙善率领合寺僧尼，恭送我王御驾，愿我王万寿无疆！”

妙庄王与两位公主，一听如此称呼，心上又不由得一阵说不出的难受，话也哽住了说不出，只将手招了一招，各自登辇而去。妙善见他们去远了，才站起身来，带领群尼回到寺中不表。

再说那一班观礼的百姓们，见如此大典已告完毕，再没有什么可看了，便也扶老携幼，呼男觅女地纷纷散去，寺中才清静下来。

从此以后，妙善公主竟变了妙善大师，安心住在金光明寺中，虔诚修行。贴身又有保姆和永莲二人作伴，伏侍的人，又都是旧时宫女，故她视此金光明寺，无异就是西方乐土。

但那一班常住的尼僧，虽然一般地会得诵经念佛，对于佛家的奥旨却没多大了悟。因此，妙善大师便在课诵参禅之外，每逢余暇，就和她们讲经说法，随时加以指点。又定每逢三、六、九日为演讲之期，合寺众人须齐集讲堂，听宣佛旨。就是左近的在家人，如其有心向佛，愿意来听，也并不拒绝，还备了斋点供这班人果腹。

如此一来，到了三、六、九的讲期，就有许多远近贫民，纷然而集。在他们的初志，不过是叨光些斋点，并不是诚心来听什么经。但经不起这位妙善大师，妙舌生莲，说得天花乱坠，把许多愚顽之心，渐渐地凿开了窍，大家都有些觉悟，信心也就深切起来。那些起初为了图口腹而来的贫民，到此竟得听经之



癖，大有非听不可之势，并且还替她宣扬传说。故三、六、九讲期的听众，也一期多似一期，真如山阴道上，络绎不绝。国中信佛的人，也就逐渐增加起来了。

若照常情而论，出家人本就受十方供养，如何她却反其道而行之，供养起十方来呢？一来这金光明寺中，置有良田千顷，衣食丰足，不必要人家斋供；二来妙善大师的主旨，就在于感化愚顽，拯拔苦厄，光大佛门，若不是此，决不能吸引群众。

好得多着钱也没用，备办些斋点，究竟所费有限，所造的功德，却非常宏大，又何乐而不为呢？这么一来，连城中的贫民也闻风而来，讲期竟如集市一般，耶摩山下，也生气勃勃了。

光阴易过，转瞬之间，已是冬寒天气，北风肃杀，刺人肌骨。那一班贫民，身上没有棉衣，禁不起冷气的侵袭，多躲在家里不敢出门一步。因此，听讲的人，一期少似一期。妙善大师得知其故，不觉侧然心悯！使命人入城去买了许多布匹棉絮，亲自加以剪裁，裁成大小不等的袄裤数百件，分交合寺僧尼侍役去缝纫，到底人多手快，不消几天已经做得完成。又命安下大锅，每逢讲期，预先煮下几斗米热粥，待大家饱餐一顿，再上讲堂。凡是没有棉衣的人，就将袄裤分给他们，大家既有了棉衣御寒，并且在风中走冷了，又有热粥可吃，再也不愁什么，于是听讲曲人，又重行增加起来了。

话休絮烦，如此大家替她宣扬传说开去，通国的人民、都视这座金光明寺好象慈善机关一般，一班赤贫如洗，毫无依靠之人，竟有不远数百里老远赶到耶摩山来，投身金光明寺。这位妙善大师却一视同仁，凡有出家的尼僧来投，一概收留寺中，也不讲什么三餐一觉的话，他们不想走，也不去赶动身，由他住到几时，好得禅房广大众多，不愁容不得。至于在家人老远来投的，其间男女老幼都有，寺内自然不便收留。妙善大师又每人发给竹木柴草等材料，叫他们自去山麓择地搭盖茅舍居住，每人各给些少本钱，叫他们去自谋生计，博个糊口之资。

如此一来，不消几时，把这凄凉冷落的耶摩山麓，竟变成一个很大的村镇。那里居住的一班人，都受妙善大师的恩惠，一个个都感激于心，将她的说话，奉为金科玉律。每逢到讲期，不论男女老幼，都齐集讲堂，听她说话。故兴林国中，最早觉悟的，倒是这班下愚的贫民。正是：

聪明能自误，愚拙信心坚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待下回分解。

第十五回一念兴定中尘劫现功行满心上白莲生

话说耶摩山下，经妙善大师济贫救苦之后，已成为一个市镇相仿。一班贫苦的

人们，做做小本经纪，倒也足资糊口，安居乐业，都出于妙善大师一人所赐，故大家对她的信仰，自然洛外坚诚。她的讲经说法，深入人心，也格外来得容易，不久便变成一个小模型的佛国。妙善大师见了如此情形，怎么不喜？就是永莲的功行，也一日千里有显著的进境。

有一天，她告诉妙善大师道：“我昨夜间，在禅房打坐，忽然似梦非梦，好象神魂出舍一般，一路上飘飘荡荡，向东方过去。不知有几千百里，才见许多百姓聚集海滨，困苦流离，一个个面有菜色。我便向他们询问，为何如此困苦？他们争着说道：‘我们这一群人，四方万国之民都在里面。只因中原战伐连年，闹得男不能耕，女不能织，就此无衣无食，还不免刀兵之祸。不得已逃亡到此，虽然受些困苦，杀身之祸不会再遭，比了在故土时，已有天渊之别了。

’我看他们拿树皮草根充饥，败絮箬叶蔽体，比了我们耶摩山下的百姓，确有天堂地狱之判。只可怜那边没有一位慈悲的大师，救拔他们的苦厄！又不能将那班困苦百姓，立刻移到耶摩山下，同沐我佛的恩光！但于临别时，曾告诉过他们，若要寻觅乐土，除非到西方兴林国。耶摩山下金光明寺中，受佛的庇荫，才会免掉你们的魔难。我说过了这几句话，正待寻旧路西归，不料一阵狂风过处，飞沙走石，那一班困苦的百姓，忽然一个个都变作虎狼，向我扑来。我正着急，却有人喊道，‘永莲，永莲！你走魔了！’我听了此话，心神才又收摄，睁眼看时，却是保姆奶奶在旁声唤。这不知是何景象，还望大师慈悲见告。”

妙善大师闻言，合十当胸道：“善哉，善哉！永莲呀！倒看不出你功行如此迅速，已居然能入定了。这入定一事，就是坐禅的功行到家，神魂出舍，离开了自己的躯壳，遍游十方世界，下可观看尘世的烦恼，上可见到佛国的清静，无往不可。你能够入定，自是可喜！但入定须志心澄念，一念不生，六贼外魔，方不致来扰；若兴一念，外魔立刻应念而至。若兴了邪恶之念，六贼齐来，会扰得你不能出定，彼因坐禅而成为疯痴病废的，就只为此缘故。你在定中见到的种种情形，觉得可悯，便发慈悲心，指示他们出路，这原是善念。只不合指点他们到这里来，因此就不免有些儿自私之心。只此一念，故就招了外魔，发现了后来许多可怖景象。好险呀！若不遇奶奶观透走了魔，一时还不得出定呢！永莲啊，你往后去须要小心在意，切不可胡思乱想，须知这是入道的紧要关头，失之毫厘，谬以千里的啊！”

永莲合十谢了指教之恩，却又问道：“往常听大师说法，如何不曾闻得这些妙旨，却是为何？又不知由此入道，还要经过如何的程序？敢乞指示。”

妙善大师道：“永莲呀，你有所不知。平日间听我说法的人，都是些愚蒙未启之辈，若就拿这种深奥的道理去讲给他们听，非但如对牛弹琴，白费心机，并且反而去将他们的心窍闭塞，永远没有开凿的希望。故我向这班人说法，先求

正他们的心志。心志正了，方寸灵台间自然光明。愚蒙既启之后，再与他们讲求入道的机关，那才易于领悟呢!这是我向日不曾讲过入定的缘故。

“至于由入定而达到证果的程序，说远不远，说近不近，似乎可说，实不可说。入定一回事，不过是有了相当功行，神魂能出舍，遍游十方，但是还不能脱离躯壳。若是入了定无法出定，要不多时，躯壳固然如常人萎化腐烂；就是已脱离躯壳的神魂，也要不了多少时候，就会分崩离散，终于消灭。这与常人的老死，也没什么判别。故在这一个时间，入定之后，必然要求能够出定。由这一步功夫做去，逐渐进步，就会达到身外身的境界。什么叫做身外身呢?就是在躯壳之外，另成一身，神魂尽可与躯壳脱离。简单说一句，就是入定之后，不必再求出定，神魂依然团结，永不会分散消灭。到此一步，即可脱却皮囊，得成大道了。但是要达到这种境界，非但要坐禅功深，礼佛念切，还要积满三千功德，受尽万般苦难，方始有望。你不闻佛祖当年，也一般地受了许多意外魔障，方习‘得道的吗?我们现在，论功行还未及一半，功德未积，苦难未受，要望成道，路途远哩!可是只要心坚，终究不会白修的，就如你能够入定一事，就是个大大的明证，只要耐心修去就得了。”

这一番话听得永莲乐不可支，不觉手舞足蹈，不在话下。

再说永莲已有了如此程度，那位妙善大师功行的高深，自然更不消说。如何她不能证果莲台呢?只为的是坐劫未满，功德未足啊!她自己灵根不昧，对于此事也自明了，却不向人宜说，惟在暗中累功积德罢了。

光阴荏苒，一转眼又是三年。那一日，大师正在打坐，方将入定，忽似有两人对话道：“灵台上莲花开否?”另一人道：“开了，开了!只少一位菩萨。”大师暗暗道声：“不好!什么外魔，敢来相袭。”急急收束心神归舍，却见自己一颗心，变成一朵半开的白莲，莲花上面跌坐着一位菩萨的法身，低眉合眼。仔细看时，那位菩萨，却就是自己化身。不由得一欢喜，这眼前的景象，完全绝灭，仍旧安坐在禅床上面。

妙善大师明知就里机关，也不向人说破，第二天朝上，做完课诵，才对大家说道：“我前蒙佛祖显化指点，曾说过，如要证果，定要须弥山上雪莲花做引。我想，我自从舍身以来，闭门苦修，并未出去朝过名山，如何有得到雪莲之日?故现在决计往朝须弥，顺便寻访白莲。你等在此好生修行，将来少不得都有好处。”

大家听了，觉得突兀，不免面面相觑。那位保姆和永莲听了，都赞成此说，并且她二人愿意作伴前往。

妙善大师闻说甚喜，便将金光明寺中一切内外诸事，托付给执事尼僧多利，并且嘱咐她：“以后一切事情，务须仍照往时，不可变更成法。我们此去，多则



一年，少则半年，不论是否觅得雪莲，一定要回寺的。”多利一一领教。

妙善大师交代过了一遍，便带了保姆和永莲二人，回到自己殫房内，收拾了些衣帽食粮，叫永莲打开一只板箱，只见里边放着一整箱的细麻织成的草鞋，拿来一数，恰是一百单八双之数，便一双双的打叠起来，扎做一捆。又取过一只木桶，里边分贮着米谷，取出三个黄布口袋，分别装了，预备各人背负一袋。这些都是她贬谪在灶下受苦之时编织拾掇的，今番要走长路，恰正用得着。三人的衣服，合打一个包囊，大家在路上好轮流背负。那一只紫金钵盂，是出家人出门挂搭的信号，并且系妙庄王所赐，自然格外宝贵，由大师自己带在身旁。

三人收拾停当，携了包囊等物，走到外厢，到大殿上拜过佛祖，通诚祝告一番，方才动身登程。合寺尼僧在后相送，就是耶摩山的一班信士，也都手持清香，来送大师朝山。正是：

朝山心念切，证道尚须时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待一下回分解。

第十六回了因缘往朝须弥山施米谷安度神鸦岭

话说妙善大师等收拾了行囊，从金光明寺动身，要去朝须弥山访寻雪莲。合寺尼僧在后相送，山下一班住户，都是受她恩惠的，此时闻她要离金光明寺往别处去，大家哪里舍得？故顷刻之间都扶老携幼，遮道相留，不肯让她三人过去。后来经妙善大师竭诚开导，说明不久就要回来，并非抛弃此土，众人方才放心。又见她三人意志坚决，谅来阻挡不住，只索各自燃了清香，也随着众尼僧相送，直到五里之外，经妙善大师几次劝阻，方才拜别回去，不在话下。

再说妙善大师等三人，离了耶摩山金光明寺，取道向东而行，一路上晓行夜宿，腹中饥饿，便拣着有人家处化斋果腹，一连数日，倒也安然无事。

直到第七天午后，走到一个所在，前面一座高山阻路，山势异常险峻，四望无路，唯靠南一条羊肠小道，似乎可以行走。

三人自然择有路的地方走。却忘了须弥山是在东北，因此误了路程。

当下走入深山，上高下低，颠蹶得十分困苦，却又越走越深，不知何时得出。三人抱定不屈不挠的毅力，一路前行，看看天色将黑，便找了一个石崖，权且度夜，幸而没有遇见什么。

到了次日，天色黎明，才背负行装，向前赶路，又整整走了一日，方才出得山口。她们还只道所行的方向是正东，不料这一座山坡是迤南的，依山向走去，却是一直往东南，不知不觉，越走目的地越远。

如此又是五、七日，遇到一村人家。因天晚前去借宿，就逢着一位花甲老人，把她们留到家中。供斋已毕，问起她们意欲何往？妙善大师说明一切，老人不



觉呆了一呆道，“你们欲往须弥山，可是走错路了。你们来时，不应出戒首山南谷，一直沿山向北而去，转过山嘴，有条大路，是往须弥山的捷径。你们却为何不走那边，却出南谷，就走岔了一直向南来，才到此地，已多走了三百里。若不遇老夫，你们还越走越岔哩！”

三人听了此话，都面面相觑。永莲插言道：“老丈啊，如此说来，我们得走回头路，仍过南谷，再向北行了。”

老者道：“这倒不必，你不知世上的路，原是路路相通的，不过远些近些罢了。况且南谷那面，不是平安之路，深山中豺狼虎豹，哪一件没有？常人都须结了大队，才敢出入。你们来时得平安到此，已经是万幸了。难道又回去送入虎狼口中吗？”

妙善大师合掌当胸，念声“阿弥陀佛”，然后向老者说道：“老丈啊，多承指教，感激不尽。现在只求你老人家大发慈悲，指引一条上须弥山的正路，使我等得早日朝山，圆满功行，那才戴德无涯哩！”

老者道：“这个有何不可？明天你等由此出去，一直向东北大道而行，五十里之外有座高山，名叫神鸦岭，越过此岭，一直落北走去，再走三百里路程，转向正东，就是上须弥山的正路了。“可是这座神鸦岭，极不易过。因为山上有一‘群神鸦，共有二、三百只，比了鹰隼还要大，性极猛鸷。山下乡村人家，逢到祭祀的时候，所有的祭肉，并不煮食，却用来占卜吉凶祸福。占卜的方法，也很奇特，便于撒祭之后，将所有的祭肉，完全抛弃在山麓之下，如撒下时就有乌鸦来争食，乃大吉之兆，如当时没有乌鸦来吃，第二天便去探视，祭肉没有了，认为神鸦食去，此是中平之兆；若祭肉丢在那里，三天内仍没有被神鸦吃去，那是大凶之兆，他们一定要将肉齑切去喂猪狗，算是袪除不祥之意。因此就养成神鸦食肉的习惯，倘在平时无祭肉可吃，那群神鸦就在山中搜捕野兽来充饥，若是有人在山中走，神鸦饥饿时，也会将人啄死，共同分食。

“那里还有一个风气，就是对于神鸦的尊敬，比了敬天地还要厉害。故神鸦虽攫食人畜，都不敢去赶逐；猎人的弓矢，也不敢加于神鸦。山中的野兽，到底有限，被吃的吃了，逃跑的逃跑了，因此吃人便成了常事。人在被啄的时候，连抗拒都不敢抗拒，凭一群鸦分尸果腹。如有人被鸦吃了，大家指此人一定有什么亏心之事，才受此罚，非但不加怜惜，还以为如此一来，此人的罪恶，也就湮涂了呢！”

“这一条路，有此危险，不过我替你们想，如今欲上须弥山，眼前只有这两条路可走，刁；出南谷，就出神鸦岭。两下却一般地险恶，较量起来，南谷更凶，猛兽既多，道路又长，不易避免；这边神鸦虽猛，但过岭的道路，只有十来里，日中时过去，或者可以不遇见神鸦，并且现在祭祀期已到，有些赶早的人

家，已在设祭，神鸦已有祭肉可吃，就算遇到，或者不至于受到危害，也未可知。因为两下比较，似觉彼凶于此，况路途又此近于彼，故老夫叫你等从这条路上走啊！”

永莲听了此话，不觉失色道：“有这等险恶的地方，叫我等如何过去呢？但不知除此之外，是否还有别一条路可通？”

老者道：“小路却是甚多，只是还要来得险恶，非但有虎豹豺狼，还有妖魔鬼怪，更休想走得。”

妙善大师道：“善哉，善哉！老人家的指教，一定是不错的。

我们明天就此走去便了。永莲，你休生害怕之心：要知我们出家人，除诚心修行外，其余都没相干的，躯壳之见，切不可存。我们此去，危险正多，岂止神鸦岭一处，若就此畏惧不前，如何会有达到须弥山的一日呢？一切自有佛法维护，包管可以平安过得岭去，此时不劳你担得半分儿心。”

老者也就告辞入内，让她们三人打坐休息。一宵易过，直抵来朝，大家起身洗盥一番，老者又去准备了早斋给她们吃了。三人谢过老者，告别登程，一路向东北取道进发。

大家预备午未之交赶过神鸦岭，免生意外枝节，故沿路不敢停留。直到巳牌时候，已望见那神鸦岭矗立在面前，郁森森的树林，黑越越的草径，就是老远望望，已是怕人，若在此中行走，岂有不心惊胆战的呢？

又走了一程，已抵山麓，恰有一条石径，可以拾级而登，大家默诵佛号，鼓勇前行，直到岭巅，倒一些儿没有遇见什么，连神鸦的影子也没有看见一个。于是便转下山坡，隐隐见数里之外，有一个很大的村落。

妙善大师便道：“善哉，善哉！你们看前面不是一个村落吗？我们到得那里就好了！”

其实她口中虽如此说，两只脚却已疲乏得不堪。好得此时下山势，比了上山省力得多，顺步而下，行程还不算慢，片刻之间已到山腰。这里却是一片平岗，极为宽阔，树石也疏落有致。

此时妙善大师，实在力乏之极，不能再走，一路上却没遇见过什么，心中倒也安定，总以为今天可以不与神鸦相遇的了。故向永莲等两人说道：“我们半日奔波，已走了五十来里路程，我如今足疲腰瘫，可真的走不动了。此间风景很好，倒不如大家在此休息一会儿再走吧！”

保姆也道：“我也走不得了，歇歇最好！”

永莲却不以为然道：“大师呀，昨日老者不是叫我们赶速过去吗？莫要贪了半晌安闲，惹出意外祸殃，反为不美。我看还是一直过去的好！”

保姆道：“你又来了，我们走了这许多路，也没有什么。难道小歇片刻，就会

出岔枝吗？”

永莲弄得没法，只得放下包裹，就石上坐下。不料，须臾之间，鸦声四起，把三人吓得发呆。正是：

安闲偷片刻，为此惹虚惊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待下回分解。

### 第十七回遇善土指点前程恋风景旁生枝节

话说永莲好意劝她前行，到了村落之处再找地方休息。可是一人拗不过两，妙善大师和保姆，因为腿酸脚软，委实不能再走，只得放下包裹，各各找块平净的大石，坐下休息。

走路也有个秘诀，最忌的便是中途休息。你若走长路，到半路上觉得力疲，尽管放缓些脚前行，虽然觉得勉强，但勇气不退，始终可以走到；若觉得力怯，便坐下休息，非但越休息越觉疲乏，并且连前进的勇气也会因之减退，重新站起来走时，竟有寸步难行之势哩！

她们三人都不会走惯长路，故不知此种诀窍，当时一坐下来，竟如生了根一般，恨不得就在此间过宿。还算永莲催迫得紧，好容易催得妙善大师和保姆站起身来，掸了掸身上尘埃，正待各携包裹往前走。不料正在此时，当头“哇——哇——哇——”一连几声乌鸦叫，吓得三人没了主意。

永莲道：“常言说得好，老鸦叫，祸事到，何况叫的又是吃人的乌鸦呢？我早叫你们走路，若听了我的话，此刻相去已远，避得过乌鸦之厄。如今却是怎处？”她们说话之际，四方的乌鸦，都闻声而集，满天空都是“哑哇，哑哇”的叫声，也不知共有多少。它们好似今天得到了可口的食物，大家都在那里欢欣鼓舞，互相庆幸似的。这么一来，把永莲等弄行手足无措。到底妙善大师修持功深，定力坚固，却反而坐将下去，向二人说道：“你等且都坐下来，收摄心神，休得惊慌，我自有道理。”

二人没法，只索坐下，听候乌鸦来啄食，那恐惧一念，早已抛向九霄云外。但那许多乌鸦，嘴里虽“哑哇，哑哇”地叫，在三人头上不住地来往盘旋，却并不下来啄食。原来心神不乱的人，异类眼中看得极伟大，是不敢骤然相侵的。乌鸦盘旋不下，也只为此。但乌鸦虽不下来啄食，却盘旋飞鸣，围守着三人，也终究不肯舍之而去，如此约有半个时辰。

妙善大师坐到分际，忽然觉得灵台间光明一闪，就似乎有人告诉她道：“你这人好呆，乌鸦飞鸣，志在求食，它又不是一定要吃人。你如给它些东西，它们自去争食，你等不是就可以脱身了吗？你那袋中的饭干，不是很好的食粮吗？”妙善大师此心一动，便立刻将自己身上的黄布袋解开，抓了一大把饭干，用力向平地上撒去，乌鸦见了，果然都争着去啄食。她于是掺撒了大半袋饭干在地

，空中已不见一只乌鸦，她这才唤同二人，各各带了行李，三步当两步地一路踉跄下山，也不顾脚下高低，直奔到山麓，果真不见有乌鸦追来，方才安了心缓缓向村落前进，直走到红日西沉，方才达到村舍。

那村中的人，见三众打扮离奇，不象近地之人，男男女女都围上来观看问讯。妙善大师南无着手，向大家说道：“贫尼妙善，是兴林国耶摩山下金光明寺中的住持，只因发愿往朝须弥，与她二人一路行来。不料错走了路程，出了南谷，幸蒙善者指点，才绕道越过神鸦岭，方得到此。如今天色已晚，前面又没村庄，不能再走，还望哪一位施主慈悲，借一席之地容过一宿，讨一盂素斋果腹，别无所求。明朝一早，就得告辞的。”

大家听说是从神鸦岭那一边来，都面面相觑，其中有好事的人问道：“既是从那边来，一路上可曾遇见神鸦？”

妙善大师回说遇见，又将刚才的情形诉说了一遍，众人听了，齐声说道：“奇事，奇事！这三人有何魔力，连神鸦都不去伤她们，遮莫竟是神人吗？”

其中有个村长模样的人向众说道：“尔等且休啰唆，这三个人呢，原不是寻常人物，修行之人，上自三十三天，下至三十六道，无不敬畏，何况神鸦又是通灵的，自然不会去难为她们了。现在既然来到我们村上，前面又是数十里没有人烟的去处，我们就该好好地款待。老汉家中现成有着空房子，就请三位到我那里去歇宿吧。”

妙善大师等三人都合掌称谢，一班村人也都说道：“刘老儿，今番倒叫你当一次上门差了。三位高尼如其明天不上路的话，我们好歹轮流备斋款待，以尽地主之谊。”

说着大家散去，刘老儿便领了三人，一同到他家内，让她们坐下，然后命家人出来相见。他一家的人，的确都是好善向道之人，一见三位高尼，忙着去烧茶送水，准备斋饭，让三众吃了。天色已经不早，便将她们送入一间洁净上房，床褥整齐，十分清爽，妙善大师等就在此中打坐参禅。

次日清晨，刘老儿准备了早斋，请三人吃过，苦苦挽留。妙善大师谢道：“现在因朝山心切，不敢多留，有负老人家的盛意，只请指点前途路径，那就感激不浅了。”

刘老儿情知留她们不得，便道：“从此间一直落北而行，走了三十里，前面有座小小山头，名唤金轮山。你们不必翻山而过，只消迤东而行，抄过山嘴，再投北走十七、八里，就是塞氏堡，可以投宿。但在金轮山左近，却须悄悄地从速过去，不可有所留恋，到得塞氏堡，也就没事。前途路径，可从那边再行探问。”

妙善大师等三人连连称谢，告别登程，出了村予，一直取道向北而行。起初只



见一片漠漠平原，除了黄沙滚滚，白日昏昏之外，旁的一无所见，四边连水草都寻不到。只有她们三个人在沙漠中行走，在幽寂之中，稍稍露着一点生机。她们呢，毕竟定力坚固，全不觉得有艰难畏惧之意，若在常人走到这种人烟水草都没有的地方，谁也不免要心惊胆战呢？

再说三人行了一程，果然远远望见一座山头，斜迤在西北，虽不甚大，倒也林木森然，风景很是壮伟，这分明就是金轮山了。她们在寂寞如死的荒原走动，如今忽见一座生气勃勃的山林，不觉精神为之一振，连脚步也觉轻了不少，鼓勇向山下面来，不多时已到了金轮山麓。

只见那座山岭，虽不高大，却生得怪石嵯峨，奇峰叠嶂；青青的树木，碧碧的小草，中间还夹杂着不知名的野花，好一派宜人的风景。妙善大师看了山景，不觉口中喃喃说道：“善哉，善哉！我等一路行了这许多的路，经过的山岭也不少，何曾见过如此好风景！不料在这广漠之间，却有如此好山，这可见天地造物，出人意外了！”

她对于此间风景，生了爱之一念，于是贪看山色，流连不进。那永莲却从旁催促道：“大师呀，我劝你莫要恁地留恋不舍。刘老儿顷间不是曾经说过，叫我们到得金轮山下，要悄悄地从速过去，话中有因，看来此间定有什么危险之处，我们还是快快过去吧！休再弄出枝节啊”

妙善大师道：“刘老儿不过如此叮嘱，他究竟没有说出什么。我看这座山生得如此可爱，也决不至于藏什么妖魔鬼怪，况且在青天白日，看一会又怕怎的？”

永莲道：“话虽如此说，但到底仔细为妙，贪闲玩毕竟也迟了朝山的路程。况且，我往常听大师讲过，六贼之来，都由自肇。照目下的情形讲来，大师对于此山，已生了爱的意念，留，恋不舍，又动了贪的意念。一念尚不能妄兴，如今兼生二念，如何了得？我们还是走吧！”

妙善大师听了这一番话，也自警悟，收摄心神，连说：“好，好，好！——走，走，走！”

可是待要走时，已经来不及了。正是：

刚在收心处，邪魔已到来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待下回分解。

第十八回金轮山大师被劫塞氏堡同伴求援

话说妙善大师听了永莲一番劝导，即收摄心神，连连说道：“好，好，好！走，走，走！”大家匆匆前行，走不到三十步远近，忽闻一阵勾丹磔格之声，好似蛮人讲话一般，那声音从一座深林内送将出来。三人一听，情知不妙，举眼看时，只见有一队夜叉野鬼从树林中直扑过来。她们不看便也罢了，如今一见了这队夜叉，不由得大家心惊胆战，欲待拔脚奔逃，可又奇怪，两条腿好似生了

根一般，再也休想提得起分毫。

看看那些魔鬼，已是越来越近，永莲在这危机之中，也顾不得什么，一把拖了妙善大师的手，拔步便走，跌跌爬爬，走不多远，妙善大师已栽倒在地。于是就有一个夜叉，直扑到大师跟前，一伸手把她擒了过去。

永莲没法可想，只得舍了大师，一直奔了二、三里路，回头不见有夜叉来迫。方才定了心，放缓脚步，慢慢走去，一路寻思道：“今番可是完了。大师既被夜叉劫去，老奶奶又不知下落，谅来也是难逃灾障！如今只落得我一个人，独行踽踽，如何是好？”

正在没有主张的时候，忽后面有人喊道：“永莲慢行，等我一下啊！”

永莲一听，知是保姆的声音，索性立定了脚，回身看去，果真见保姆一颠一跛地走来。永莲急问道：“老奶奶，你倒脱险来了，大师是怎样了？”

保姆摇头叹息道：“休再提起，那群夜叉自抓得大师之后，一个个都欢呼跳跃，簇拥着她向深林而去，却丢下我，毫不相顾。我又见你逃了，故特赶来和你做一起，且商议个救援的方法。”

永莲道：“那一群夜叉鬼生得多么凶恶，料想大师被他们劫去，决无好相与，我与老奶奶都是手无捉鸡之力的人，又有什么方法可以救得她呢？”

保姆道：“话虽如此说，见死不救，到底失了出家人慈悲之旨。我想前面离塞氏堡不远，不如且到那边，寻找几个善姓，一同商议援救大师的方法。其实这也是无可如何中的办法，聊尽人事罢了。”

二人计议定了，便取道向塞氏堡而来，不在话下。

我写到这里，不免将夜叉之事表明一番，以免读者误会。

你道那群黑鬼，果真是夜叉吗？其实却是山中的特种人类。这一群人尚未开化，他们仍旧过着茹毛饮血的生活：身上也不穿衣服，生着寸把长茸茸的黑毛，脸上的毛虽比较短些，但也足以掩蔽皮肉而有余，只露出咽溜溜的两只眼睛和一张血盆般的大口，远望上去，好生怕人。永莲等不知就里，故一见之下，只当是夜叉野鬼。

这一班未开化的毛人，向与外界隔绝。他们自在山中猎取禽兽来充饥，吃饱了不是四散闲游，就是在林中酣卧，不知什么生产作业，也不到山外来与人相通，但山外的人，如其在山前走过，不声不响，他们在深谷中也不会听得，可以安然来往。若被他们知道时，便要出来和人为难。倘然是远地方人不知厉害，误入了他们的山谷中去，那么你再休想生还，因为他们生性异常残忍，会将捉到的俘虏，演出那生开活剥，开膛破肚等惨剧。故附近的居民，非必要时可以绕道走的，总不肯轻易在金轮山下来往，就是必须由此道来往时，也都凝神静气，悄悄地过去，再也不敢作声惊动他们。

今番妙善大师等必须在此经过，故刘老儿也曾叮嘱过，只是并没有说出原因来。要是早说明了，妙善大师也不至贪看山色，和永莲高谈阔论，惊动这一班毛人，惹出陷身虎口的灾难了。其实这也是她命中的一重魔劫，不能免的啊！

保姆和永莲二人，足不停步，一路往塞氏堡方面过来，足足走了大半个时辰，方才到得堡外。那时堡外正有一班人在那里挑泥担水，收拾堡墙，看见了二人，就知是外路来的，因为这里是向来没有僧尼羽流的，故服饰上一见便知。他们很觉诧异，都停了手小工作，围上来向二人问询。保姆便合十为礼，先将自己来历详细说了一遍，接着便把金轮山下经过，妙善大师被夜叉擒去之事，告诉了众人。

大家一听此语，不觉都伸出舌头来，半晌缩不进去，同声说道：“好险，好险！你二位不知福分有多大，才被你等脱逃到此，要不然此刻连性命都结果了哩！”

众人你一言我一语地嘈杂着，早惊动了堡内一位官人，疑是这班工人有什么事在此争吵，故闲闲地踱将出来，喝道：“大家不在做工，唠嗑些什么？”

工人间言，都说：“孙大官人来了。”就中有一个工头模样的人，走上前去禀了一番，那位孙大官人便和颜悦色地说道：“如此就请二位进堡，到舍下坐地，再作计较。”

原来这位孙大官人，单名一个德字，是这里的堡主，平日乐善好施，远近很有他的名头。现在看见了这两个可怜的尼僧，自不免招呼她们到家款待了。

当下保姆、永莲二人，跟了孙德进堡，一直到他家里，分宾主坐定。永莲心念着妙善大师，便首先开盲道：“大官人啊！我们二人虽然脱险到得此间，只是还有同伴的妙善大师，如今却陷身在夜叉队中，不知如何受苦。总要求大官人大发慈悲，想个方法出来，搭救于她，这场功德比了修桥补路，还要大呢！”

孙德闻言，连连摇着头，一面将山中所遇的是野人并非夜叉的话，告诉了她们；一面又说道：“这班毛人，与外间隔绝，彼此言语不通，又没情理可讲，山谷中就是他们的世界，谁敢去撩拨他们？又有何方法，可以救得你们那位同伴呢？况且这班毛人，生性十分残忍，凡误走入山的人，总被他们生吞活剥，决无生还之望。就是端的有了相救的方法，此刻却也嫌迟了，更何况无法可施呢？我看朝山的话，只好你们二位自去，那位被陷的师父，是没有希望的了！就是二位前往，前途的危险也正多着，却须一路仔细哩！”

保姆和永莲一听如此说法，不由得心上如刀钻剑刺一般，两股热泪，扑簌簌直滚下来。永莲呜咽着说道：“大师啊！你一向心志专一，声不能悦你的耳，嗅不能乱你的鼻，味不能扰你的口，色不能恋你的目，一切富贵荣辱不能动你的意。修到如此田地，今番不合贪看山色，招出这一场灾祸，弄到功亏一篑，叫人

怎不可惜？”

保姆接口道：“永莲啊，你且休一味地埋怨她。她现在虽陷于险境，生死存亡究竟还不曾有个实在的消息。那我们对于她的希望，还不会完全断绝。她毕竟是个志心修行的人，佛祖岂有不加保佑之理？佛法无边，或者竟能化险为夷，也未可知。我们虽没有救她的方法，但是三众出来朝山，终不成就此抛撇下她，我们却另行前去之理？就是果真她已不幸被毛人所害，我们就不该独生，死也死到一起去，才显得我们一德一心啊，”

永莲道：“奶奶说得是，如此我们仍回到金轮山去，入山寻访大师的踪迹，就被毛人生吞活剥了，也只算前生的孽障：那么，此地非久恋之乡，我们走吧！”于是二人起立，合十向孙德告辞。孙德却起立拦阻道：“陷了一个，再凭空送上两个，此事断断乎使不得！”

两下正在争持，喜信却自天外飞来了。正是：

忧疑刚聚结，喜信忽飞来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待下回分解。

第十九回草履几双黑人争去圣尼一位白象驮来

话说保姆、永莲二人，起身向孙德告辞，要入金轮山去寻访大师。孙德急忙拦阻道：“慢来，慢来！陷了一个，再送去两个，天下哪有如此的情理？况且那位被陷的师父，我等实在限于实力，无法可以救得，故只好付之天命；如今二位既到舍下，还想送入虎回去，在下如其坐视，岂非见死不救吗？这不义的名声，在下却担当不了。今天无论如何，也不放二位去的。”

永莲道：“这是我们自己情愿，与大官人何干？况且我等三人同去，如今失去一个不能同生死，这岂不是一个更大的不义吗？还望大官人莫加阻挡，成全了我等的志愿，虽死也是感德的！”

当下，一面定要走，一面定是不放走，两下争持，不得解决。正在难分难解之际，忽有一个打杂模样的人急急忙忙奔入院来，口中喊道：“大官人，堡外又有一个尼僧，骑着白象远远而来。大家疑心就是那位失陷在金乾山的师父，故特来报知。”

永莲插嘴道：“不对，不对，我们的妙善大师是徒步而行的，却没有坐骑，定是另一位师父。”

孙德含笑道：“凡事眼见为真，此刻背地悬猜，如何算得？既然那边有人来，我们不妨一向出堡去看看，验个是非。就算来者不是你们的大师，既属尼僧，也当有同门之谊，大可见见啊！”二人很以为然，便一同出了孙家，直到堡外，举眼向金轮山那条路上望去，只见二里外，果然一只白象迎面缓缓走来，象背之上，端坐着一位尼僧。此时距离虽远，在陌生人固然看不出面目，但在保姆和



永莲目光中看去，却是清清楚楚，那端坐在象背上的，不是妙善大师还是谁呢？这一来把二人乐得什么似的，尤其是永莲，更手舞足蹈，牵着保姆的衣袖说道：“老奶奶，你瞧，那象背上驮的，不是我们的大师吗？她不但没有遭殃，连带得到一只坐骑，这才是因祸得福呢！往后去有了代步，路上要顺利得多哩！”

孙德和众人听了此话，也都啧啧称奇！永莲两只脚哪里还忍耐得住？连窜带跑地迎上前去。不多片刻，妙善大师已到得堡前下了象背，与大家合十为礼。孙德便让她们一行互众进堡，可煞作怪，那只白象也跟着同走，好象养熟的一般。众人直到孙德家中，重新叙礼坐定，孙德道：“恭贺大师得庆生还！这座金轮山，向为毛人盘据，凡误入其中的人，从来没有生还的。今天大师算来还是第一人哩！毕竟佛法无边，才会有此灵感，敢请大师将脱险的情形说来与我等知道，也好为世俗劝导，宣扬佛法！”

妙善大师谢了招待的盛意，然后将被擒入山以及脱险情形，详详细细说将出来，听得大家忽惊忽喜！

你道妙善大师如何能够这般安安稳稳地出来呢？原来，她在遇见毛人的时候，那衣帽包囊正轮着她挑在肩头，她因为这里边都是随身应用的物件，不肯轻易放弃，故那班毛人将她扛头拽脚，擒捉入山，她仍是两手抓定，竟将其带了进去。

毛人将她拖到一个所在，只见一个极大的山洞，洞前有一片广场，广场的四周都是从莽深林，望上去黑越越的，异常可怕。毛人就将她放在广场的中间，席地而坐。他们口中各发出嘘嘘之声，不多片刻，就有许多同样的毛人应声而至，男男女女不下二百来人。男女的分别，只在装饰的铜环上，男子穿着鼻子，女子穿着耳朵。大家除一片兽皮遮蔽着下体外，其余完全赤裸着，就是两只脚，在乱石上走也不穿鞋袜。

许多毛人将妙善大师团团围住，由那为首擒捉的人，向众咿咿呀呀地说了半晌，好似自夸胜利似的。大家听了他的话，都欢呼跳跃，捉对儿跳起舞来，表示他们的快乐。看他们越跳越起劲，足足跳了一个时辰，方才觉得疲倦，打圈儿围坐着休息。他们千百道可怖的眼光都集中到妙善大师身上。妙善大师自知今天身入虎穴龙潭，绝少生机，她拚了一死，倒也不觉得惧怕，只是凝神一志地坐着，看他们使出什么手段来对付自己。

当下见许多毛人都咿咿呀呀谈论，象商议处置办法似的。

不多一会，就中有一个毛人，忽然看见了妙善大师足上所穿的麻草鞋，一面指给众人瞧着，一面又不知说些什么。妙善大师会意，便将草鞋解下，那毛人便上前劈手夺去，拿在手中看了又看。隔了一会，又蹲下身去，拿来穿在脚上，扣紧之后站起来，试行几步，觉得适意，便翘起拇指在众人面前赞扬几句。

其余的毛人，各各欣羨，都托开了手向妙善大师讨取。

大师一想，他们倒喜欢此物，好得我现成带着百来双在此，拿来送给他们，博得欢心，或许可以不加杀害，那时就可乘机脱身了。

打定主意，便将藏草鞋的那一个包裹打开，露出一双双崭新的麻草鞋来。许多毛人一见之下，欢呼了一声，一拥上前，七手八脚地一阵乱抢。

这一来可不好了，本来百把双麻草鞋就不够二百多毛人的支配，何况在乱抢之下，一人抢到两双的也有，一人抢到一双的也有，一人抢到一只的也有，可是一只也没抢到的，却居多数。在抢到的，固然没有问题；那一班没有抢到的，如何气愤得过？在妒羨交并之下，就起了争夺。草鞋是微小之物，怎禁得毛人大力地抢夺？你一扯，我一扯，纷纷毁坏，于是便激怒了对方，撇了草鞋，扭着就打，秩序也紊乱了。

他们拚死地对打，早不把妙善大师放在心上。可是那位妙善大师见毛人专心厮打，不注意自己，暗想：“机会来了，此时不走，更待何时？”也顾不得赤着双趂，站起来一闪身便向丛莽之中奔去。幸而没人看见，她一口气奔了一里多路，两脚被荆棘所伤，血流如注，疼得难熬，大有行走不得之势，却又不知何处是出山之路，心中好生着急。

正在彷徨歧路，进退维谷之际，只见前边有一头白象缓缓而来。妙善大师暗暗说声：“罢，今番可真休矣！刚脱了毛人之厄，却又逢到白象之灾，还想留得性命吗？”

她正急得走投无路，那白象却已到跟前，撩着鼻子，扇着耳朵，用头在她身上摩着，很是亲善，却并没有伤害之意，妙善大师见了如此情形，方才放了心，暗想：“这白象遮莫是佛祖特派来救我的？”于是便用手去摸着白象的头额道：“白象啊，你可是前来救我出险的吗？如其是的，请你把鼻子撩三撩；要不然，我这身体与其被夜叉果腹，倒不如让你吃食，就请动嘴。”

说起象这件东西，在野兽中，心地的好算得慈善，而且通得灵心。往往有小孩子等被别的野兽所窘，它要是看见了，总肯冒死去救，从来不作兴看冷眼的，这也是它生就的天性。

当下那头白象，听了妙善大师一番说话之后，好似理会得她的意思，果真将一条长鼻子高高地撩了三撩，大耳朵“啪啪”

地扇了两扇，俯首来就妙善大师。

这一来把个妙善大师喜得如获至宝，连称：“善哉，善哉！你如救得我出险，将来朝了须弥山，得成正果，定当度你入佛门，超脱畜牲孽道哩！”

她正如此说，不料有几个毛人，已跟踪寻来了。正是：

生机刚获得，魔鬼又重来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待下回分解。

## 第二十回妙善师赤足赶行程加拉族游牧居沙漠

话说妙善大师正和那白象说话，不料那时毛人已发现她脱逃了，跟踪寻来，后面喧声大作：妙善大师听得，道声：“不好！白象呀，那边夜叉又追来了，如何是好？你端的有心相救时，便请早些领我出险。”

那白象闻言，便略不迟疑地伸过三尺来长的大鼻，“嗖”地就是一卷，把妙善大师拦腰卷住，轻轻一提，提在乎空，发开四足，一直向前途飞跑而去，其速无比，真如腾云驾雾一般，不消片刻已出了金轮山口。又走了三、五里，不见毛人追来，方才停下步子，轻轻地将妙善大师放下。

大师微微地喘过一口气，弹了弹衣上尘沙，抚摩着象额道：“白象呀，今番多亏了你，才救得贫尼一命，如今贫尼可以自投塞氏堡，访问失散的两个同伴了。你可回山好好休养，多积几柱功德，待我朝山证果之后，定来度你，决不食言就是了。”

不料那白象闻言，非但不走，索性伏在地上，动也不动。妙善暗想，这象儿不肯回山，难道想跟我朝须弥山去吗？便又问道：“白象呀，你既不愿回转金轮山，想是要随我往朝须弥，你如有此意思的话，就把头点三点。”

果然那白象将头点了三点，接着把鼻子向自己背上指点着，好似叫大师乘坐的一般：妙善大师十分喜悦道：“善哉，善哉！看不出你倒是与佛法有缘的，但是傲我坐骑，得累你负重跋涉千里了！”

说罢便爬上象背，跌坐其上，白象就站起身来，缓缓地向塞氏堡而去。

大师正想到了那边，再访问保姆和永莲的踪迹。她对于两个同伴，虽然散失，可是并不疑心她们被毛人所害。因为她想二人如其也被毛人擒去，在山中时一定会得看见，如今山中既没有看见，一定逃往塞氏堡。故她打定主意到堡中去探访，不料到得将近，永莲已迎将上来了。

当下孙德等闻了妙善大师一番说话，齐声说道：“这是佛法无边，才有如此巧事，那白象一定是佛祖差遣的，自属无疑。

只不知大师又何来那许多麻草鞋？”

永莲接口道：“若要问起这麻草鞋的来历，哼，苦哩，苦哩！”于是又将往日宫中之事，仔细诉说了一番。

孙德肃然起敬道：“不料这位大师，乃是兴林国的公主，生在帝王之家，却不被荣华富贵萦了心，一念诚心地修行，吃尽痛苦，不稍变志，这真是古今难得，后日证果佛门，是一定无疑的了！可是那些麻草鞋既然被毛人夺去，此往须弥山又有千里之遥，一路上没得穿换，那是不行的。三位倒不如在此小住两日，待我命人多做几双僧鞋相送，免得赤足而行。”

妙善大师合掌为礼道：“多谢大官人盛意，小尼只是心领，不敢拜赐，大官人不必多劳。”

孙德道：“这却奇了，出家人本来受十方供养的，几双僧鞋算得什么？却如何不肯受领？”

妙善大师答道：“大官人但知其一，不知其二。出家人受十方供养是不错的，但一饮一啄，莫非前定，佛法有因缘，不敢过求。前次在宫中罚织草鞋，是种的因，今番因草鞋得以脱身，逃出虎穴龙潭，就是收的果。因果相抵，草鞋对于小尼的缘法，已经尽了，切不可再在此时另行种因的了。况且草鞋对于小尼有救命之功，也万无再穿之理。譬如一位救命恩人，我们就该感激敬重，视他如父母神佛一般，那才是个正理；若是不感激敬重有恩之人，反去糟蹋凌辱他，天下有此等的道理吗？草鞋虽比不得人，但其理则一。故小尼自此以后，宁愿赤足行程，决不再穿鞋子。况且有这驯顺的白象路上代步，就是赤足，也不至于有什么痛苦，所以请大官人不必劳心。”

孙德听了此话，更是敬服，也不相强，当下便命开设斋饭与三众果腹，制鞋之事也就搁过不提。三众就在孙德家中，歇宿一宵，次日用过早斋，问明前路，道谢作别。

孙德领了一班善姓，相送出堡。妙善大师合十告辞，上了象背，保姆、永莲分侍左右，别了众善姓，一路向北而来。自晨至午，走了三十多里，一片黄沙漫漫的沙漠，非但不见人烟，连水草也无处可见，远远望去，茫无涯涣。

永莲道：“前路茫茫，望去何止百里，只不见有什么可以栖身之处。我们从此刻起，走到日暮，至多不过再走五十里路，今夜如何歇宿呢？”

妙善大师道：“你且不必预作忧虑，有了前程自顾走，走得一步是一步，就算到日暮时再没个栖身之处，即在此沙漠中权歇一宿，也无不可。此刻纵然预先忧虑，也是没用，总不见得因了我们的忧虑，前途会幻化出栖身之所来的。”

永莲听了，不便再说什么，三个人一头象，寂静无声地向前走。

一路无话，直到日落西山时分，还没有山林村落。妙善大师坐在象背上，运用慧眼向前看去，只见数里之外，似有人畜往来，明知是一班游牧之民，便道：“好了，好了！你等且看，前边不是有一队游牧吗？我等脚下加紧一点，赶到那边就可以托庇了。”

保姆、永莲二人起初因距离得太远，看不出什么。又走了一程，才有些隐约，后来越走越近，那边人畜篷帐，才历历在目。三人很是喜悦！待到得切近，天色已昏昏入暮了。

妙善大师跳下象背，抢上几步，向一个酋长模样的人合十为礼，说明来意。可巧那班人却是兴林国所属东境部落的加拉族，他们向来居无定所，以游牧为主



，听了妙善大师的话，知是上国修行之人，自是肃然起敬，将三人邀入帐中，席地而坐，那头白象就伏在帐外守护。

那班加拉族人对于三众，倒是十分恭敬，略事寒暄之后，就有人献一瓶清水，一大盘牛肉来给三人充饥。在他们是一片好意，无奈三众连小荤腥都不吃，何况这牛羊大荤呢？

妙善大师看见了，连称“罪过”，向那人谢道：“贫尼自有生以来，即不吃荤腥，持了长斋。就是她们二人，自从皈依佛祖之后，也不吃荤，这些肉类，快请收过，留着自用，贫尼只叨扰一杯清水就够了！”

那酋长道：“你们赶一天的路，想必是饿了，此间除了肉类之外又没有别的东西可充饥，那便如何是好？”

永莲道：“倒无妨，今天我们在塞氏堡启行的时候，承孙大官人施给一袋馍馍，大可供几顿果腹哩！”

妙善大师道：“是几时给你的？怎么我却没有知道？”

永莲道：“在出堡以前，我恐怕大师知道了，又要推却不受，故悄悄地收了，以备不时之需。不料今天就用着它了。”

妙善大师道：“你怎不早说？使我也好向孙大官人致谢。”

永莲道：“我已替大师重言申谢过了。”一边说，一边从袋中取出几个馍馍来，大家分吃，又喝了些水润喉。其时帐中昏黑，又没有灯火，只有那蒙着沙的沉沉月色，从罅隙中透入，有些微的光明。三众坐禅入定，游牧的一班人也横七竖八地沉沉睡去，不在话下。

直到来朝，大家分道扬镳，各奔前程。那加拉人的行踪，我且不去管，这边妙善大师等三众，一路往北而来，晓行夜宿，一连数日，倒也平安无事。

那一天走到一个所在，只见一座高山阻路，离山数里之处，有座村落，也有百十来家住户。其时天色已经薄暮，三众便投村落而来，不料中间却又发生了阻力。正是：

此去须弥路，风波尚未完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待下回分解。第二十一回

卢庄求宿又遇因缘 糯米相贻治愈痼疾

话说妙善大师等三众，见天色已经不早，前边又有高山阻路，其势来不及越过此山，幸离山数里处有个村庄，三众不免径投村中来借宿，顺便化些斋饭来充饥。

到了村中，见有一个高门大户的人家，一望而知是村中的首富。常言道：“出门要看天时，化缘须看场面。”她们三人自然往这家门首而来。走到门前，只见门口坐着一位老者，年纪约有六、七十岁，面上却现出忧虑之色，两眼直视

地上，眼珠不稍转动，正在那里思量什么。三人走到他近边，他兀自不曾看见。

永莲性急，抢上一步，合十向老者道：“老人家沉思些什么？贫尼这厢有礼了。”

老者出于不意，听见有人说话，不觉吓得一跳，抬眼看着三人道：“何方毗尼，到此何干？陌猝间倒把老汉一吓。”

妙善大师合十谢罪道：“多有惊扰，还望恕罪。贫尼等乃是兴林国人氏，因立志往朝须弥，路经宝庄，因天色已晚，特造尊府，请求借宿一宵，明日清晨就动身，决不多扰，还望老人家行个方便。”

老者摇头道：“你等来得不巧，若在往日，莫说留一宿，就是多留几宿也无妨。可是现在却不行了，你等还是往别家去嘴巴！”

妙善大师道：“这又奇了，究竟什么缘故，敢请告之。”

老者叹了一口气道：“说起我家主卢员外呢，端的是个行善之人。往日里最爱救困济贫，斋僧念佛，数十年来未曾改变，只是一向没有一男半女。在前年春间，才生了一位小官儿，合家庆幸，村中人都都说是行善之报。不料在本月初旬，这小官儿忽然起了腹泻之症，当时就请了大夫诊治，都说是脾虚之症，不易治愈。故难定方，服药也是无效，在药力到的时候，稍为好些，药性一过，便依然如旧。据一位老医说：‘如要治愈此症，须得三合糯米，煎汁服下，使中土得到生机，然后才可用药医治。’只可恨我们这里是不产稻谷的，要求此物，须要越过这座天马峰，渡过碧鸡河，到那琉璃城，方可求得。本来相距百余里，前往求取也非难事。奇不奇，巧不巧？这天马峰中，本是平坦之路，向来连豺狼都没有的；在半年之前，忽来了四只斑斓猛虎，据住山头，出攫人畜，闹得山中不得安宁，大家不敢由此来往，与琉璃城的来往，也因此隔绝。故明知那边有糯米，却无人敢于冒死去求取啊！只眼见那小官儿的病，一天沉重一天，据那位老医说，性命只在此一两天之内。现在我家员外，正急得死去活来，滴水不入，已有三、四天了。情形如此，哪里还有闲心性招待你等呢？故请你们往别家投宿去吧！”

妙善大师口称：“善哉，善哉！老人家呀，你说不巧，我却来得正巧，这也是注定的缘法。你去告诉员外，叫他不要着急。

若要别物，出家人却没有；三合糯米，囊中却有，如能救得小官儿性命，出家人决不吝惜！”

老者听了，待信不信地说道：“真的吗？出家人说话须要当真，不可打谎！莫要骗过了一宿就走路！”

妙善大师道：“哪有这等道理？你看我那两个同伴黄布袋中藏的，不是米谷是

什么？你只快去告知员外就是了。”

老者道：‘既如此，三位且在此小坐，待老汉去通报。’

说着便兴冲冲地向内奔去，口中连呼：“员外，员外！好了，好了！小官人有了命了！有人送糯米来了！”

那时卢员外正坐在厅上发闷，见他如此神情，便喝道：‘卢二，你可是发了疯吗？叽哩咕侬的，在那里说些什么来？’

老者连道：“不疯，不疯！果真有人送糯米来了。”于是便站住了脚，定了一定神，方将妙善大师的话，从头至尾学说了一遍。

员外听了，不觉一跃而起，连说：“卢二！快去开了正门，说我出迎三位活佛。”

卢二哪敢怠慢？一路踉踉跄跄地奔出来，开了正门，向三众说道：“我家员外出迎三位活佛！”

妙善大师连称不敢，那卢员外果真走出正门，向三众一躬到地，口称：“下士卢芸，不知三位法驾光临，有失远迎，万望恕罪！现在请三位大厅用茶用斋。”

妙善大师等合十还礼道：“贫尼何德，何能，敢劳员外出接？只因朝山远来，欲打扰宝庄一宿，就惊动了员外，真是十分罪过！”

当下卢芸便让三人进了大门，直到厅堂，重新叙礼，分宾主坐定，略略寒暄了几句。

妙善大师就开言道：“闻得小官儿病重，须得糯米浆吃才可保无虞。可巧贫尼袋中粳糯米谷都有，只消拿来拣择一下，莫说三合，就是三升也有。”

卢芸闻说真是喜出望外，千恩万谢。妙善大师自己随身带的一袋饭干，已在神鸦岭时散给乌鸦吃了；现在永莲身旁一袋米，保姆身旁一袋谷，却依然存在。

她当下便向卢芸讨了一只盘来，命永莲将米倾入，仔细拣择糯米。不消片刻，已拣了一升光景，卢芸连称：“够了，够了！其余的请活佛收了吧！”

永莲仍收米入袋。妙善大师又嘱咐卢芸道：“此米煮时不用淘擦，以免伤了元气，减少效力，且须用文火，不可使它沸溢。若是沸溢了，脂膏尽失，更不生效。”

卢芸一一答应，请三位宽坐，自己亲手将盘中糯米捧到里边，交给老奶奶，说明煮法，叫她去煮。一面命安排素筵，款待三众，准备洁净房头，让她们安置，一面又吩咐家人去请那老医到来，商议方药，我且不表。

再说老奶奶当下撮了三合光景米，放入瓦罐之中，配好了水，放在炭炉上煨，自己坐在旁边看定，以防沸溢。约有牛个时辰，已经成为粥糜，香气扑鼻。于是便在面上稀稀地盛了一盏，去给小官儿吃。

那时小官儿已神气涣散，不进饮食，已有多天，此时只好一汤匙一汤匙慢慢地灌了下去。灌完了一盏，看他好似沉睡的一般，老奶奶倒很喜悦！便去收拾过了瓦罐，熄了炉火，再回到房中，伸手去摸小官儿的，四肢，不觉大吃一惊。原来，那小官儿的手脚，先前虽不似常人的温暖，却还有一点儿热气。现在吃了一盏粥糜下去，却反变得冷入寒冰，一点儿热气也没有，连头上也是如此，那光景已是回去的了。

老奶奶急得忙了手脚，一口气奔到厅上，告之卢芸。卢芸与妙善大师等正在用斋，一听此话，都惊得呆了。老奶奶只当那糯米中有什么花样，定要和妙善大师拚命。卢芸好容易劝住了。正在纷扰，恰好老医到来，问明原由，便道：“你等且休纷扰，我进去诊了一诊，好歹自见分晓。”

于是与卢芸和老奶奶一同入内，诊了小官儿的脉，便向卢芸道：“恭喜员外，小官儿有了生机了！”

卢芸闻言虽然欢喜，但不知为何反现如此情状，便向老医问道：“大夫呀，这孩子如此手足冰冷，气如游丝，分明是个死兆，如何反说是生机呢？”

老医答道：“员外有所不知，这就叫做神气内聚。小官儿病了这许多日子，神气已两不相属，幸得米汁助了元气，故内部聚敛起来，外面却反有此现象。你且待他这一觉醒来，包管大有起色。”

大家听了此话，方才定了心，老医又定了方药，才告别而占。

妙善大师得知如此情形，心中也十分喜悦！卢芸合家都出来拜谢请罪。妙善大师道：“你等这么一块好地方，却想不到不产米谷，真是个缺憾。现贫尼尚有数升谷在囊中，倒不如送你们做了种子吧！”正是：

此日留佳种，他年万顷禾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待下回分解。

## 第二十二回

天马峰歼除虎患 琉璃城路得光明

话说妙善大师见这里好好一个地方，却是不产米谷，就动了慈悲之心，便向卢芸说道：“员外呀，你们这里，很好一个地方，却不料不生米谷只有麦菽，真是一件大大的缺憾！现在贫尼囊中，还有几升谷，里边粳糯都有，倒不如送给你们做了种子，弥了这缺憾吧！”

卢芸等一班人听了此话，都乐得手舞足蹈，谢天谢地。当下妙善大师便叫保姆将贮谷的布袋解下，交给卢芸，又将粳糯谷的分当和蒔种灌溉的方法，一起详细详细地告诉了他们。卢芸拜谢受领了，真是感激不尽，夜深时便各去安息不提。

次日清晨，洗盥过后，大家在厅上相见，大师问起小官儿的病情，果真如那老



医所说，已经神志清楚，泻泄停止了，三众也兀自替他家欢喜。用过早斋，妙善大师便向卢芸告辞，卢芸哪里肯放？并且说道：“三位此去须弥，一定要从天马峰经过。”

不料半年前来了四头猛虎，专门伤食人畜，因此这条路就无人敢走。三位又是孱弱之人，如何去得？倒不如权且在敝庄小住，待卢芸悬赏征求猎户，入山除了猛虎，那时再送三位过山。一则除了虎患，二米也略报三位的大德，此时却万万不可前往！”

妙善大师笑道：“不妨，不妨。猛虎是佛家的巡山夜叉，我们既皈依佛祖，它决不至于伤害我等，请员外只管放心。我等往朝须弥要紧，不敢在此多留。员外的盛意，我等心领了。”

卢芸还是不敢放行，两下争持了好一会，卢芸说道：“既然三位一定要走的话，那么卑人挑选一队精壮庄丁，各带武器护送三位过此天马峰，以免意外。”妙善大师推辞不得，只索由他去挑选。片刻之间，已挑选得三十二位精壮力健之人，各各执着刀矛叉棍，齐集庄外。至此，妙善大师方才告别了卢芸，同着保姆等二人，出了庄门，坐上白象，一直向天马峰大路而行。卢芸与合庄老少又送了一程，才止了步，望着三众由一队壮丁护送而去。

由此上天马峰，本来有东西两条路径，西路比较险峻，林木也多，野兽容易匿迹；东路比较平坦，树林也少，似平安一点。故当下一班壮丁，因欲避免与猛虎相遇，直趋东谷而来。

不料天下的事情，自有出人意外的，你要避时，却撞个正着。此时若走西谷，倒是平安无事；如今走入东谷，却免不了一场虚惊！

众人入谷，一路迤迤而上，走到半山腰里，却是一道石梁，四周乱石纵横，林莽丛杂。有一个老于走山路的人，关照大家道：“留心着啊！生怕那家伙藏匿在乱草之中，兄弟们！手中的兵器预备着啊！”

大家哄然地答应了一声。

不料只这一声答应，就惊动了那山中的猛虎，原来，有两只猛虎夜间由西山出洞觅食，直抄到东山，一点东西也没有寻着。天色已经大明，它们也疲倦了，就在丛莽之中伏着打盹。

忽然听得人声，正是饥刁；择食，狂啸一亩，分左右直窜出来，扑向人丛里去。

妙善大师吃惊非个，口中只得叫一声苦也，已翻身跌下象背，永莲等二人也都跌倒在地，休想爬得起身，那些壮丁，各执家伙，向四下里散开，围攻猛虎。那猛虎煞也乖觉，见有人跌在地上，便舍了壮丁，争着去扑三众。壮丁抵死救护，只挡住了一只，另一只已扑到妙善大师相近，说时迟，彼时快，看看已不

及相救。

忽见那头白象，将身一横，障住三众，待虎切近时，它猛地用鼻子将虎腰卷住，狠命地就是一摔，将那只猛虎摔到数丈之外，掣在巨石之上，跌断脊梁，再也蹲不起来。那班壮丁见白象杀了一虎，顿时胆壮，叉矛齐举，把另一只猛虎也结果了。

在两下争持的时候，闹出一片狂嘶乱喊之声，在山中更觉宏大，山鸣谷应，把睡在西峰洞里的两头猛虎也惊醒了。它们一听人声鼎沸，又不见了两个同伴，情知在那里争斗，便一同出洞，听了听声音的方向，各腾起虎跳，一阵风卷去，飞沙走石，一对大虫便翻山越岭，直奔喧闹之处而来。

这边一班壮丁，见扑杀了两头猛虎，正想扶持三众前行，不料狂风过处，腥气触鼻，齐声说：“不好！又有大由来了！”

于是各操兵刃预备迎敌。那头白象也迎风冲上前去，待得猛虎来到切近，它又是把鼻子一卷一摔，早将一头猛虎掣在尘埃，众壮丁一拥上前，刀棍齐下，又刺死了一只。

余下的一只，见三个同伴被杀，不觉大怒，磨牙奋爪来斗白象。白象毕竟只有一个鼻子作用，其势有些难敌，幸得它皮粗肉厚，虽被抓伤咬伤，它却满不在乎，依旧擦着大鼻子苦斗。

那一班壮丁见四头猛虎，已杀了三头，明知这一头尽是凶猛，也不济事，于是便助着白象环攻。那头猛虎直斗到筋疲力尽，方扑倒在地，被众所杀，却还被它抓伤了好几个人。

天马峰的虎患，总算由此除去。那四头死虎，回头自有壮丁抬回卢家庄上，我算一言表过。

再说妙善大师算等受了一场虚惊，如今见已没事，便定了心从地上起，重新上了象背，向前进发。壮丁直送她们过了天马峰的北麓，方才告辞回去。

妙善大师等三人谢过壮丁，一路向琉璃城大路而来。一过了这座山头，景象就大不相同，一路上村镇市集，到处都有，不似那边的荒凉寂寞。三众行了两日，才到城中，一样的没有官府，驿馆宾舍。妙善大师当时便取出路引，亲到府中呈验，加盖了印鉴，就有人引她们到驿馆中安歇，供应了斋饭，次日便离了琉璃城，向东取路往须弥山进发。

这才是上须弥山的正路。她们三人只因当时一个错误，出了南谷，多走了三百来里路还不算，路上又着实多受许多魔难与虚惊，好容易才得此一条光明之路。

她三人自此一路上晓行夜宿，非止一日，远远已望见了须弥山顶。大家的希望

，渐渐地接近了，勇气也越发增加，行程也越发迅速。平常每日走五十里的，现在竟能走到七十里还不觉疲倦。

行行重行行，已到得须弥山下。可是这座须弥山，非但高峻接天，并且又十分广袤，大小山峰共有七十二座，峰峰连接，起伏不断，宛如游龙一般。妙善大师一行三众，虽然到了山下，却不知哪一座是雪莲峰。若要遍朝列峰，未免太无意识，一旦不遇雪莲时，仍旧不会知道此峰的着落，徒然多此一行。那山峰左近数十里之间，又没有村落居民可以探问。这一来可把她难住，踌躇委决示下。

商量了一下，永莲忽发奇想地说道，“这座雪莲峰，既然是须弥山的著名主峰，一定是又高又大，与众不同。我们且不必管它是否，只拣高大的山峰往朝。就算走错了，万一精诚所至，那雪莲受了感应，也自会出现引导我们的。”大家在没有办法之中，也只得依她的主意。于是，把群峰的高低大小，逐一比并，只有居中偏左的第三峰最为高大，就认做目标，一同向那座山峰前行。到得山麓，又好不容易寻觅了一条上山的小径，永莲便驱着白象，想径从此上去。不料，那一向驯善的白象，今天却发起性来，犟住了一定不肯走。正是：莲峰究何处，白象暗中知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待下回分解。

## 第二十三回

上高峰巴蛇吞象 入幻境神将击人

话说妙善大师等一行三众，走到那座最高峰的山脚下，只当它是雪莲峰，找到了一条路径，驱动白象要往山上走时，不料那头白象，在一路上过来，都是驯顺异常的，今天却不知为了何故，却自犟住了，一步也不肯走。

永莲见驱赶不动，便道：“这倒奇了，白象难道今天没有吃饱，故不肯向前？”

于是就在布袋中掏出一个化来的馍馍，去喂给它吃。白象却又不要吃，依旧站着，一动也不动。把个永莲恨得牙痒痒的，骂道：“孽畜，如此怪张怪致的，敢是讨打？再不走时，赏你一顿精拳头受用。”

那白象一听了此话，便侧转头向她望了一望：，呼呼地透过一口长气，好象在那里对永莲说：“那里边气味不对，一定有怪物藏着，危险得很，进去不得！”

永莲虽然号称聪明，但终究猜不透象的意思，只管顿足怒骂。妙善大师见了如此情形，便下象背，抚着象鼻道：“白象呀，你是通灵的了。你自从金轮山中救了我的性命，随我朝山，一路上也吃了不少辛苦，到此为山九仞之时，难道却发起野性来吗？”

那白象闻说，连连把头摇了几下，表示不对。

妙善大师又道：“既然如此，那么你不肯前行之故，大约因为这座山不是雪莲峰吧？”

白象又摇摇头，可怜它喉间生着三寸横骨，不能将不肯走的原因，明白告诉出来，只是摇头，把个妙善大师弄得莫名其妙。

做书的在这里，倒不能不替它表明一下。这座山峰到底是不是雪莲峰？那白象到底是个畜牲，叫它怎生会知道？它所以不肯入山的缘故，只因闻得一股腥羶之气，异常触鼻，知道这山中一定有怪异的东西，而且那东西又是它生平最怕的长蛇。因为是对头，它的辨别格外真切。

论象这件东西在野兽中，性情虽极驯良，但生得皮粗肉厚，力大无穷，自卫的能力极为充足，就是虎豹它也不怕。所怕的只有两样东西：一样是老鼠，会从它鼻孔中钻进去吃它脑子；一样就是长蛇，会缠绕它不得脱身，到死方休。故象对这两件东西的气味，有特别的感觉，一闻便知。

那么，这种腥羶之气，白象已经闻得，妙善大师等三众却又如何一点都没有闻到呢？这因为兽类的嗅觉，比了人来得灵敏，故三人还没有得知。

当下妙善大师又谆谆地向白象劝告，叫它不要有始无终，功亏一篑是十分可惜的事，得成正果与否，也只在此一念。

白象似乎领会她的意思，才点了点头，好似在那里说，“我不走并不是偷懒，只为前途危险，生怕于你不利。既然主人一定要去，我也顾不得许多了。”妙善大师看见它点头肯走，甚是喜悦，重又上了象背，白象果然缓缓地依山径而行。

走了五、七里，清风过处，三众也闻得风中夹杂一股腥秽之气，十分刺鼻，闻了令人作恶。

永莲道：“咦，这是什么气味，怎地难闻？”

妙善大师道：“山林阴森，经过了日光蒸晒，潮湿之气上腾，故有这般气味。至于难闻好闻的话，永莲啊，你可又说错了啊！你岂不闻，出家之人要六根净灭。何谓六根？你且讲来。”

永莲道：“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，就叫做六根。眼为视根，耳为听根，鼻为嗅根，舌为味根，身为触根，意为念虑之根。这些是常常听得大师讲的，如何会忘怀呢？”

妙善大师道：“你既知道六根，却又说难闻的话，六根岂不是还没有断绝吗？”

永莲连连称是，收摄心意，跟着又走了一程，那腥秽一发令人受不了。那头白象，好似中了毒一般，步子渐渐地迟缓下去，十分勉强。



妙善大师觉得奇怪，便招呼永莲等停了步，自己跳下象背，来看白象时，忽然乎空“呼呼”地起了一阵怪风，刮得林木震撼，沙石齐飞，连眼也睁不开来。风过之处，腥秽难当。

妙善大师迎风看去，只见前边树林里游出一条大蟒蛇来。

一个头，不说鬼话有栲栳大小，两只眼睛，如同一对小灯笼，一张嘴，宛如小小一个月洞门，一条两歧的舌头，好象出鞘的一对双股宝剑。在林外已有二、三丈长，还不知尾巴在哪里，身长多少，实在无从推测。

妙善大师叫声：“不好！大蛇来了。我们快些避让！”

那时保姆和永莲也都看见了，三人口中乱叫，一同飞步向斜刺里小路上逃去。那头白象一见了蟒蛇出来，也不住地急叫，四蹄却是不能举步。那蟒蛇游到白象相近，便张开了血盆般的大口，对着白象“呼呼”地嘘气。那象一受了蛇气，便自筋酸骨软，不消片刻，再也休想支持得住，“扑通”一声跌倒在地。蟒蛇游过来一阵乱咬，把那白象顿时咬死，一口噙住，连拖带曳地游向对面一个山峰上去。

妙善大师等三人逃了一程，不见动静，回身看时，却远远望见那条蟒蛇将白象拖去了，都说：“可怜，可怜！此象护送我们到此，不料却伤在那孽障手里，真是可惜！”

永莲道：“可怜，可怜！它到底负送我们这么一程，我们如今眼见它被大蛇吃去，却自救它不得。”

保姆道：“如此，我们只索多诵几遍《往生咒》，使它早登极乐，也尽了我们的片诚心。”

妙善大师道声：“好！”

于是三众便都默诵起《往生咒》来，一方面仍旧觅路前进，上高落低，直走到天色昏黑。向下望望，离开平地却已好几十丈，再向山顶上看时，仍旧与在平地上仰望无异，这许多路好似未走。

当下便找了山崖边一个石洞藏身，跌坐入定。但是三众因为日间看见蟒蛇，受了一番惊恐之后，心神不能十分宁静。

心神不宁，是坐禅最忌之事，足以由此生出种种恐怖幻象，与常人做恶梦一般无二。三众里边，自然是大师功行最深，收摄住了心神，没有枝节；那保姆虽然功行不及大师，但还可以勉强镇住方寸，不让它旁骛。

只有永莲功行最浅，坐不多时，便觉周身火热，如同在洪炉之中一般，急睁眼看时，只见满一个石洞，都是熊熊的烈焰，主人一同处身火中。但那妙善大师与保姆却自顾瞑目跌坐，一些儿不觉得什么。永莲暗想：“不好！她们没事，只我觉得发热，一定又是走了魔了。”急急抛开杂念，收摄心神，那一洞的

烈焰，果真熄灭无遗，身上也不觉得热了。

可是她一颗心却终于不得宁静。又隔了片刻，幻境又发生了，只觉得浑身冰冷，如同浸在冰窟里边一般，还觉似乎受到很剧烈的震激。再睁眼看时，只见滔滔滚滚，浊浪排空而至，满石洞都是水，三个人同浸在水中。只是妙善大师和保姆，仍是不知不觉，那浊浪却不近她们二人之身。永莲暗道：“不好了！怎么今天却一味地走魔？如此还能成正果吗？”

她生了这么一念，心上不免有些烦恼！只这一烦恼，入魔愈深入。转眼之间，那滔滔浊浪却又不见了，只觉得霹雳一声，半空中来了无数金盔金甲的天神，都生得身高丈二，腰大十围，手中都执着八棱金爪锤，一个个怒目相视。内中有一个环眼的天神，飞身走入石洞，举起金爪大锤，不问情由，照她顶门上“嗖”地打下来。

这一下不由永莲不吓得神魂出窍，极声嘶叫，“呵啊”一声，早惊动了妙善大师和保姆，争着问道：“永莲啊，为何极声嘶叫啊？”

到此她才如梦初觉。正是：

幻境由心造，何曾可当真？

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待下回分解。

## 第二十四回

遇白熊三尼装假死 避灵猿七步学朝真

话说永莲入魔愈深，忽见金甲天神，手执八棱金爪锤，闯进石洞，照定她顶门就打。她这一吓，真是非同小可，故“哎啊”一声极叫，妙善大师等二人竟被她叫出定来，看她失张失致的情形，便喊道，“永莲！是怎的一回事，却怪叫起来？”

永莲到此才如大梦初觉，仔细看时，三个人好端端地坐在石洞之中，哪里有什么水火，更何来什么天神？才悟一切都是幻象，便将顷间之事，向二人说明。妙善大师道：“永莲啊，你如何又走了这遭魔来？这怕是日间受下蟒蛇的惊恐，故心神才收不拢来，以至如此。幸而有金甲天神将你惊醒，否则要多损几分功行呢！”

永莲连连称是。其时天色已经黎明，三人便收拾了一切，出了石洞，觅路上山，沿途采些野果充饥。走到日中时候，忽远远望见有一头大白人熊，迎面走来，似乎还没看见三人。

妙善大师便牵着二人，一同逃到树林中去，悄悄地道：“我们躲避得过最好，如躲不过时，大家倒卧地上，屏住气息，扮作死人模样，切不可呼吸动弹，或者可以避过此难。”

那白熊走到林子相近的地方，闻得人气，就四下里找寻。她三人看见，早已倒

卧在地上，屏气扮死。那白熊一路寻到林中，一见三个，便却立住不动，注视了半晌，见她们无声无息，一动不动，真的当成死人，便“哼哼”地叫了几声，表示它的失望，然后踱将过去，头也不回一直走了。妙善睁眼看白熊去得远了，才招呼二人起来。

原来人熊一物，最忌的便是死人，一见了死尸，它再也不肯走近。妙善大师知道它这种脾气，故用此法来解厄。

当下三人仍出了树林，依路上行，又走了五、七里，三人走得口干舌燥，疲倦已极，恰好有一条山涧当前。

妙善大师道：“且坐着歇息一会，待舀些水吃了再走。”

于是大家倚石而坐，永莲便取了钵盂，到涧中去舀了半钵盂清水，先递给妙善大师吃了几口，余下的和保姆分吃了，也席地坐下，拾着小石块向涧中抛掷着，看那水花飞溅来取乐。

妙善大师看了，含笑说道：“永莲呀，石击水飞，这其中也含有禅机啊！你可参得透吗？”

永莲道：“敢请大师先说。”

妙善大师说：“水本是静的，被你石子一激，便变成为动，飞溅起来，一动一静，这里边便是造化之机。”

永莲道：“不对，不对！水原是动的。你不看，就不是我用石子去击，也兀自昼夜不停地流着吗？石头才是静的。要不是我去抛掷，它决不会自己飞跃到涧中去哩！”

妙善大师频频点首，连称：“善哉，善哉！”

正在此时，忽平空飞来一块石子，“扑”地打在永莲额角上。她很奇怪地说道：“静的也动了，动的谅来终会静的啊！”

妙善大师道：“这才又观透一层哩！”

她们正在谈论禅理，忽对涧“吱、吱、吱”地跳出一群猕猴来。永莲才悟刚才一块石子，是猴子打过来的。

那群猴因见永莲抛石击水，它们就抛石来击人。你想，这边三个人，如何经得起三、五十个猴子的抛击？

永莲、保姆二人站起身来，欲待奔逃，妙善大师道：“莫跑，莫跑！我等一跑，猴子就追上来，它们脚步敏捷，我们终是跑不了，那时反要被它们所困，不易对付。我想猴子这件东西，生性最灵，更喜欢学人的动作。我等三人不妨一字儿排着，向前途进行，走三步拜一拜。猴子如其学我等的行动，虽在后面跟上来，也不怕它们再来伤害我们了。”

当下大家依言，果然排成一字儿，三步一拜地向前走。那群猴子见她们如此

，以为好耍子，果真学起样来，也一路走着拜着，再不用石子抛掷三人了。这三步一拜的朝山，实是妙善大师权宜避猴之计，后来信佛的人，就传为定规，无论朝什么山，都由山麓三步一拜地直拜到山顶，源流实是此时起始的。她们三众在前拜着走着，猴子也一路上跟定，如此走了很远的一程。

忽然天空之中一阵“啪啪”之声，掬出了一阵好大的风来。

三人抬头一看，只见一只大鹏，在空中盘旋飞舞，此鸟比了寻常的要加上几倍，真是翼可蔽日，足乱浮云，两翅飞动，就掬出狂风。

猴子这件东西，好似顽皮孩子一般，天不怕地不怕，却只怕鹰鹞之类。因为它由上而下，不易防躲，爪牙又异常锋利，难于抵敌。它们擒住了猴子，飞在空中，不消几啄，就得毙命。猴子若用力抗拒时，它便两爪一松，从高空将猴子摔下掬死，然后飞下啄它脑子吃。因此猴子见了鹰鹞之类，就如老鼠见了狸猫一般地害怕！何况今天所遇见的是大鹏呢？

猴子的生性极为灵敏，在它们一听见空中刷翅的声响，就知道对头来了，哪里还敢学三众的跪拜？一阵“吱、吱，吱”地乱叫，纷纷四散地向丛林深草中，乱奔乱窜，藏躲得无影无踪，一个也找不到了。

妙善大师等三人见猴子已经逃开去，便不再拜，一路缓缓地上山。走到昏黑之时，又找了一个石洞藏身，好得一路悬崖峭壁之间，大小不等石洞很多，故得随处安身。这一晚上大家坐禅入定，各自安然无事。

次日清晨，重又上路，一连走了足足三天，才算走到半山。一过山腰，景物却大大的不同了。在山麓一路地上来，虽觉得山中的气候，比了平地寒冷，但还不至于手僵足冻。此刻过了山腰，却一步冷似一步。山顶上的雪被风刮得飞下来时，扑到面上却好象刀割的一般；地上有水沾濡之处，东一块西一块地结成坚冰，又冷又滑，行走十分不易。一路上除了耐寒的松柏之外，找不出寻常的树木，欲寻些果子来充饥，也兀自无从寻得。

永莲看了这番情形，暗暗叫苦，腹中又饥，身上又冷，如此一路地冷下去，岂不把浑身的血都冻得凝结起来，那便如何是好？就连保姆见了这种情形，也觉得有些皱眉蹙额，独有妙善大师一本诚心地只顾走，有如木石一般，纵然赤着脚，也毫无所苦。

走了大半天，才看见两棵栗子树，上边长着不少毛团。永莲便去敲了几个下来，用脚踏开了大家分食，居然吃饱了肚子。说也奇怪，肚子一吃饱，身上的寒冷就觉减了不少，精神也振奋得多了。于是又走了一程，天色昏黑，又觅了个石洞歇夜。

这一晚上，寒气袭人，永莲实在熬不得，不住地喊冷。保姆也说道：“端的寒风刺骨，令人难耐，最好弄些树枝，敲个火燃烧起来，大家烤烤才好哩！”



妙善大师道：“你等休凭地扰嚷，深夜山中何从得火？就算敲石燃得火，火光照处，难免不惊动山中的野兽，倘然望火而来，岂不是又自惹灾祸？故千万也使不得。并且我们欲求成道，必须精诚专一。神魂完聚，身体上越受到痛苦，神魂也就越发坚强，多受一番痛苦，即多增坚强的力量。待受过千劫百难之后，神魂即万分地坚强完聚，永远不会分散，那才可以成道。成道之后，抛撇了身体，这神魂即另成一我，大千世界，环行无碍，具大神通，无所不可。我等三人，既想得成正果，一切寒冷饥饿之苦，原是应当受的。若连这些儿也受不了，哪里还有证果的希望呢？我等已经历过了不少辛苦，如造塔般，只欠一个顶丁，你难道肯前功尽弃吗？”

这一席话，说得二人心中恍然大悟！正是：

九仞功成后，肯因一篑捐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待下回分解。

## 第二十五回

绝岭登临迷津悟澈 高谈往事竖子弄人

话说保姆和永莲听了妙善大师一席话，都觉得心地光明，寒冷也就减了不少，打坐入定，过了一宿，次日仍旧前行，如此又走了三日。

那天正走之际，忽然看见一座石碑坊，横额上刻着“胜境”两个大字。

妙善大师道：“好了，好了！有到这一座牌坊，一定有修真之土或庙宇了。”于是三人又三步一拜地进了牌坊，又约摸走了一里光景，只见悬崖之上有一个很大的石室，石室里面却跌坐一位长眉老者，慈眉善目，宝相庄严。

妙善大师向二人道：“遮莫是佛祖显化，即不然独自个在此修行，也一定是位有道高人。我们正该叩求他指示迷津呢！”

二人也同声称是，于是三众直到石室里，拜倒座下。妙善大师口称：“活佛在上，弟子妙善等一行三人，从兴林国来此朝山，拜求仙踪圣迹，指渡迷津。一直到得此地，方得遇活佛，缘法凑巧，还望活佛大发慈悲，指示迷途，使得归正道，那就受赐不尽了。”

长眉老者听了这番话，方才睁开眼睛，向三人看了一看道，“善哉，善哉！难得你们三众不辞跋涉之苦，老远地来到此地，总算有缘。只是我须问你，你既然抛撇了一切尊荣，皈依佛教，一志修行，可知佛家清修的本旨为的什么？修成正果之后，你的愿心又是如何？你且一一说来。”

妙善大师道：“启禀活佛，佛家清修的本旨，原只是为人在世，并没有一点自利之心。故佛祖身经百劫，为的也是替世人消除灾障。至于弟子的愿心，那么将来万一能够脱却凡胎时，誓必走尽十方三界，救度一切苦厄，使世人都归正

觉。未识弟子此志，尚合佛家宗旨否？”

长眉老者频频点头道：“毕竟有些来历。可是你该知道，凡修真之人，成道有一定的地方，这也跳不出一个缘字的。你等今番虽然历尽艰苦，跋涉到此，但据我看来，证道之所，却并不在此。”

妙善大师再拜道：“既蒙活佛指迷，实为万幸，但弟子等所以来朝须弥，也有个原因。只为当年在兴林国时，有个多宝山修士楼那富律，曾经有过‘欲成正果，必须求得此间的白莲，方可证道’的话，故特地来朝。”

长眉老者点头微笑道：“原来是他在哪里弄这玄虚。但他不如此说，你们也不会到此地来，一路上的魔劫也不会历尽，不历尽这些魔劫，就不得证道，这也是一定不易的。”

妙善大师道：“大约那楼那富律特地指点弟子等到此拜见活佛，指点正觉的吧！”

长眉老者道：“总而言之，缘法所在，要逃也逃不掉的。如今索性待我来说与你听吧！你前身本是慈航，只是立意要救度世间苦厄，故转劫入世，投到兴林国，才有此根气，如今尘劫将满，不久证道。此间白莲，原是有的，现在却已有人替你移到南海普陀落迦山做了莲台，备你后日受用。那边紫竹林才是你的净土，此间却没有你的缘分。至于蜕化的地方，却还在于兴林国中耶摩山金光明寺。这因为要借你的蜕化，使一班愚民知所感动，大家好一齐归化佛门，免受一切苦厄。至于她们二人，因缘还没有到，还得苦修几时，但终究也得证果菩提的。”

妙善大师道：“承蒙指点，感激不尽。敢请示活佛法号，以便供养瞻礼。”

长眉老者道：“这倒不必，好得将来你自会知道。只我还有一件宝物送你。”

说着从怀中取出一个白玉净瓶，递与妙善大师道：“此瓶你可带回去好好供着，但见瓶中有水，水中长出柳枝，那就是你成道之日。切记，切记！此地不可久留，如今你等可以去了。”

妙善大师接了那羊脂白玉的净瓶，再拜辞谢，带了二人仍依旧路出了“胜境”牌坊，一直下山。一路晓行夜歇，在山中固然没有什么意外的枝节发生。

出得谷口，妙善大师向二人道：“今番休再走岔了路，免得又惹魔障。”于是定了定神，辨明了方向，一直向西进发。

路上并无书说，有话即长，无话即短，行行重行行，那一日已到兴林国耶摩山下。

那些居民，一见大师等朝山回来，大家扶老携幼地前来迎接，欢声雷动。早有人报入金光明寺中，那班大小尼僧，都披了袈裟，撞钟击鼓，排着班直到山麓，把大师簇拥着迎入寺中去了。

妙善大师到得禅堂坐定，众尼过来参见慰问已毕，妙善大师不免将路上之事，从头至尾向大众宣说一番，听得大家眉飞色舞，不住口地宣诵佛号。妙善大师亲自取出那羊脂白玉的净瓶，安放在佛前供桌上。众尼知道是件宝物，只等瓶中有水，生柳枝出来，早让大师成佛。

事有凑巧，在大师讲说的时候，原有不少闲人在听。闲人里边，老少都有，中间有一个童子，名唤沈英，他生来很是聪明，只是一味地顽皮好弄，一天到晚地和人家开玩笑，老成些的人，常常会凭空上他的鬼当。

他听大师讲得津津有味，就恨不得也赶去玩上一趟。后来听到那白玉净瓶自会有水，自会长出柳枝来，他就有些不信，暗想：“空空一个瓶儿，若没人去灌它和将柳枝插进去，是决不会自生自长的。”他于是灵机一动，又想闹顽皮故态，来与妙善大师打趣一场。但当时殿上人多，不便下手，故蹶将出去。

可是他既存了这一个念头，如何肯就此放手呢？至于在别人却也并不知道他的念头，不过禅堂之上，终日不断人迹，夜间又关门闭户，外人如何能够入内？故沈英虽然想了种种方法，终未能如愿。

光阴荏苒，转眼已是数月。这一天，沈英忽想出一个毒计来。他预先预备下了一罐清水，一枝杨柳，去藏在隐僻之所，然后独自潜往柴房，敲石取火，就柴草上点着。无情的烈焰，熊熊地燃烧起来，合寺尼僧，闻得柴房里失火，都吓得手忙脚乱，一齐奔往后边，忙着汲水救火。前面禅堂中，连人影也没有一个。沈英便乘此机会，拿了预备下的东西，蹶到禅堂，一耸身跳上供桌，将罐中的水倾入净瓶，柳枝也插得端端正正，又拭净了供桌上的足印，然后匆匆地退了出来。

那时，山下居民也都闻警赶来，帮同灌救，来来往往，情形很是杂乱，谁也不会留心沈英的行动，更不会想到这把无情火却是这小子使的捉狭。见他提着一个瓦罐，还只当他是来帮同救火的呢！

可是那沈英却自肚里寻思道：“如今白玉瓶中的水也灌了，柳枝也插了，照大师说，一见如此，就是坐化成佛的日子。

如今我弄个假，待她明天如不坐化成佛时，便可和她大大地开一场玩笑，那时看她还有何说？”

再说当下幸而发觉得早，救的人又多，一会便将火扑灭，未成巨灾。忙碌一场，已是黄昏时候，大家吃过了饭，收拾停妥，各自回禅房去各做清课。匆忙之间，却没有谁顾念到供桌上的羊脂白玉净瓶，故沈英虽忙了一场，当日却并没有发现。

一宿无话，直抵来朝，大家起身，自有值日的尼僧到各处去洒扫揩拭。值大殿的性空，刚揩到供桌，即发现净瓶中的柳枝，凑上前去一看，果真一瓶满满清

水。她喜出望外，放了手中抹布，一路奔出殿来。恰好永莲采了一束鲜花来上供，两人撞个满怀，险些儿各跌一交。正是：

看她传喜讯，不见眼前人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待下回分解。

## 第二十六回

苦行千般道成九品 当头一棒喝破三千

话说性空揩抹供桌，发现白玉瓶中果真有了净水柳枝。她往常听说这就是妙善大师证果成佛之时，故不由她喜出望外，丢了手中抹布，撒腿往殿外就跑。恰好永莲摘了一束鲜花，前来上供，大家一个不留意，竟撞了个满怀，大家险些儿跌倒。

永莲定了定神，看着性空道：“你为何老是如此莽莽撞撞的？凭地奔窜，毕竟为着什么事来？却把人撞得好生疼痛。”

性空也立定了脚，合着手乱拜道：“师父呀，我只因见白玉瓶中，已有了净水柳枝，故而喜出望外，奔出来想给大师报个喜信去，不料匆忙之间却撞了师父，还望恕罪。”

永莲道：“真的有这回事吗？”

性空道，“此事端的千真万确，小尼斗胆也不敢打谎！”

永莲道：“既如此，这花你拿去上供，我去给大师报信。”

性空接了花自回殿上，永莲便向大师禅房而来，只见大师正和保姆谈话，一见永莲进来，便说道：“永莲呀，你却来了，我正有话和你讲呢！大约今天是我坐化的日子了！我昨夜入定，忽觉心上白莲开放，这怕是个予兆。”

永莲也将净瓶中有了净水柳枝的话说了一遍。

妙善大师道：“既然缘法已到，你们且到玲珑阁上去安排道场，就那里示寂。”

永莲自去吩咐众人前去预备一切，妙善大师便去用香汤沐浴，挨了一套庄严的服装，然后徐步登阁，在居中的禅床上伽趺坐定，宛是入定一般。保姆和永莲率领众尼，分两班站定，鱼罄齐鸣，香烟缭绕，各念动《楞严经》句，我且慢表。

再说那童子沈英，他本来安定顽皮的心眼儿，有心与大师胡闹，故一早起了身，连东西也来不及吃，便一口气奔到寺中。

只见众尼正在忙碌，又听说大师今天果真要成佛，好生奇怪，便蹑到阁上来观看。

那时山上居民，也有人知此消息，传扬开去，就有许多人入寺参礼，把一座玲珑阁的上下，挤得满满的。那班尼僧固然各各低眉合眼朗诵着佛号，就是一班



参礼的人，也都屏息兀立，无敢喧哗。

就中只有那沈英看了妙善大师的情形，不觉暗暗好笑道：“打盹就老实地打盹，说什么成佛不成佛？分明在那里捣鬼，且待我来吓她一吓，包管叫她直跳起来哩！”

他打定主意，便溜到大木鱼座旁取过那老大的鱼锤，挨到大师面前，大喝一声，搂头就是“秃”地一下，说时迟，彼时快，虽有人瞥见，却也来不及阻止，这一下有分教，就名为当头棒喝。

一下打下去，即有一道红光冒出，大家只当是打破了头，冒出来的血。仔细看时，红光冉冉上升，渐渐凝聚起来，结成大师的另一法相：赤脚而立，手中捧定插杨柳枝的净瓶。

你道为何一击之下，就会如此幻化呢？原来大师的神魂，已修到无须躯壳的地步，可是久处人间，为烟火尘埃所熏染，泥丸宫闭塞，神魂无从脱离躯壳。等到受了意外的一棒，泥丸宫突启，于是就借此脱胎而化了。沈英的顽皮，正也是缘法凑巧呢！

当时，一众尼僧固然争着膜拜，就是一群闲人，也都望空礼拜。后来，只见大师的法相愈升愈高，渐渐地没入白云之中看不见了，大家方才各自起身。

永莲走过去一摸大师的遗体已经冰冷，于是便命众尼僧诵经念佛，自己预备与保姆一同进城，奏闻妙庄王。指拨停妥，二人一同下得玲珑阁，转出正殿，一路走出山门。

只听得迎面鸾铃响处，飞也似来了两骑快马，上面坐着两位差官，见了二人便问道：“二位尼僧何往？我等奉庄王之命，特地前来降谕，快去唤现任的住持出来接旨！”

当下保姆和永莲拜过了，陈明所以，让两个差官入寺，就正殿上放了香案，大家跪听宣读。

原来妙庄王对于大师坐化一事，早已知道。因他坐朝之时，就见大师法相来到殿前，站在半空，说是：“现在业已得成正果，佛祖封为大慈大悲寻声救苦观世音菩萨，立刻就要往南海普陀落迦山紫竹林中，去观自在了。故特来辞驾，将来我王升遐时再来相度。”故妙庄王便降旨，将菩萨留下的肉身，招人漆髥，即供养在玲珑阁上，永受香烟，将玲珑阁改名为慈悲观音阁。大家自然遵命办理，自有一番忙碌，不在话下。

在这里我却有几句话要交待一下。上边这一段神话，似乎太荒诞无稽了，超出情理之外，可是照佛家的说教，却还不仅于此而止呢！这大概是时代的关系吧。除了我们先师的儒教没有这些神话以外，其余的宗教，恐怕都跳不出这一个圈子。道教的神话，固然最多，可以不必去谈它。就如现代文明各国奉行的耶

教，也有耶稣复活的一件故事。我们对于妙善大师的成道，一变而为观世音菩萨，也不妨作如是观。

现在我回笔过来，再说到耶摩山金光明寺中。保姆当然受众人推戴做了一寺的住持，招了高手的匠人，一方面将菩萨遗留的肉身，用上好的光明宝漆，漆将起来，一方面将玲珑阁的匾额除去，换上慈悲观音阁的匾额，又在阁中造了一座佛龕，将菩萨的肉身供入，永受香烟。一连忙了许多日，方才竣事，不在话下。

再说那时兴林国中，上至妙庄王，下至一班愚夫愚妇，见持志修行，果然能够正果成佛，于是大家都生了信心，不期而然地都皈依佛门，果真应了人王国变成佛王国的预言。

后来，妙庄王也被菩萨度化，归入罗汉班中；保姆封为保赤君，永莲亦归南海，永侍莲台，就是侍香龙女。还有那顽皮小子沈英，他自从看了菩萨成佛之后，倒也顿时恍然大悟！他本是南方火德之精，灵气所钟，自是高人一等。平时尘蒙心窍，故演出种种顽皮之事，一旦醒悟，功行超人，久后也被菩萨收在莲台之下，就是善财童子。这些都是后事，我算一言表过，后文恕不再叙。

且说观世音菩萨自从辞了妙庄王之后，一路云浮风荡，直向南海普陀落迦山而来，不消片刻功夫，已到灵山宝境，气象万千，果非凡俗可比。正是：  
瑞霭垂缨络，祥光护白莲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待下回分解。

## 第二十七回

观自在南海清修 悯苦厄中原化度

话说观世音菩萨自从脱却凡胎，辞了妙庄王，一路足踏浮云，直向南海普陀落迦山而来。她此时身轻脚健，不消多少功夫，已到落迦崖下。此间毕竟是灵山胜境，不同凡俗。奇花异草，生遍四周；灵兽珍禽，迎人舞蹈；白莲池上，送来万缕幽香；紫竹林中，升起千般瑞霭。中间却是一座二品莲台，霞光万道，却是空着。菩萨到此，口说一声“善哉”便跳上莲台，端身趺坐，其时正是九月十九日。

故现在民间习俗，凡二月十九、六月十九、九月十九这三天，一概认为观音生日。其实，二月十九是转劫诞生之日，六月十九是舍身被剃之日，九月十九是证道正位南海普陀落迦山之日。习俗虽一齐视为生日，却也非绝对没来由的啊！

再说观世音菩萨，证果莲台，一心观自在，度化了妙庄王等一班人以后，与善财、龙女同居紫竹林中，讲清静大法，逍遥自在。

有一天，却有一个僧人，叫做沙门跋陀，他自西方佛国受了菩萨戒，大愿力求

往东土传教。如来谅他道行未深，虽其志可嘉，明知此去定然徒劳往返，故曾劝阻。无奈这沙门跋陀立志坚决，执意要去，如来只好付了路引牒文，让他自去，这也是他数中应当有此跋涉。他费了几年功夫，才到了东土，云游各处，向众生宣扬佛法。无奈一则因语言隔绝，东土人民不知他讲些什么，就没人去理睬他；二来那时东土人民并不知有佛教，对于僧人都视为异端左道，就算语言能通，也决计不会有人信他说话。因此两个缘故，他虽然走遍中原各地，终是到处受人奚落。他当下便打道西归，一路上顺便朝名山，那日恰巧到得南海，闻得观世音菩萨在此，便志心往朝，请教一切。

菩萨见他立志可嘉，便向他问起东土情形。

沙门跋陀道：“不可说，不可说！那边刀兵不绝，灾障重重，人心险恶，争夺频频。弟子向他们说法，全然不悟，还把弟子当做恶人，到处受他们奚落。弟子生受这些，倒也罢了，只可怜那班芸芸众生，磨劫当头还自执迷不悟，欲化度也自无从，只得西归向如来请得妙法，再行东去点化他们了。在此经过，特拜朝菩萨，还望菩萨慈悲慈悲，用法力感化这一班迷途众生，一来使他们脱离苦厄，二则来也可宣扬佛法。”

观世音菩萨道：“善哉，善哉！这是你功行未深，言语隔绝之故。如今你且归礼如来，改日再行东去，我本着寻声救苦之志，既然知道有此等事情，万不容坐视，只索待我往中原走一遭了。”

沙门跋陀拜谢过了菩萨慈悲，径自西去。观世音菩萨便吩咐善财、龙女好生看守灵山，自己便化身为一老媪，离了南海，一路上向中原而来。

观世音菩萨化身丐妇模样，一路上沿门托钵，与一班下愚百姓异常接近。她看那各地的乡风，处处不同，善良的固然也有，顽恶的却占多数。那方的男子呢，到底是受了圣人的教化，懂得礼义，但是妇女们却大大不然。可分为上下两层说，高贵的妇女，自然出身名门，也一般地略谙诗书，但是颐指使气，平日间养尊处优，造成骄奢淫逸习惯，造下了许多恶业，难免轮回之厄，在下的愚夫愚妇，从不曾闻得圣人之教，一切行为，那自然更不必说了。忤逆不孝，攘夺争杀，哪一件没有？他们不知果报，更觉可怜。

观世音菩萨大发慈悲，决计先向下愚说法。当她法驾一路到得中州地界，定了太室山一个石屋做显化之地，夜间即示梦给附近百姓，说：“明日内观世音菩萨要在此经过，点化有缘法的人，拯拔一切苦厄，你等留心相待，不要当面错过。遇得到遇不到，都看你等的诚心不诚心，只要诚心相待，自然会遇到的。”说罢现出她的庄严宝相，悠然而隐。

第二天，一班百姓互相谈论，都道昨夜得这么一个同样的梦，大家觉得奇怪。谈论纷纷，不外乎怀着万分的希望，专等菩萨的降临。又明知菩萨化显，决不

会将本来面向人的，但又不知今番她究竟化身何等人物，前来点化众生。因此，又引起许多枝节，他们因认不得菩萨，凡是见了一个面生可疑的人，就指为菩萨，大家环着向他礼拜，往往把那受拜之人弄得莫名其妙，直到双方说明真相，彼此付之一笑。如此一连闹了好几天，误会却发生了不少，只还是不见菩萨来临，反弄得大家心上疑云叠叠，就算见了面生可疑的人，也不敢冒昧拜认。

那时观世音菩萨却仍旧化为一个穷苦老媪，下山到得城市，一路求化饮食，大家反没有留意。

那年正值亢旱，入夏以来，已有四十多天没有下雨，田中的禾苗都呈枯萎之色。农人等吃尽辛苦，日夜戽水，终于无济，看看灾象已成。倘使天公再不下雨时，行见籽粒无收，乡农们忧愁焦虑，自不必说，就是城市中人，也愁着荒年。

故观世音菩萨托了钵盂，向人们求化时，不约而同地说道：“天公如此亢旱，今年的收成已经无望了，自己还愁着来日的难度，哪里更有余物给你这老婆婆呢？”

菩萨长叹一声道：“水旱虽说是天灾，到底还是由人自肇，你等这一方百姓，若是尊敬天地，广行善事，改轻杀戮，归化佛祖，上天岂会降这灾祸，使你等受苦呢？就如我一个穷苦的老婆子，到此半天，一路求化了数十家，兀自不曾化到一粒米半粒谷，足见这一方的百姓，全无向善之心。人无向善之心，受这些水旱天灾，谁说是不应该呢？”

当时，就有一位姓刘名世显的老人，听了菩萨的一番话，心上就是一动，暗想，这老婆婆遮莫就是菩萨的化身了吧？待我和她谈论谈论。

便上前拱手为礼道：“老婆婆见得甚是，但依老婆婆的话，此间百姓因以前未曾积善，故有今日的旱灾，就算大家从此改过自新，今次的旱灾也是救不得了！”

菩萨道：“这却不然。天心最为仁慈，福善之心比罚恶之心还胜三分，只要人肯诚心悔罪，上天决不会不容的。只要这一方的百姓，肯从今天起，发誓改过自新，一心向善，目前这旱灾，也未始无法可救啊！”

刘世显听了这一番话，不问情由，倒身下拜道：“多承观世音菩萨显化指示，弟子俗眼，不识慈容，几乎错过。幸闻法语，心窍顿开，伏愿菩萨大发慈悲，广施法力，降霏甘霖，救得旱灾，弟子自当建庙供养菩萨、广劝愚顽，使他们改心向善，同归座下。还望菩萨慈悲方便！”说着又连连叩头。

菩萨道：“姓刘的啊，难得你——片诚心，替众人求援，可见你无私之心，我如何不答应你的请求？只是我看此方百姓，愚顽特甚，明天午时三刻，说我显



化，施展法力大霈甘霖，叫他们亲见我佛法无边，坚他们的信心，你再善为劝导，那便容易感化了。”

刘世显再拜而起，菩萨已隐身而去。他便将遇见菩萨的话，向众宣说。大家有些疑惑，都说：“青天白日的菩萨显身，怎么只你遇到，我们却没有看见呢？”

刘世显道：“看见或许都看见的，只俗眼认不出罢了。刚才那个托钵求化的老婆婆，就是菩萨的化身啊！”

众人听了，果真见过这婆婆，只不当她是菩萨，当面错过，懊悔已嫌迟了。正是：

都因缘法异，对面不相亲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待下回分解。

## 第二十八回

### 洒甘霖救济旱灾 卖鲜鱼感化下士

话说大家听刘世显说那托钵求化的老婆婆，就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，不觉互相惊异起来。刚才看果真是看见过的，但是谁也不知道这贫苦婆婆，却就是观世音菩萨啊！于是有的自怨有眼不识泰山，当面错过良机，有的自怨不曾施舍，结个善缘。大家懊丧的情绪一言难尽。

当下刘世显又讲：“菩萨以慈悲救苦为旨，这些都属细事，决不加罪，只要以后诚心相信就是了。并且菩萨定于明日午时三刻，显示宝相，祈霈甘霖，你等那时尽可瞻礼慈容，同沾雨露哩！”

大家听了此话，又都喜悦起来。从此传扬开去，不消片刻，合城全知。再是一传十，十传百地传出去，到当日晚上，四乡八镇已经完全都知道了，听了这种消息，没一个不喜形于色。

直到次日清晨，端的是农停工，妇停织，商停市，大家都焚香点烛，虔诚顶礼，专等午时三刻，看观世音菩萨显示法身。无论男女老少，一个个仰起脖子望着天空，连眼也不敢多瞬一瞬。

直等到分际，只见太室山顶悠悠地起了一片白云，逐渐地蔓延开来，愈延愈广。忽见白云中间，天开一线，山头之上，现出丈六金身，头戴锦兜，身披袈裟，手中捧定羊脂白玉净瓶，瓶中贮着甘霖柳枝，赤着双趺，站在光明石上。

大家见此情形，一齐倒身下拜，口称观世音菩萨，又默默通诚，都愿皈依座下。罗拜既毕，只见菩萨手执柳枝，蘸着甘露，向东南西北有田禾处一阵洒。说也奇怪，一忽儿云气四合，大雨如注，足足半个时辰，方才云收雨住，霁色重开，菩萨的法相早已不见了。

自此之后，那一班百姓，果真都敬信佛法。刘世显捐了资财，就在太室山菩萨

显身处，建立一庙，塑大士像供养起来，菩萨所憩息的石洞，也改名为观音洞，至今还留存着哩！

这是观世音菩萨到中土后第一次显化，所现的乃大慈相，就是圣观自在菩萨啊！当时曾留下有《圣观自在菩萨心真言瑜伽行仪轨》一卷，直到唐代始经释不空译出，至今仍流行于佛门。

再说菩萨自从广施法雨，点化了刘世显，此间自有刘老儿向众劝善，不必久羁。于是她坐观清静，运用她的慧耳，谛听一切。她觉得东海之滨，各处岛屿之民，身居化外，不知礼义，与禽兽无异，甚为可悯，故就离了中州，直向东海边而来。

菩萨知道那边半属渔民，故就化成一渔妇模样，挽着叉儿髻，穿着蓝布裙袄，依旧赤着双趺，生得美丽非常，手中提着鱼篮，中间放着几条鲜活的鱼儿，杂在众渔人中，入市卖鱼。

市人因为这位渔妇，生长得十分美丽，故争着都去买她的鱼。可是菩萨却向买鱼的说道：“你们买我的鱼去做什么用处？”

买鱼的就说是做菜肴下饭。

她却摇头说道：“我这个鱼不比等闲，不供人口腹。你等要菜鱼，请照顾别人，我这鱼却只卖给人家做放生之用的。”

人家听了她的话，不免笑她痴呆，以为鱼虾之屑，本来是供人口腹的，如何却说是放生？果真买了鱼拿来放生，还不如将金钱向海中抛掷好得多呢！于是就望然而去。

菩萨到了晚间，也和众人杂居在金沙滩畔。次日仍旧提篮入市，可是依旧找不到主顾，如此一连几天，就惊动了一位有心人。

此人姓马，大家因为他是个卖鱼郎，故都叫他马郎。他看见菩萨卖鱼，天天没有生意。她那篮中却天天老是那两条鱼儿，干放着却如何并不会死，兀自有些奇怪。他便留心察看，又不见什么特异之点，马郎十分纳罕。

同时金沙滩上的许多渔户，对于这美丽的卖鱼女子，都生了爱慕之心。不久，就有许多人向她说亲，争着要娶她为妻，一共倒有二十余人，马郎也是其中的一个。

菩萨倒也并不嫌他们褻辱，只善言向这许多求婚的人说道：“一女配一个丈夫，这是天经地义。我现在只有一个身躯，终不成尽配你们这二十多人啊？我如今却有一个办法在此，做选择的标准，但不知你们可肯依从？”

大家争着要想得她为妇，听说有办法，自然都乐于接受。向菩萨请教，菩萨道：“我会得教人诵经，现在就拿这个做标准。由我将《普门品》口授给你等，凡是在一夕之间诵得熟的，我就嫁他为妇。”

于是大家就请她教授，由菩萨一句一句地背诵出来，大家一句一句跟着念去，教了一遍又是一遍，倒来倒去，念不绝声。

学诵的人都专心一志，可是天分生得各有高下，一夕功夫，其中能够背诵的，却有半数。那一半背诵不出的，自然绝望而去，惟留着的一半又争着要娶她了。你说你诵得绝熟，这女子应该归你，我说我念得流利，这女子应该归我。不免纷扰起来，几乎成功打局。

菩萨止住大家道：“你等休得相争，我还得再行挑选哩！《普门品》是佛家初乘，容易学得会，不能算数。现在可换《金刚经》，仍由我口授，也规定一夜，学得会的我就嫁他为妇。”

大家又高兴起来，仍请菩萨口授，十多人又静心学习，一句一句地念着。这《金刚经》，可就不比《普门品》来得容易了，整整地学了一夜，十多人中只有四人学会，那其余的被淘汰了，怏怏而去，自然不消说得。

那四个人同声说道：“美女啊，我们现在还有四人哩？你到底愿嫁哪一个？爽快些说一声吧，我们决不争夺的。”

菩萨道：“不行，不行！须知对于你们诸人，一视同仁，并没有什么好恶之见存在里边，只看大家的缘法。若由我指定，就欠公平。如今还得待我再挑选一番，以定此身的谁属。”

四人没法，只得听她的指挥，向她问道：“《普门品》不算，又是《金刚经》：如今《金刚经》依旧无效，不知又要弄些什么花头经出来哩？你快些说出来吧！”

菩萨笑道：“你等休要猴急！我这部经却非同小可，是佛家大乘宝藏，名为《法华经》，如今就用此经教授你等。如能在三天以内，将此经诵熟的，我一准嫁他为妇。”

四人得妇心切，自然一口答应。于是仍由菩萨一句一句地教诵，转眼三天期满，能够背诵的却只有一个马郎。其余三个，懊丧而去，自不必说。

当下菩萨吩咐马郎先行回去具礼成婚。入门之后，菩萨却弄了一个小小神通，变成死的模样，并且皮肉立刻腐烂。马郎白喜欢一场，到此也只是没法，就将尸体去瘞了。

大家闻知此事，反觉自己庆幸，把以前懊丧却全抛了。马郎到此就誓不娶妇，闲时就把菩萨教他的三种经文，念诵消遣，觉得津津有味，有些感悟。

再说菩萨自脱身而去之后，时隔数月，见马郎悟性已开，便化身为一个和尚，前去找马郎，与他谈论佛法，指示迷津，然后问起他娶妇之事，马郎一一告之。

菩萨道：“你可知那美女毕竟是谁人啊！她却是南海普陀落迦山观世音菩萨啊

！她却特地到此示现，感化与你的。你如不信，可同你去将坟刨开来，一验她那骨殖就可知道了。”

马郎果真带了一把铲子，来到坟前，扒开来一看，不觉大喜过望！正是：佛法无明净，有缘度众生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待下回分解。

## 第二十九回

责贡蛤蜊民不堪命 消除疫疠手到生春

话说马郎听了和尚的话，果真携铲来到美女瘞葬的地方，扒开坟头一看，不觉大为惊喜！哪里是什么尸身，却留着一付黄金锁子骨。

和尚道：“如何？你如今可知道观世音菩萨的法力了？菩萨因为这一方的百姓，不知礼义，愚蒙可怜，故特地化身美女，前来点化大众。合该是你的缘法，授了大藏《法华经》，你就该本菩萨的宗旨，抱定宣扬佛法，对导大众的心志，将来功德圆满，不怕没有你的好处啊！”

马郎连连应喏，说话之间，和尚却又不见了：从此，马郎便把三间草屋，改作茅庵，塑起观世音菩萨的法像，但所塑的还是卖鱼美女的形状，一手提着鱼篮，故世称为鱼篮观音。又因为当时名义上曾嫁给马郎，故又称为马郎妇观音，其实都是观自在菩萨的化身罢了。

再说菩萨自点化了马郎之后，一路遵海而行。那一日到一个所在，见有一股怨气，聚结不散，菩萨就动了慈悲之念，化身为一个行脚僧人到民间去访问。原来此间地名宁波，是东南海口的重地，出产丰富，尤其是海洋珍味居多数。百姓富足，安居乐业，又值盛世，本来不知有什么疾苦。可是近几年来，因为一件贡品，就闹得鸡犬不宁，民怨沸腾起来。

你道为何？原来那时唐文宗在位，他生平最嗜食蛤蜊一物，真是爱如生命一般，几乎不可一日无此物，没有此物就不能吃饭。蛤蜊一物，虽各处海口都有出产，但要算宁波出产的最为名贵，肥嫩鲜美，无出其右。既是皇帝爱到此物，自然要责令宁波贡献了。

蛤蜊是宁波的土产，宁波的渔户又多，进贡些些，讲来也算不了什么啊！却为何竟民怨沸腾呢？

端只官府差役等人狐假虎威，借了责贡这问题，就大大地剥削起百姓来了。渔户进呈贡品蛤蜊，自然不敢含糊，先行选择一遍，然后呈缴给责贡的差役。那时差役便摆出他们上命差遣的面目，左不是，右不是地一味挑剔，不是嫌你选择不均，就是说货色不佳，总不肯给你爽爽快快地过秤录收的。你若是事先送几贯给这衙役，就是货色果真欠佳，他们也一样地收下来；你若是不花钱的话，他们就给你一个干搁，三天五日不给你过秤，纵然磕破了头去求他，也是不



瞅不睬。蛤蜊是最易死的，几天一搁，又得重行采捉，结果还是要用钱。你若因此而误了限，就捉到当官，办一个大大的罪名，包你吃不了兜着走。并且，别种贡品，每年一回或每年二回，次数是有一定的。独有蛤蜊，却是一年到头不断地要贡。故宁波一班渔户也就一年到头地在责贡中度日。贡些蛤蜊本没有什么，但是要每次贴上几贯差役钱，这却老大吃不了。故数年之中，把那班渔户，富的弄穷了，穷的弄得卖妻鬻子，家破人亡了。因为一人口腹之好，不知破了多少人家，说来正自可怜呢！

那么这班渔户未免太笨了，难道就不能改业避免这种苛政么？却又不然。官府事前就有准备，先将渔户查明记录，凡是名字被落去的人，就逃不得差，并且刁；准中途改业，非到本人身死，决不能逃避。故很有些人因欲留些产给后辈，不惜牺牲他自己性命去自杀的。你想，在这种情形之下，又怎教那些百姓不怨气冲天呢？

当下观世音菩萨来到宁波，问明了这种情形，兀自摇头叹息。暗想：“这一班可怜的百姓，也是前生造的孽，才罹此厄。如今我不相救，他们哪有脱离苦厄的日子呢？”

菩萨便走到海滩，见那时正好潮头欲上，许多蚌蛤之属都张壳迎潮，那些渔户却冒死地捕捉，只听得一片长吁短叹之声。观世音菩萨便暗中运用她的法力，把自己的庄严宝相，深深地印入蛤蜊中去。在那些渔户，可是始终没有觉得，各各捕捉满了数，自顾地前去缴纳，好似还债一般。

这班渔户正在无法摆脱这种苛政，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的时候，忽然上面下旨停止责贡蛤蜊，并且禁止捕捉，诏各县设立观世音菩萨庙宇，供养大士。

宁波的一班渔户，听了这个消息，怎么不喜出望外，距跃三百呢？但如何会特然有此一道旨意下来，大家终是猜详不透。后来几经打听，方才知道个中原因，却是观世音菩萨暗中救助之力。受惠的人自免不了皈依莲台之下。

原来那一批蛤蜊进贡入都之后，御厨见了新鲜之品，少不得就里边挑择了几个肥大的，预备做羹上进。不料第一个剖去，就坚如金石，再也剖不开来，御厨就觉得十分可疑。待到用力一劈，只见金光闪处，“砉”的一声，那蛤蜊就裂开了，中间却不是蛤肉，倒是端端整整一个观世音菩萨的法像，质地晶莹透澈，似玉非玉，似珠非珠，只觉得光华夺目。

御厨见了，不觉大骇，不敢隐瞒，便拿去奏明上边。文宗也十分骇愕，便命用金饰檀盒贮藏起来，一面下旨罢贡蛤蜊。

后来召见恒正禅师，问起此事，禅师道：“物无虚应，这是菩萨欲启陛下的信心，以节用爱人罢了。佛经上说：‘应以菩萨身得度的，即现菩萨身而为说法。’”

文宗道：“菩萨身却是见了，只是没有听得菩萨说法。”

禅师道：“我只问陛下信与不信？”

文宗道：“事实彰明，怎敢不信呢？”

禅师道：“既然如此，陛下已不啻听得菩萨说法了。”

文宗因此大悟，以后永戒食蛤，并令合天下的寺庙，都另辟一殿，供养观世音菩萨。

因为这一次的观世音菩萨法像出现在蛤蜊之中，故世称为蛤蜊观音。这并不是做书的胡诌，好为玄谈，此事在《佛祖统纪普陀山志》等书都有同样的记载哩！

当下观世音菩萨自海滩将法相感应了蛤蜊，救了一班渔户贡赋之苦，便一路行来，直到山东登州府地界。其时正值盛夏，疫疠盛行，死伤相继，实在凄惨万状。一班庸医俗子，又没有奇方妙药救得此疾。菩萨知道此病都由正气亏耗，被外邪侵袭所致，只有霍香可治。便入山采药，化为一个卖药老叟，肩荷药囊，入市求售。

那边的百姓，起初见了这外来的人物，不敢尝试，后来有一班贫苦无钱的人，听说他肯施诊给药，于是渐渐有人求治。

果然药到病除，这才大家注意，纷纷求治。在两三个月不知救了多少生灵。直到疫气全消，菩萨才示现给智林寺优昙禅师，传了霍香治疫的灵方。优昙禅师向大众宣说之后，大家才知道是菩萨示现。于是一班受惠的人们，各自捐金起建观音庵，塑起观世音菩萨的法像，虔诚供养。但是所塑的法像，面目打扮，虽与别处的相同，但手中不捧净瓶杨柳，却是拈着一棵药草。这也是当地人民不忘报德的意思，既受了药草之惠，就请菩萨拈着药草做个纪念。这就是世称为施药观音的啊！

后世病家在危急无法时，往往到观音堂里去求签请药，实在也是滥觞于此哩！更有那一班叫名和尚，滥刻药方，凭人求取，借此敛钱，这非但是佛门之蠹，并且还得害人，那真可恨得很，岂是菩萨救世济人的本旨啊？

菩萨此去又化身不肯去观音往潮音洞住息，留下许多圣迹，受人瞻礼了。

正是：

圣迹经留处，慈悲救世人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待下回分解，

第三十回

游五台夷奴盗法像 拒寇乱菩萨现奇容

话说观世音菩萨自在登州府施药，救灭了疫疠之后，当地百姓经优昙宣况，知是菩萨示现救世，大家都捐资建造观音庵，塑着施药观音供养着。菩萨便隐身

在此小息，闲常出入民间，点化有缘之辈。

那一天，心中忽然一动，菩萨便施出天眼通的妙法，运用慧眼，向四下一看，就明白一切。暗想：“原来那夷鬼子在那里出花样，倒不可不去走一趟哩！”于是便又一路向浙江而来。

你道为何？原来那时有一班东夷国人，到中土游历，听得五台山的胜境，便先到那边玩赏。那五台佛寺众多，并且规模宏大，所有的佛像，不是宝石雕成，定是白玉琢就，端的是庄严灿烂，五色缤纷。那东夷之人生性最为狡猾，一见了许多珍宝，就动了觊觎之心。他见法华寺中，有尊观世音菩萨的法像，完全是白玉琢成，手中捧定净瓶，瓶中却插着一朵莲花，坐下的莲台，也是白玉雕就，而且是整块的羊脂白玉。雕就十分工细，长有三尺左右，确是希世之宝。那班东夷看在眼里，就动了不良之念。大家一商议，便乘着寺中僧人不留意的当儿，偷窃了就走。等到寺中人觉察，那一班夷人已经逃得不知去向，失去的玉观音自然也没了着落，只索罢休。

再说那班夷人，自从偷得玉观音，一路欢欢喜喜地逃过来，绕道到浙江，想由此出口，渡海回国。观世音菩萨就在此时受了感应，立刻动身赶来，恰好夷人舢舨在潮音洞下，待晓开船。

菩萨就施展法力，霎时间洋面上生出万朵莲花，绿叶摇风，把洋面完全遮蔽，使人辨不出东南西北。待到天明，夷船待要解维，却竟找不到一个去路。正在慌急之际，忽然风浪大作，将一条小船吹得上下不定，几乎翻过身来，把几个夷人吓得魂飞魄荡，不知所措。大家再向普陀岩上望之，却见观世音菩萨手捧宝莲瓶花，端端正正地立在巔上。

夷人到此，方知是菩萨的法力，于是再拜哀求，愿将从五台山偷来的观世音菩萨玉像，留在潮音洞，让这一方百姓瞻礼。祷告一番之后，顿时风平浪静，洋面的莲花也都不见了。夷人将玉观音像送到潮音洞，然后开船远去，离开东土大唐，不在话下。

当菩萨显迹之时，适有张姓居民，亲眼看见此事，便传扬开去。张氏又募化了金资，就将自己的屋宇，改建为观音庵，供奉玉像，自己便皈依座下。

当时远近的人，闻知其异，都来瞻礼，大家因为这尊观音，不肯随夷人东去，故呼为不肯去观音，其实乃是持莲观音的宝相。该处洋面，因为观世音菩萨用莲花阻止夷舟，故就称为莲花洋。昔陀山直到现在，还算是江浙一带佛教最盛之地，世俗竟有小西天的话头。善人善地，故菩萨肯将这尊法像留在此地啊！

再说那时正当唐末，天下扰攘，李克用等尤为残忍不仁，弄得生灵涂炭。浙江临安人钱鏐，虽则是一个寻常小百姓，但生就的忠肝义胆，练得一身好武功

，看了当时扰乱情形，甚为不平，便召集乡勇，自成一军，屡建奇功，吴越安堵。当他起兵以前，虽有保障东南的意思，但资粮器械，既不易得，万一不巧，反弄上个作乱犯上的名头，贻羞钱氏。他有了种种顾忌，对于起兵之事，便迟迟不决起来。

那一天，忽然梦见观世音菩萨向他说道：“钱镠，钱镠！你莫再踌躇。你既有保障东南之意，拯民水火之心，这就是一片善念。天佑善人，虽百战也不会败衄，快些起兵吧！”

钱镠便将种种困难之点，告诉菩萨。

菩萨道：“你莫畏缩，须知道千般手眼，只在一人。你如不信，且看我来！”当下，钱镠只觉眼前金光一闪，菩萨已现出千手千眼的丈六金身，向他说道：“钱镠啊，你须知道，为人要有千般手眼，才做得千秋事业。你休要迟疑不决，尽管放胆做去，东南无数生灵，都系在你一人身上哩！二十年后，可到天竺山中来寻我便了。”

钱镠一梦醒来，不觉大异，暗想：“既然是菩萨指点于我，一定是不会错的。”便决计起兵，一面招集大众，告之菩萨示梦的情形，一面命人画了一轴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的法像，悬挂在家中，朝夕焚香礼拜，虔诚供养。

当下投奔他的人，听说有观世音菩萨在暗中护佑，大家自然心宽胆壮，能收百战百胜的奇功，也只为有了此一念，果然保障得东南半壁，钱镠也由杭州太守做到吴越王，留名千古。

二十年后，他记起了菩萨天竺访寻的话，便往天竺山中去寻。寻到上天竺，只见一个僧人，端坐在石上，手中执着一本经卷，专心阅看。钱镠只当是菩萨化身，便倒身下拜，口称：“弟子遵菩萨吩咐，得有今日功业，大家已不敢正视东南。现在局势粗定，弟子也厌倦尊荣，还望菩萨方便收录。”

那僧人急忙还礼道：“大王休得误认，贫僧一空，实因往礼潮音行脚经过此地，果然遇见过菩萨，但当时却不知道，也只见一位僧人坐在此地看经，贫僧就向他问讯。他说与贫僧有缘，愿将这《大悲心陀罗尼》、《大悲经》各一卷授与贫僧，并且说今天大王要到此地来，叫贫僧在此相候，如见大王，顺便传言：‘现在大王功成名就，百姓爱戴，宣扬佛法，收效必宏，劝大王在这上面积些功德，将来机缘到了时，再来相度。’贫僧到此才知遇到菩萨，礼拜一番，菩萨又隐身去了。故此贫僧就在此相待大王。”

钱镠道：“既然如此，正是我们合该有此缘法。菩萨示现于此，谅来是个善地，我想在此间建造一座看经庵。就请大师主持一切，未知大师意下如何？”

一空和尚连声称善，于是这位吴越王钱镠就去拨了一笔资财，由一空招工雇匠，在上天竺大兴土木，建造了一座美轮美奂的看经庵，所塑的观世音菩萨，乃



是趺坐看经之状，坐下的莲台就是用菩萨坐过的那块白石雕琢而成的。从此世间又有了持经观音法像。那座看经庵由一空住持，自不消说。

吴越王自听了一空传述菩萨法谕之后，除建造了这座看经庵之外，到处兴修寺院，广宣佛教，大江东西，大小数百余寺，都是钱镠一人所兴建。

当时吴越的百姓，因为受到钱镠的保护，得能平安度日，爱戴之心，自然不消说得，钱镠王既然信仰佛教，那班百姓们自然影从响应，大家都成了佛国的信民。此风传流到现在，苏杭一带的百姓，相信佛的也比别处来得众多。外路的人，且有“上有天堂，下有苏杭”的话，直把苏杭当做佛国了。

再说菩萨自点化了钱武肃王之后，随处化做了各色人物，在民间来往，指点迷途，拯拔苦厄，游行自在，但也人却无从识得，那一天来到九华山下，抬头观看，此山端的生得清秀宜人，上面有九个山峰，虽则高下参差，但都与莲花无异，九个峰就如天空中长着九朵莲花一般。九华山的得名，也就是为着这一点。山中寺院也就不少，菩萨此时化装着行脚和尚模样，一路上山，想去指点愚僧，留些显迹。

走到一个山坳里，忽听得有人在那里念《多心经》，菩萨循声走过去一看，却原来是一个西域僧人。正是：

空山清净地，风动杂梵音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待下回分解。

### 第三十一回

#### 莲花峰番僧面壁 少林寺李全招降

话说菩萨到了九华山莲花峰的山腰里，忽听得有人在那里朗诵《多心经》，便循声走过去，举眼看时，却是一个西域僧人，面壁趺坐着，在那里志心虔诵。你道这个和尚是谁？说起来却也是个很大的来头。他本是厨宾国的王子，因为生有宿根，故自幼地敝履尊荣，遁入空门，研求佛家奥旨，功行精进，早已深入三藏，博通大乘，自号为求那跋陀，发大愿力，誓将西方大乘之教，传入中土，故飞锡东游，欲向大众宣讲《华严经》。可是与前次的沙门跋陀一般，因言语隔绝，讲解不通，心中十分愧叹，深恨自己功行未深，以致有此。就遁入九华山，在莲花峰一个石窟中，面壁趺坐，不断地念诵着《多心经》，希望感动菩萨，指示迷津。

可巧今天菩萨适从此处经过，闻声而至，早就知道他的意思。菩萨暗想：“难得这求那跋陀有此坚定意旨，如今我不点化于他，更有何人能点化他呢？”于是，便将身隐过，暗中幻化了去指示他。

那求跋陀当日夜间，在入定之时就觉得石壁之上，忽发现了一片光华，隔了半晌，光华之中就涌现出一朵莲花，莲花中间，又涌现出观世音菩萨的法像，菩

萨顶上又现出一匹宝马。求那跋陀便将前事诉说一番，请菩萨慈悲！菩萨只是含笑不言，却见那匹宝马，发开四蹄，在寰宇之中奔跑。求那跋陀到此恍然大悟！明明菩萨在告诉我，欲通华语，非周游中土用心学习不可。他领悟之后，石上的幻影就不见了。

求那跋陀次日即便离了此间，到处云游。九年之后，所有华语无所不通。于是重归九华山宣说《华严经》，果然人人了悟了。求那跋陀于是就在昔年面壁处，建庵塑像供奉。那一尊观世音菩萨法像，其余与平常的一般，只是顶上却多一匹宝马，故世人称为马头观音，也称为马头明王，后人尊为畜牲道的教主。自从这一尊异状的观音塑成之后，一班善姓，都有些疑惑起来，以为好好的一尊观世音菩萨，如何顶上却添上一匹马，畜类居上，岂不亵渎了菩萨？于是在求那跋陀讲经说法之余，便将此意向他请教。

求那跋陀先将前事告之大众，然后说：“佛家轮回，分为六道，就是地狱道、饿鬼道、畜牲道、阿修罗道、人道、天道。观世音菩萨本大慈大悲，救苦救难的宗旨，故也分为六相。大悲观世音破地狱道三障，此道苦最重，故宜现大悲相，世传的千手观音就是此道的部主，大慈观世音破饿鬼道三障，此道饥渴，宜现大慈相，世传的圣观音就是此道的部主，狮子无畏观音破畜牲三障，兽王威猛，宜现大无畏相，这位马头观音就是此道的部主，大光普照观世音破阿修罗三障，此道猜疑嫉忌，宜现普照相，世传的十一面观音就是此道的部主，天人丈夫观世音破人道三障，人道有事理，事伏骄傲称天人，理则佛性称丈夫，故宜现天人丈夫相，世传的准提观音就是此道的部主，大梵深远观世音破天道三障，梵是天王，标王得臣，世传的如意轮观音就是此道的部主。所说的三障，就是惑障、业障、苦障三样。观世音菩萨既各主一道，宝相也就因之而异了。

“这尊马头观音在六相中还算不得异相。象十一面观音，共有十一付面目，当前三面作菩萨面；左厢三面作嗔面；右厢三面作菩萨面，后一面作大笑面，顶上一面作佛面，各各不同。

“又如准提观音，一身十八臂，面有三目。上两手作说法相，右面，第二手施无畏，第三手把剑，第四手把数珠，第五手把微若布罗迦果，第六手把钺斧，第七手把钩，第八手把跋折罗，第九手把宝鬘；左边，第二手把如意空幢，第三手把莲花，第四手把罐，第五手把索，第六手把轮，第七手把螺，第八手把贤瓶，第九手把《般若波罗密经》篋子。七宝庄严，又是一付法相。

“至于如意轮观音，六臂金身，顶髻宝庄严冠，坐自在王，住于说法相。第一手思维，悯念有情故；第二手持意宝，能满众生愿；第三手持念珠，为度傍生苦；左按光明山，成就无倾动，第二手持莲花，能净诸非法；第三手持轮，能

转无上法。这又是一付宝相。

“世俗见识不广，故见了这尊马头观音，以为诧异相，实不知菩萨具广大神通，何相不可以幻化？异相正多着哩！贫僧从今起，发愿化缘，塑全这六尊观世音菩萨法像，也好垂示后来。”

大家听了他这番话，方才恍然，各各认捐金资材料，不足的由求那跋陀到民间去募化，完成这六观音的工程，我算一言表过，以后不再提及了。

我在这里又有几句话要交代一下。佛教的主旨，不外乎警世与劝善两途。至于菩萨的是否有此相示世，佛家虽如此说，我们正也不必斤斤计较它的有无。大概所示的善相，那就是劝兽的意思；所现示的畏惧相，那就是警世的意思。菩萨不必真有此相，说的人不妨如此说，塑的人不妨如此塑，那说的人，塑的人，就具有菩萨心肠。

譬如说沙尘的微细，我的目力辨不出明白，这并不是没有沙尘，乃是我目力所不及。他说菩萨有这种种宝相，人家不能见到，也就不能说没有这回事，只怪自己的目光不广罢了。我只要接受菩萨劝善和警世的苦心，那么任凭菩萨现何宝相，左右还是菩萨。所说的善知识三字，大家正当细心体会啊！

再说当时菩萨的真身，早已离了九华山，又折向河南地界而来。那边本是历代帝王之都，素称为洞天福地，不料近来又遭了兵燹之灾，弄得百姓颠连困苦，四散逃亡。

原来那倡乱的却是李全，他们夫妇二人，各使一条浑铁枪，勇猛无比，号称李铁枪，又说什么李氏梨花枪，天下无敌。

故声势非常浩大，所部也着实不少，真如渭堤水决，端的势如破竹，没人敢撻他的凶锋：兵势蔓延，直到登封县地界，方才屯驻，不敢长驱直入。

你道为何？原来登封县的西面，有座少室山，山上有座少林寺，是达摩禅师所开创。此寺以武功著名，一行僧众个个精于拳棒，并且是独家秘传，神奇变化，不可测摸。李全虽勇，但震于少林寺的威名，也不敢去惹他们。他打算设法将僧侣招降下来，另编一支和尚兵，合着自己的所部，那才可横行天下哩！他打了这么一个主意，故暂时停兵不进，写了一封书信，派人送到少室山少林寺中去，大意不外“投降了，共享富贵；不投降时，就要兴兵攻打，玉石俱焚”等话。

你想，少林寺的住持，原是有道高僧，就是一般徒众，也都一志修行，断绝尘缘，故一口回绝。送信的人回营告诉了李全，可是他心还不死，又派人用甘言厚币去诱致他们，和尚仍旧付之一笑。临了儿，李全怒了，又派人去说，限期三天，如其不率众归顺，就要围攻山寺。寺中住持见他们一味歪缠不清，十分讨厌，就把传盲人割下两个耳朵，撵出山门。这一来就伏了祸机。正是：

持心维正道，割耳警强梁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待下回分解。

### 第三十二回

少室山大士退李军 洛阳市群生照宝镜

话说少林寺住持和尚因李全遣使招降，一味歪缠不清，十分讨厌便向来使说道：“出家人受十方供养，与世无争，如何肯甘心从他？本当将你杀了，以绝李全之念。现在看在佛祖分上，饶了你性命，割去两耳示警！回去对李全讲，叫他绝了这条心念吧！”于是便将来人两耳割下，撵出山门。

那人一路抱头鼠窜，逃回营中，告之李全。李全不觉大怒，便传令进兵围山。那时附近的百姓，恐遭兵祸，都扶老携幼地逃避。观世音菩萨见了如此情形，问明一切，暗想：“佛门清静之地，万不能容这班人去滋扰。少林僧众虽擅武功，究竟众寡悬殊，势难相敌，还得待我去帮助一臂哩！”

菩萨此时，本来化作一个行脚僧人模样，赤着双脚，一路往少林寺而来。到得寺里，照例拜了佛祖，参了执事众僧，挂单小住。那时适因灶下缺少一个烧火和尚，执事的使命菩萨去充数。

如此一住两三天，李全攻打山头，十分紧急。合寺僧众虽协力同心地守御，到底众寡悬殊，看看有些支持不得。

菩萨想：“此时不下手，更待何时？”便抽了一根铁棍在手，冲下山去，大吼一声，挥动宝棍，杀入李全队里，如同风卷残云一般，远远望去，只见棍头起落，马仰人翻。就是李铁枪上前交手，不及三合，一棍打下马去，被乱军践踏而死。李全的妻子，战败下去，仰天长叹道：“四十年梨花枪，天下无敌。不思今天却输在一个和尚手里，还有什么面目见天下人呢？”就倒枪刺喉而死。主脑既去，一班部众，死伤的死伤了，余众都四散奔逃。

菩萨到此，一耸身跳在嵩山御寨之上，现出大威猛宝相。少林僧众才知是菩萨显化，都罗拜称谢，于是便将此大威猛相塑成全身，另起观音殿供养。这就是阿么提观音，怒目嗔容，手执宝棍，相貌很是可怕；与别处供养的，又是一付面目。

当下菩萨虽然将李军杀散，还恐怕他们变成散股，为害民间，便又化做一个村妇模样，拿着一只锦匣，匣中放着一面青铜宝镜，走到洛阳市上求卖，当时就有一班人去向她问价。

菩萨道：“我这面镜子是一件稀世的宝物，实实在在地要卖一千两纹银，多一文也不要，少一文就不卖。若然失此机会，往后去就是出十万八万银子也是买不到



哩！”

有一个好事的青年插嘴道：“小小的一面铜镜，却要这大价钱，毕竟；疗什么好处？你且说说看来。”

菩萨道，“我这面镜子，好处正多哩！第一便能照见人心的善恶；第二便能照过世的一切，好好歹歹，丝毫不爽。有这两样好处，难道一千两银子还不值吗？”

那少年道：“老奶奶，你休打谎，世间哪有此等宝物？却叫人有些不信，不知你肯让我试照一下吗？”

菩萨道：“这倒也使得，只是借一照，须纳三文青钱。”

少年果真摸了三文青钱给菩萨，菩萨便从匣中取出铜镜，执在手中，向少年道：“来照，来照！但须要聚精会神，不要胡思乱想，才照得真形。”

少年对镜约有一杆烟工夫，果然见镜中现出的一切，都是自己已往的所作所为，临了儿却堕入畜牲道中，投生为一条母狗。他看了不觉心惊意乱，连称奇怪！可是别人从后面看去，仍旧是一面空洞洞的铜镜，一些儿痕迹都没有。

菩萨将镜收了，问道：“照得可满意，三文钱值不值？”

少年额汗涔涔，神色灰败，连称：“好，好，好！值，值，值！”

旁人见了如此神气，争着向他询问所以然来。少年哪里肯说出真情，白出其丑？只向众人言道：“众位也不必问我，如其有意思，不妨花费三文，也照一照，包管能够满意就是了。”

毕竟好事的人多，一听了少年的话，争着要一试这新鲜把戏，你也出三文，我也出三文，轮流着试照。没有照过的争先恐后，照过的不是哭丧着脸，便是攒眉蹙额，现出失望的颜色，最低限度也得露出十分惊异的神情。大家你看着我，我看着你，口虽不言，却是彼此心照不宣。

这么一来，瞧热闹的人也着实不少，风声一传开去，真有万人空巷来观之况呢！菩萨却只向着大众含笑不言，由辰至酉，足足照了三千来人，这三千来个里面，照了忧愁懊丧的，倒要占十分之九，喜悦愉快的不过十分之一。

当下菩萨向众说道：“如此宝物，只卖一千两银子，却终于只有照的人，没有买的人，可见俗眼到底没有识货的人。天已不早，老身却要走了。”

说罢，便将铜镜放在匣子里边，站起身来，弹了弹衣上尘沙，抬起头来时，法相却又换了，在各人眼中，变成种种不同的形状。在恶人眼中看去，那老奶奶顿时变成金神七煞模样，十分凶恶，看了令人胆战心惊；在寻常人眼中看去，或作嗔怒之容，或作忿恨之状，也足令人寒心；只有在善人眼中看去，却是慈眉善目的一位观世音菩萨。

当下有一班人受了惊吓，纷纷逃走，在一阵鸟乱之中，老奶奶已不见了。于是

大家知道是菩萨来点化大众，于是各述所见。大概可分为三付面目，一付是慈眉善目的菩萨面，一付是大忿怒面，一付是含嗔面。其中有几个老人提议，好在刚才每人所出的照镜钱仍留在此，就用来在原处建庵塑像供养。这一尊像，也分三面，正面是菩萨面，左厢是大忿怒面，右厢是含嗔面，手持宝镜，俗称为三面观音，其实是游戏三昧观世音啊！

自此之后，那一班有过作恶之人，因为照见来生受苦情形，也都憬然觉悟，改过自新，湔涤罪业。此间民风，因受了这个感化，真是醇良了不少哩！

再说菩萨自洛阳留了一相，脱身而去，一路云游，直到江北地方。只见那边民风强悍刁恶，不知礼义，只贪财物，只要有利可图，为盗为娼都心甘情愿。故奸淫盗杀之风，比了随便什么地方都厉害，连官法也治不胜治。

菩萨要点化他们，便化做了一个肥头大耳的和尚，带了无数金珠宝物，一路行来，入了这班贪得无厌之徒的眼，便生了覬觐之心，结党呼群，将他拦路邀住问道：“何方僧人，大胆到此？出家人又何来这许多宝物？敢莫是抢劫来的？快快献出来，放你过去，要不然休想活得性命。”

菩萨道：“我并没有什么宝物，也不知世间什么叫宝物，只有为善修心，那才是宝物哩！”

众人道：“休得胡说，你身上的金珠翠玉，还算不得宝物吗？快快献上来。”

菩萨道：“你等指这些东西吗？贫僧正嫌它累赘呢？”于是就将一众宝物，取出来放在地上道：“你等只拣喜欢的拿吧！”

大家便一哄而上，七手八脚，争着拣值钱的抢夺，转眼间抢个罄尽，只留下一串婆罗子的数珠，却大家都不要，丢在地上。

菩萨拾在手中，含笑说道：“没中用的东西，倒一齐拿去了，怎么如此一串宝珠，却竟没人问讯？这可见此间百姓，生来没有善根了。”

大家也不去管他，各各夺了东西，想到市肆中去变卖。不料，那些宝物一件件都变作飞灰，随风吹散，连踪影也不留一点。那许多人不觉疑神疑鬼起来。正是：

佛宝人不识，愚蒙疑鬼神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待下回分解。

### 第三十三回

幻香梨小警贪顽 托梦兆庇护善士

话说那一班人想拿了宝物去变钱化用，不料却都变作灰尘，随风散尽，大家都十分惊异！商议之下，都以为和尚此时当没有去远，大家去找他说话。于是结伴追赶，直追到慈云寺里，果见那和尚在此挂单，于是声势汹汹地向他责问。

菩萨含笑道：“贫僧所有东西，列位都已拿去了，如今只剩得一串数珠，一只

钵盂，列位谅来也用不到这东西，故留还贫僧，如今却何故又来寻找贫僧呢？”

众人道：“你那宝物，我们拿去片刻就都变为灰尘，这一定是你这和尚用的法术。故特地寻你来讨取，快快拿出来。”

菩萨道：“原来如此，我早就说过，那些东西并不是宝物，你们却一定要当它们是宝物。现在我的话应了，却又说我作了法，要讨二重，叫我哪里来呢？列位一定要时，依旧是那话儿，一定变不得钱。须知贫富各有天命，若用强力挣来的，一定享受不得。我看列位还是省悟省悟吧！”

大家闻言，哪里肯就此罢休，都说：“这和尚刁滑，非要给他些厉害，决不肯拿出来。”

于是大家四面围攻。菩萨却乘此脱身，用一段香梨木植在地上，由他们扑击。众人打得手酸脚软，只索住手，定睛看时，见是一棵大木植在地皮中，大吃一惊。原来这段香梨木，正是寺中重价买来，预备雕刻佛像的，观世音菩萨因与此木有缘法，故特移来作替身的。众人中有识得字的，见木上隐隐有“多宝观音菩萨”六个字，到此大家才知道那和尚是菩萨的化身，当时倒也深悔鲁莽，纷纷散去。

寺中的和尚就将那段香梨木雇匠雕成多宝观音法像，一身四面十八臂，每手各持一宝，与准提观音像仿佛。这是寺僧因欲符多宝之意，故引准提相雕刻的。其实，当时菩萨并未有此等现示啊！

自慈云寺里雕成了这尊多宝观音供养起来之后，民间因为有那许多人的传说，知道菩萨灵感，都十分相信，香烟甚盛。

在菩萨的原意，要使他们一心向佛，不做越分之事。不料那边的人，的确没有善根，就误会了意旨。起初不过求财求福，倒还罢了，到后来，他们不问什么事都到菩萨面前来占卜祈祷。甚至妓院鸨儿也来烧香，叩求菩萨保佑她们生意兴隆；小偷儿也来烧香许愿，求菩萨保佑他顺风得利，还有那痴男怨女，也暗中请求菩萨替他们作合，野鸳鸯也来求保佑他们白头到老，烧香人中，什么都有。如此一闹，把一位救苦救难、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，闹得乌烟瘴气，此间再也留存不得。

本来观世音菩萨虽说是拯救一切苦厄，又哪里管得这许多歪缠的事呢？况且，菩萨也不能因为受了一炷香烟，就保佑他们去做那不法的勾当呢！只索叹此方业障太重，无法点化，终于迁地为良了。

可巧，那淳多宝观音像手中所持的珠幡宝幢，的确是很有价值的宝物做成的，那一班鸡鸣狗盗的东西，早就生了覬覦之念。中间有一个胡七，是一党的头领，因为屡做巨案，人家防范得严密，失了几次风，潜伏了几时，弄得十分窘

急，于是召集了几个同党一商议，决计去偷那多宝观音手中的宝贝：在初，大家还多顾虑，后来胡七自告奋勇，只叫大家在外把风，有什么都有大家的，方才个个无话。

安排停妥，到了晚间，果真由他独个翻入慈云寺里，索性把观音像背负了出来，驮到僻静所在，各自动手，把那法像十八手中所有的宝物完全取下，然后把观音像抛入长江之内，看它随波逐流而去。他们得手之后，自然欢喜万分，将脏物依分了，各自散去。

再说菩萨的真身，明知此事，所以不去施展法力，阻止他们的行动，也委实因为此间不可久居之故。

在他们将法像丢下江心的时候，菩萨早已渡江到了金陵，觅到一位有缘法的善人。此人姓潘名和，是金陵一个商人，一家粮食行，家道小康，生平笃信佛教，行善修心，远近都称他为潘好人。

只是他虽一心礼佛行善，生平却有一件缺陷，膝下只有一女，却没有子息。他年纪已经五十六岁了，自揣无望，便打算将女儿招赘一个如意郎君，以作半子之靠。却又因选择过苛，高不对低不就，一向延搁下来，直到眼前，仍旧是一无成就。

他那一天忽做了一个奇梦，梦见一位兜头的白衣尊者向他说道：“潘老儿，你明天可到江口去等候，巳午之交，对江有一个四面十八臂的多宝观音法像，由江北那面余来，你可好生打捞了，送往清凉山鸡鸣寺里，重行修整供养，就有无量功德。

那边的石荷叶，也正好改作莲台。”

潘和道：“小老一切遵教，只是小老年将耳顺，膝下忧虚，不知是否还有生育之望？”

白衣人道：“这个容易，我就赐你一子便了。”

说着从怀中取出一颗白围棋子付与潘和。潘和正欲再问白衣人的尊号，却被她一推，就此惊醒。

当下便将此事告之老奶奶。到了次日，往江岸去等候，果然捞得了多宝观音的法像，信心益坚。送到鸡鸣寺里，又出资将一片荷叶石雕成莲座，重塑金身。可是那尊法像，略有损伤，不能直立，只好侧卧在莲叶之上，于是世俗就称这一尊观音叫做莲卧观音，又成了一个相。

再说潘和不觉恍然大悟，知道托梦给他的，就是观世音菩萨，于是便请了有名的画工，将梦中所见的白衣人模样描出，怀中又加上一个小孩子，称为白衣送子观音，供奉在家。后来，他果真不久就生了一个玉雪可爱的儿子。善人有后，也不枉他一生信佛的结果啊！



故此风直传到现在，江南一带，凡是无子的人，往往向白衣观音祈祷，拜求送子。其实潘和梦中所见的白衣观音，手中却并不抱孩子，就是给他的也不过是一颗白围棋子。这抱孩子的法像，不过是潘和以意为之，叫人家见了，知道虔礼观音之后，无后的人也会得子罢了。后人就误会为大士当年，果真有此示现哩！

至于白衣观音呢，在三十三相中原是有的，乃胎藏界的一尊，莲花部的部主。白衣是表示纯净的菩提心啊！今世所传诵的《白衣大悲咒》就是此尊的法门。那时菩萨又离开了金陵，一路来到姑苏。其时恰值兵燹之后，姑苏的百姓。遭金兵惨杀的不下数十万，冤魂遍野，苦恼万分。菩萨见了，好生不忍，于是就大发慈悲，广施法力，解除他们的苦厄，便化为一个中年美妇，手捧杨枝宝瓶，来到冤魂结聚之处，叠石为台，高可数丈。菩萨就跌坐石台之上，念诵那破地狱障的《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》，每诵千遍，便取过杨枝，在宝瓶中蘸了甘露，望空四面遍洒一周，然后仍插好杨枝，诵经如故。

当地百姓见了菩萨如此情形，不明其故，诧为异事。于是传说开去，一时传遍了街坊里巷，一窝蜂地前来观看。有的说是化缘，也有说是作法的，纷纷不一。

菩萨见大众疑念杂生，便向他们说出一番话来。正是：

群疑难自决，一语破迷津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待下回分解。

### 第三十四回

水月朦胧慈容隐现 情怀荡漾浪子操刀

话说菩萨结台诵经，超度那一班冤魂怨鬼，当地人士不明究竟，纷纷往观，你一言我一语，议论不一。

菩萨见他们疑神疑鬼，便向众宣说道：“此间不幸受了金人之难，冤死了数十万无辜百姓，凄惨不堪。可是这许多冤魂，三界不收，六道不管，流散在外，漂泊无归，十分苦恼。贫尼本我佛慈悲之旨，既然有缘来到此方，不容不加拯拔，故此发愿结台，诵经四十九日，遍洒杨枝甘露，使他们脱离苦厄，往生乐土。众位不必猜疑，贫尼既不要募缘，也不要化斋，只了此一愿罢了。”

大家闻说，方才明白，但中间又有那些好事之人，你一言我一语向菩萨寻根问底起来。或者问她诵的什么经？或者问她为何洒水？好似鸦鸣鹊噪。

菩萨又道：“众位不必如此纷乱，此刻贫尼誓愿未了，恕不能与众位多谈，且等四十九日功德圆满之后，再与众位细谈这些。”

大家听了，因为她是在那里替姑苏人做功德，又不索取酬报，一片好心，委实

难得。故也不再追问，大家纷纷散去，由菩萨一人诵经洒水，专等四十九日之后，与她细谈一切。

光阴过得很快，转眼之间，四十九日已如雷光石火一般地过去了。那日晚间，菩萨功德圆满，大众也如期而集，听菩萨说法。

菩萨开言道：“前承询问所诵何经，所洒何水，且待贫尼来说与诸位知道。此经名为《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》，此经可破地狱诸障，超度一切幽冥苦厄，诵满一藏之数，万劫全消，此水乃是功德水，遍洒十方，只要受得一滴，就可往生乐土。贫尼也算与此方有缘法，故无意云游到此，自应设法超度，使解除苦厄。如今功德圆满，贫尼也要往别处去了。”

那许多苏人，见菩萨干了这么一场功德，端的不索酬报，一致向她拜谢。中间有人问道：“我闻得观世音菩萨游戏人间，各处时常现示宝相，不知我等这一班人，有没有福分看见菩萨之面？”

菩萨道：“有，有，有！心中有佛，心即是佛。你等既欲见菩萨之念，心中就有了一个菩萨，当然可以看见的了！”

那人道：“菩萨在于何处？”

菩萨指着河边道：“那弱水中央不是菩萨吗？”

大家就所指示处看去，果然看见水中一个影子，现出七宝庄严之相，众人相率膜拜。那天正好是月中，一轮圆月，照得寰宇通明，水中团团的月影，也反映生辉。只见那菩萨的宝相，冉冉地走入月影中去，渐渐地隐没。

众人拜罢起身，那石台上的尼僧却已不知去向子。大家到此才恍然大悟，原来那尼僧就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。于是一众善姓，各出资财，即就菩萨诵经之处，建筑一座观音庵，塑着观世音菩萨诵经洒水的法像供养起来，民间都称为洒水观音。

在那看见菩萨在水中现身的人里面，有一个丹青妙手，名叫邱子靖的，又将菩萨显身时的情形用工笔画出，月影婆娑，水光荡漾，大士七宝庄严的法相现身其中，端的出神入化，名为水月观音。此帧画像一出，一班善姓，纷纷地求他绘画或借去临摹，故在当时，人家所供养的菩萨画像，大半是水月菩萨，其余便是洒水观音了。相沿至今，苏杭一带民间私家所供，还以水月观音为多哩！其实，菩萨所以化现之意，不过示人以“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”的意思。使大家彻悟“不生不灭”的大旨。难得邱子靖也是生有宿根，悟得此旨，画出此尊宝像，留示后人，也无非要使人彻悟罢了：不过现在一班供养水月观音，念佛诵经的人，能够悟得此旨的，恐怕百不得一吧！因为他们是单诵字句，不参义理啊！

闲文少叙。再说当时菩萨并未离开姑苏，只是另化了一身，寄迹人间，欲看此

一众善姓之中，谁有缘法，度化数人，以为世俗劝善，使佛教可以广播。暗中观察，果然被她寻到了一个。菩萨见他生有慧根，将来得能证道，但目前灾祸临头。

菩萨暗道：“他既虔诚礼我，我不救他，谁还可以援手呢？”

于是便去化身指点他去了。

你道那人是谁？却是一个药店主人，名叫贾一峰。乎日间，他抱定薄利主义，嘉惠贫病，总比别人家来得便宜，遇到实在窘迫无钱的人，他又肯赊欠，却并不索讨，因此有善人之名。他平日最信佛教，家中店中都供着观世音菩萨，晨夕礼拜之外，没事时便坐在佛前念诵《观世音经》，一日不问。

但是，他虽然是个好人，他那妻子却生性淫荡，与邻家子有些不清白，外面人都有些知道，只瞒过了一峰。人家都说，善人不报也罢了，却如何反受恶报呢？况且他又是信佛之人，难道菩萨是无灵的吗？却替他暗中叹息。

可是因果报应，终是有的。一天，一峰要往别省去进货，先一天夜间，忽梦观世音菩萨在他家现身，手中执着如意，顶上现出一条金龙，用如意敲着他顶门说道：“贾一峰听了，你不久有大祸临头，我因你相礼甚虔，不忍见你身罹此厄，故来救你。如今有四句偈语在此，你听真了：逢桥莫停舟，逢油即抹头，斗谷三升米，青蝇捧笔头。切记，切记，不要忘了此话！”

一峰拜领而醒，将此四句偈语，倒来倒去地念熟了，谨记在心。菩萨的吩咐，他哪里敢忘怀呢？

第二天，坐船动身，行不到半日路程，忽然遇到倾盆大雨，恰好行到一座桥下，舟子想在此桥洞中躲雨。一峰记起前言，连称：“使不得！我们快摇过去，莫停！莫停！”

舟子看了他如此情形，不知何故，既然如此说，只索冒雨摇将过去。不到一箭之地，只听“轰通”一声，那桥已中断。

舟子道：“好险，好险！不是贾老爹吩咐，大家都没有命了！贾老爹，看你刚才那付神情，好象预先知道的一般，真奇怪哩！”

一峰便将菩萨示梦的事，细说了一番，舟子也从此虔心礼佛起来。

一峰到了目的地，与各行商接洽就绪，付款载货而归。路上一来一往，足足有两个月跋涉。这两个月中间，他那妻与邻家子正打得火一般热，大有难解难分之势。

一峰那日到家，已是黄昏时候，他因菩萨救了他断桥之厄，故一进门便到菩萨像前焚香拜谢。拜罢起身，那梁上挂的一盏长明灯，忽然断绳落下，里边的油倾得他肩背上淋漓尽致。他猛可里却记起偈中的第二句，便略不迟疑地把油向头上抹，抹得满头光致致的与女人一般。当下换去外衣，与妻子叙了一番契阔

，少不得提起断桥之事。少停，吃过了晚饭，一同入房安息，不在话下。再说那邻家子一见一峰回来，不能过去和他妻子追欢取乐，不觉忿火中烧，睡在床上翻来复去，哪里想睡得着？越想越恨，到后来陡地动了杀心，去厨下找了一把切菜刀，翻墙过去，悄悄地掩入房中，步到床前，揭开帐子，举刀待砍。忽又缩住了，暗想：“不要杀错了，那倒有点舍不得！”略一筹思：女人头上一定有香油气味，这个倒也不难辨别。于是用鼻一嗅，只闻得外床一个油气扑鼻，便认定里床一个是一峰。重新举起刀来，用尽平生之力，向里床一个的头上劈去，只听“秃”的一声，脑瓜儿已砍成两半。

一峰从梦中惊醒过来，大声呼喊，敲石取火，很要一些功夫，邻家子已乘间遁去。四处搜寻，哪有一点踪影。正是：

今朝漏网去，终有被罗时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待下回分解。

### 第三十五回

#### 详偈语擒捉康七 入空门剃度一峰

话说邻家子一刀砍去，正砍在妇人左太阳穴上，“秃”的一声，劈开半个头颅，两脚乱蹬，已自死了。一峰从梦中惊醒，一面大呼婢仆，一面取出火镰，打火点灯。一阵子手忙脚乱，耽搁了好一会功夫，那邻家子已自脱身而去。

一峰见妻子被杀，十分伤惨，四下里找寻凶手，却又踪影全无，不得已便连夜去告之岳家。

丈人到来一看却硬派是一峰所为。他说：“门不开，户不启，发生这杀人之事，不是你还是谁？”弄得一峰分辩不得。

第二天便告到当官，官府相验之后，也疑是一峰所干，用严刑讯问。一峰是个正当商人，又非江洋大盗，身体又极孱弱，哪里经得起种种苛刑？到煎熬不得时，只有自叹命中注定，前世冤业，与其活受罪，不如一死完事。他打了这个主意，便一口承认了。

官府将他打入牢中，一面预备拟定讞词，通详出去。不料下笔之时，却有十来个青蝇飞集笔端，把笔抱住，用手扑开，待下笔时却又群集，屡试都是如此。县官却疑心起来，暗想：“此事遮莫里边真有冤枉？故青蝇示兆。”

于是与师爷一相商，师爷道：“待我到狱中去向他询问看来。”

到得狱中，只见他在那里念佛，便说道：“你的罪名已定，念佛还有何用？”一峰道：“菩萨曾说过相救的，决不谎人。”

于是便将赠偈之事细说一遍，师爷听了“青蝇捧笔头”的话，不觉一惊，只第三句“丰谷三升米”却解释不出。想了一会，忽灵机一动道：“一斗谷除了三升米以外，其余七升不是糠还是什么？”便问道：“你可认得康七吗？”



一峰道：“认得，认得！我家左邻那个少年，他就叫康七。”

师爷点头而去，将此事告知县尊。第二天便出签提康七到案，一讯而伏，果然是他干的。一峰的奇冤，总算因此昭雪。

贾一峰自从受了这意外之灾，虽然脱了杀身之祸，但对于世事，一发感觉到变幻无常，灰心已极。于是便将财产全部施舍给贫苦之人，决意到杭州灵隐寺去投师剃度，顶礼空王。

他一路上行脚而往，那日到了嘉兴地界，他正睡在一家旅店之中，恍惚间似有人唤他的名字。举眼看时，却是妻子和康七二人，迎面浴血而来，一个手中提着血淋淋的断头，一个斜披了半个脑袋，形状十分凄厉可怕。正欲扑上前向他讨命。

一峰见了，怎么不心惊胆战？待要逃时，可是房门却被两个厉鬼挡住，又无别条出路，弄得他无处脱身。

正在惶急之际，忽想起菩萨来，便索性将两眼一闭，默念观世音菩萨法号。隔了一会，却不见鬼物扑近前来，才放胆睁眼看时，哪里还有什么厉鬼？只见一尊菩萨，站在一张莲叶之上，一个赤身童子，南无了手，对立作合掌朝拜之状，倏忽之间也就隐灭了。

一峰列此才如梦初醒，回忆刚才之事，似乎是梦，又似乎是真，弄得他莫名其妙。但菩萨两度显化的法相，却深深地印在他心上。其实，境由心造，他这番就和入定的走魔是一般无二的。

次日，他离了嘉兴县城，一路向杭州的路上过去，沿途过了不少乡村市集。到得一个胡家庄附近，见有一群人围聚在田塍间，不知何事，便走上前去。一看却原来有王姓农人刨田，忽然触着一件坚硬之物，于是用锄在四周留心地刨去，到二尺深时，却现出一尊一尺半左右长的佛像来。本是碧琉璃瓦质所造成，十分工致，虽被泥沙掩住，已可见其须眉毕现。故大家多争来观看，围着一大群人在那里。

一峰挨身进去，仔细看了一遍道：“合该你们这一方的百姓有点福分，故菩萨之身，托付到此。你们应当虔诚供养，包管往后去保佑你等岁岁丰登。此间可有宙宇？宜将此尊法像送往供养。”

那姓王的问道：“你这人既然口口声声说是菩萨，萨也有好多的名号，这一尊又是什么菩萨呢？”

一峰道：“这是观世音菩萨啊！”

但是菩

大家听了，都说：“不对，不对！观世音菩萨的法相，我们也曾看见过，却并非如此装束，且多是女身，为何此尊却是男身？你倒说说看来。”

一峰道：“菩萨自从成道之后，周行寰宇，随时幻化，或男或女，或老或少，都不一定。有时还化作种种法身警世哩！你等何必大惊小怪呢？”

于是又将自己两度见菩萨示现的事，讲给他们听了，大家方才相信，果然把那尊法像送入庙中去供养。因为此尊像得自田间，故大家都称为垄见观音。

再说一峰来到杭州灵隐寺，拜了元寂禅师做师父，祝发为僧，随众修行，一般地诵经礼忏，打坐参禅。

打坐这件事，做书的在前屡经说过，大非易事，心头着不得一点尘滓。若然着得些微尘滓，便要走魔，弄得不巧，还会变成疯癫哩！

一峰和尚虽然有些根基，到底被凡俗所蒙，初入手时终究不能静定。心中一有了事，在打坐之时，每次总见康七和自己妻子的怨鬼，提着血淋淋的头，前来相扰，使你不能入定。他自己对于此事也非常不安。

那一天又在打坐，硬抑心怀，不料康七等二人领了一班无头野鬼，又来与他相扰。正在危急之际，忽见一位青颈菩萨，一首三面。正面作慈悲熙怡之状，右边作狮子面，左边作猪面，首戴宝冠，冠中有化身的无量寿佛。一身四臂，右第一臂执杖，第二臂执把莲花，左第一臂执轮，第二臂执螺，以虎皮为裙，以黑虎皮于左臂角络，披黑蛇为神线，在八叶莲花上立足，璎珞环佩，光焰威猛。不片刻功夫，把一群野鬼完全吃尽，用杖向一峰和尚一击，顿觉心地光明，不留尘滓。

次日，做完课诵，便将夜来之事去请教元寂禅师，所见的究竟是什么菩萨？

元寂禅师道：“善哉，善哉！你所见的却是青颈观自在菩萨啊！是观音菩萨所变的明王相，虔念此尊观音，可以脱离一切怖畏。”

于是便将《青颈观自在菩萨陀罗尼经》一卷，传给一峰，叫他在发生怖畏时，便念此经，可以解除。

从此一峰和尚功行精进，数年之后，便到各处去朝礼名山。因念观世音菩萨屡屡点化之恩，遇到名山奇石，便相度情形，雕刻一尊菩萨法像，留示后世。所刻的就是他曾经看见的宝相，故至今各地所留的菩萨石像，不是龙头观音，就是一叶观音或青颈观音。一叶观音俗称为童子拜观音，其像最多，几乎到处可见，却都是一峰和尚的手迹啊！

一峰和尚后来往朝南海，又无意间在海滨巨浪之中，见到一尊琉璃观音法像，方长一尺三寸，遍体通明，庄严七宝。一峰便在巨浪之中，设法捞起，带归杭州灵隐寺去供养。这一尊或称为琉璃观音，或者因为他是从水中余来，便叫做余来观音，也是大家的附会。

后来，一峰和尚在灵隐寺住持多年，坐化之时，预先知道。

香汤沐浴，趺坐禅龕，一室之内，香气缭绕，鼻垂玉筋二尺有余，拜送的在万

人以外，见他如此，都说是罗汉后身，故示寂时有这种种瑞兆，如今又重回佛国去了。

自此之后，杭州人的笃信佛教，更比前增加几倍信心。正是：  
善因从早种，好果此时收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待下回分解。

### 第三十六回

画观音指示善士 卖药草欣逢孝子

话说上一回书中，因为叙述一峰之事，把菩萨那边搁过。如今却又要回转笔来，补叙菩萨的行踪了。

菩萨自从救度了贾一峰，当时姑苏的人们见贾一峰行善得了恶报，妻子被杀，自己又吃冤枉官司，屈打成招，免不了杀身之祸，甚是替他不平，有的竟指菩萨没有灵感。直到后来，县官审清了这一桩无头案，知道是菩萨留偈指点，才能破案，于是又把疑团打破，一发深信菩萨的威力，虔诚供养。

菩萨游踪，一路来到太仓，又遇见一位善人。此人姓王名锡爵号叫荆石，曾经做过显宦，现在息影家园，享清闲之福。他虽然曾做显宦，但乐善好施，终身不二色。晚年喜欢谈佛学，信心坚定，凡远近大小寺院，他都亲自写了匾额送去悬挂，为众倡导。

恰好那时有位圆通法师，乃是一位有道高僧，来到太仓，创兴佛法。荆石与他往来极密，谈禅说法，非常透澈。当时太仓有了这一位显宦，一个高僧的提创，大家都自影从，佛法极为兴盛。

荆石十分高兴，又想起观世音菩萨的种种灵迹，便发愿聘请名手画家，画一千幅菩萨法像，施舍民间，使他们一心向善。这一来是他信佛心虔，二来也可以借此移风易俗，使合境的人们不要为非做恶，补政教所不及。

他打了这一个主意，便去和圆通法师商议道：“我闻得观世音菩萨列代显迹，所现宝相，各各不同。我今欲画菩萨像一千幅，施舍民间，使大家信奉，不知画何种宝相为宜？”

圆通法师道：“居士肯如此尽力佛教，功德真是无量。若问菩萨宝相，照《千光眼观自在菩萨秘密法经》上边说，共有八相。第一是金刚观自在菩萨，第二是与愿观自在菩萨，第三是数珠观自在菩萨，第四是钩召观自在菩萨，第五是除障观自在菩萨，第六是宝剑观自在菩萨，第七是宝印观自在菩萨，第八是不退转金轮观自在菩萨。八尊菩萨有八付相，各有一般神通。究竟宜画哪一相，贫僧也不敢断定，还待居士自决。”

荆石踌躇了一会道：“那么如此吧，我们就多雇几个画工，先期命他们斋戒沐浴，虔诚祷告菩萨，请赐一兆，菩萨显现何相，即叫他们看见。然后依梦中所

见的照画，岂不是好？”

圆通法师道：“如此却好。”

荆石于是命人招雇画工，一月之内，恰恰招到八位。便将画像祈梦的事，告诉了他们一遍，大家自然照办。可是一连几日，八人中一个也没有得到梦兆，荆石心中甚为不解。

其时，菩萨恰巧在此经过，闻得此事，便化身为一个白衣秀士模样，造门请见，说是善画各相观音。荆石一听此话，甚是喜悦，连忙请入相见。谈论之下，甚为合意。秀士自称曾七次梦游佛国，故熟悉诸般菩萨的面目，既是善士发此宏愿，愿相助成功。

荆石又问：“究竟画哪一副宝相？”

秀士道：“既然圆通法师向善士说起八相，愚意不如八相都画，以免缺陷。”荆石大喜，使命设下香案，预备了金银汁、纯净笔砚、清洁纸张，请秀士动手。秀士略不凝思，提起笔来就画，出手迅速异常，真是运笔如风，挥毫似电，不消片刻，一尊已就。重又取过一幅纸铺了，又是一阵子挥洒，又成了一尊。如此费了大半天功夫，八尊宝像，已完全画就，端的是八样法身。

第一幅，题着“金刚观自在菩萨”，画得棱眉怒目作嗔之状，云是忿怒相，慑伏群魔。第二幅，题着“与愿观自在菩萨”，画得慈眉善目，左手执一经卷，右手作施愿之状，云是大慈之相，广结善缘。第三幅，题着“数珠观自在菩萨”，合目冥坐，手中扣着一串念珠，作默数之状，云是大悲相，了除尘劫。第四幅，题着“钩召观自在菩萨”，一首三面，正面熙怡，头戴天冠，冠有化身阿弥陀佛；左面怒目可畏，鬓发耸竖，首戴月冠；右面颦眉眦目，狗牙上出，一身六臂，一手持绢素，一手持莲花，一手持三叉戟，一手持钺斧，一手施无畏，一手把如意宝杖，结跏趺坐，云是圆通相，钩取人天之鱼于菩提之岸。第五幅，题着“除障观自在菩萨”，一首三目，右手执宝镜，左手作施愿状，云是普照之相，破除六道三障。第六幅，题着“宝剑观自在菩萨”，顶上涌现莲花，一手执宝剑，一手举胸前，云是解脱之相，斩除六贼。第七幅，题着“宝印观自在菩萨”，一身三面，都现慈悲状，一手执宝印，一手把铃铎，一手执幡幢，一手持剑，一手执宝镜，一手把莲花，云是迅奋之相，驱驰三界。第八幅题着“不退转金轮观自在菩萨”，玉面含笑，首戴宝冠，冠中有化身无量寿佛，两手捧金轮作旋转状，云是如意相，转除恶业。

荆石看了这八幅图像，大喜过望，赞不绝口。那秀士又说道，“如今善士有了此八幅蓝本，可以给画工临摹，小子却要告别了。”

荆石苦留不住，送金银给他，又不肯受，反是他取出一颗圆子，送给荆石，说是西方无患子，常佩在身可以免除灾害，益人智慧。荆石谢了又谢，一直送到



大门之外，才拱手而别。

于是他就带了画去找圆通法师，告知一切。

法师道：“恭喜居士，今天却遇见菩萨了！”

荆石道：“此话怎讲？难道作画的白衣秀士就是观世音菩萨不成？”

法师道：“怎么不是？要不是菩萨，凡间人哪能画出这种宝相？又何从得此无患子呢？”

荆石方才恍然大悟，于是一发高兴起来，将八幅画像悬挂在大厅之上，命八个画工每人认定一帧去临摹。一帧脱手，他便自己写上一卷《多心经》，送给人家。又把那一颗无患子种在地上，果然发芽结子，分送人家，使大家获福远祸。整整的一年有余，才送满一千幅观世音像。菩萨手画的八幅，留在家中，奉为传家之宝。从此，太仓的佛教大兴，尤其是王氏一门，大小都信仰菩萨，子孙如王烟客等，都是科名望重，大家以为是奉佛的善报。

菩萨自从留画给王荆石之后，便又化为一个卖药草的行脚医生，挑了两个藤斗子，斗中放着好几十样药草，走到闹市之中，在人烟稠密处，找了一个干净地方，将担子放下，取出一块巾袱来铺在地上，盘膝而坐，专等主顾上门，暗中观察那来来往往的行人，细辨忠奸贤佞。

正在观看，忽来了一个十二、三岁的孩子，身上穿得破烂不堪，鹑衣百结，赤足蓬头，奔到跟前，劈口问道：“卖药的老丈，你可会治得病？”

菩萨道：“痴孩子，不会治病，如何好卖药，岂不要误人性命？”

小孩道：“那么请你治病，不知要多少钱才行？”

菩萨道：“行医之人，原是半积阴功半养生的。我只要遇见有缘之人，贫苦之辈，非但不要诊金，连药也肯送哩！”

小孩听了此话，不觉喜欢得跳跃起来，拍着小手道：“好了，好了！今天我父亲遇见你老丈，就有了救了。我只求老丈慈悲一下，医治我父亲得活，永世也不敢忘了你的大恩！”说着拖了菩萨就要走。

菩萨道：“你且莫慌，可先将你父亲的病，说与我知道，看我医得医不得。如其是医得的，那时再跟你同去不迟。”

那小孩子便将他父亲的病情，说了出来。正是：

看他纯孝子，定是有缘人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待下回分解。

### 第三十七回

治危病煎服薄荷汤 医痧症传说观音柳

话说那小孩子听了菩萨的说话，一面放了手，一面说道，“我家父亲名唤张四，一向卖烧饼为活，家中除我们父子二人之外，没有旁人。穷也穷到十分，一

天卖下来的钱，只够吃薄粥。不料两天前，父亲却说身子不好，可是还勉强出去卖饼，因为一天不卖就一天没得吃。晚上回家就支持不得，倒头就睡，这一睡就睡糊涂了，竟然不省人事。喊他也不答应，推他也不动弹，身上热得好似烘烤饼的炉子，干焦焦地灼手。我急了去找二伯，无奈二伯也穷得腰无半文，没法可想。第二天就想请位郎中来看看，只是没有诊金给他们，一个也不肯来。倒是前天晚上病倒的，昨天整整的一天不声不响，今天又是半天了，身上的热更烧得厉害，看来是难救的了。我正想到城外去请娘舅，不料在此却遇见老丈，真是再巧也没有。请你好歹去替我父亲医治一下，那才是阴功积德的呢！”

菩萨道：“如此，我们同走好了。”

于是便收拾担子挑好，跟着小孩子一路行来，连转了两个弯，来到一座破碎不堪的土地庙中，只见张四直躺在一张板铺上面，咬紧牙关，闭着双目，如已死去一般。菩萨见系风寒蕴结所致，便从藤斗里取出一束药草，交给孩子，叫他去煎服。

不多一会煎好了，倾在瓦罐里，只觉得香气四溢，清心并胃。菩萨又帮同孩子用竹筷撬开了张四的牙关，热热地灌了一碗。隔了半个时辰，又浓浓地灌了一大碗，只见头面渐渐地滋出汗来。

菩萨说：“如今不妨了。出得一身畅汗，自然清醒，病就好了。”

当下便告别要走，孩子道：“老丈且慢，你的药也要本钱的，我身上还有五个青钱，就送了你吧！你莫嫌过少，这是聊以见意的啊！”

菩萨暗想，难得穷苦人家出此孝顺儿子！当下便对他说道：“不消你破费钱钞，我这药草，却是自往山中去采取的，不曾费得本钱。我看你小小年纪，倒有如此一片孝心，甚为可敬。如今给你一包种子，你尽可以往河岸之处撒了，长成收获之后，你便可刈了去卖给药店之中，名叫薄荷也。可以博些蝇头之利，与尔父图活。”

孩子接了，拜了又拜，谢了又谢，菩萨就扬长而去。那张四在夜间果然出了一身畅汗，又下了一次大解，顿时清醒，不久便愈：便依了菩萨的吩咐，自此种薄荷为生，后来竟得成小康。

薄荷这一件东西，现在各地都有得出产，但终以太仓的出品算最好。据说还是因为菩萨的手泽，才能不同凡品哩！其实或许是地气的关系吧？

再说菩萨又离了太仓，一路向西北而行。走入海虞地界，路上听人说起，近来虞山之上，忽然产生了一种怪虫，似蛇非蛇，全体翠绿，生有四脚，形似壁虎，却又大上几倍，当地的人呼为四脚蛇。此物匿伏草间，行动极为迅速，且与草木颜色相类，很是不易辨认。况又毒而无比，一咬了人，奔跑不上十步，就

得毒发倒毙，无药可救。故近来一班靠山为生的人，都吓得不敢入山，绝了生计，叫苦连天哩！

菩萨一听此话，记在心头，便又化为一个卖眼药的捕蛇化子模样，直到海虞城外，果真说有此事。大家因他是外来的捕蛇者，谅来有些本领，便都来请他设法除此四脚蛇之害。菩萨是有求必应的，当时就答应下来，独自个儿背着贮蛇的簾子，走入深山，找到蛇洞，施展法力，将合山的四脚蛇，完全捉到，放入簾中，带下山来。

菩萨当众说道：“此物虽毒，却可以入药救人，世间缺不得它，故我不能加以杀害。如今待我用禁咒之法，使它钳口，以后不再咬人就是了。”

众山樵也但求如此，自然无话可讲。只见菩萨自己咬破了一只中指，从簾中一条一条将四脚蛇捉出，在每条头额之上滴上一小点鲜血，仍旧放入草间。说也奇怪，自从这么一来，那四脚蛇虽然很多，见了人却只有逃避的分儿，再也不会咬人。直到如今，虞山的四脚蛇，额上的确还存留鲜红的一点，据说是个特点，别处的四脚蛇却无此标记的。

闲言少叙，却说那时正是春夏之交，因为天时忽寒忽暖的关系，一班小儿，多患痧疫之症，差不多到处都有，并且最危险的丹痧，往往透了出来，一不留心，偶然受了一点风或热得太过，以至内陷，毒气攻心，不可药救。

菩萨见了，好生不忍，在药物中一算，只有赤怪柳可以救得此厄。幸喜此物民间野生的很多，又恰当夏令，正是此物盛生之时。

当时菩萨想寻觅一个有缘之人，将此方传授给他，以求一方小儿之命。于是一路行到辛峰之麓，听见两个人坐在山麓上面讲话。

一个年轻的说道：“如今天道是反了，行善的人，一向弄得七颠八倒；作恶的人，倒反而逍遥快乐。老伯伯你想，城东严家的老员外，他是多么行善的啊！修桥补路，他哪一件不做？夏令开堂施诊给药，冬天开厂施粥给衣，也不知救了多少性命。

如今弄到他自己孙儿出丹痧，据说受了一点子风，丹痧隐了，诸医束手，已是没有生望的了。你想可气不可气呢？”

老者道：“这由于数和命罢了。论理严员外这种人家，非但不当有这种顽逆的事，正宜公侯万代哩！但如今弄到身上，又有什么办法呢？不过大家替他同声一叹罢了。”

原来他们严姓，却是严文靖公之后，有一位道彻先生，他生就一副慈善心肠，好为善举。三十无子，人劝纳妾，他只说未得其人。有一天偶然到亲戚家中，见一个婢女，却光着头没有蓄发。先生无意间问起，才知是个哑子。

于是便向那亲戚说道：“叫她把头发留起来，我便娶她为妾。”那亲戚如何肯

信，道彻匣申约留聘，第二年便娶了回去。

人家问他为何纳一个哑子？

道彻道：“她天生喑哑，已是十分可怜，况且主人不使蓄发，人家知道她是哑子，自然不会去娶她，后半世的日子，岂不是更加凄苦？我因此才收纳下来啊！”

当时人家不免非笑他，后来他果真得到了三个儿子，行善也格外认真了。那两人谈话中所说的严老员外，却就是这位道彻先生啊。

菩萨那时正在路上采得一束赤怪柳在手中，听了二人之话，便走将过去，向二人说道：‘丹痧内陷委实不易调治，惟有这赤怪柳煎服有效，你可拿去送往严宅，叫他们赶紧煎成浓汁服下，在一个时辰后，如其再不见效验的话，另用炭风炉一只，烧了炽炭，取红枣杂置炭中煨燃，痧子自然会推出来的。这是秘方，你等倘能广为传布，也是无量功德。’

那少年接了赤怪柳正待要走，忽又站住道：‘先生，敢请教你老人家尊姓大名，现在何处？回头严老员外问起来，我好回话。’

菩萨道：“我却没有姓名，若是严老员外问你时，你只说有一个落伽山人，云游过此，闻知员外家小儿病重，故特传此秘方，员外听了，他自会知道。”说罢便与二人作别下山，不在话下。

再说那少年拿了那一束赤怪柳，拔脚飞跑，直入严府，将上面一段事说个明白。

员外道：“既如此，你可问得那人姓名？”

少年道：“他说没有名姓，却叫做落伽山人。”

员外一听此话，倒身向空便拜，把个少年倒吓得一跳。正是：

慈悲真面目，俗子未曾知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待下回分解。

### 第三十八回

严居士建造白衣庵 刘贤妇副股疗姑疾

话说严道彻听少年说出落伽山人四字，就知道是菩萨现示，不觉倒身向空拜谢：拜罢起身，便命少年稍待，自己却拿了那一束赤怪柳送到里边，说明就里，叫家人快去煎给小官儿吃。家中上下人等，听说菩萨指示，都喜出望外，笑逐颜开，知道小官儿今番有救的了，自去煎煮。

道彻便去拿了五十两银子，送给那少年做酬劳，又说明他们所遇见的是观世音菩萨，还问明了菩萨示相的地方。那少年只因多了一番嘴，奔跑了一趟，却获到白花花五十两纹银，怎不欢喜？道谢而去。

道彻重新入内，那时药已煎好了，便灌给小官儿吃了一盏，隔了半个时辰，面



部已斑斑点点地推出痧子来，当晚就推齐了，大家小心将护，一周时之后，渐渐地回了点，延医调治，不久痊愈。

再说那少年回去，知道遇见了菩萨，便告知老者。大家以为菩萨所传的方药，自然是灵应的，于是广为传布，患同样病症的人家，争着如法泡制，果然十分灵验，这一来真救了不少小儿的性命。大家感激观世音菩萨的大德，因此赤怪柳一物，便改名为观音柳，纪念深思。

再说那严道彻在孙儿病好之后，便招工雇匠，大兴土木，在辛峰之阳，菩萨当日示相之处，造起一座庙宇，题名为白衣庵，塑着白衣观音的法像。这位菩萨的手里不拿杨枝，却拈着一枝赤怪柳，作施舍之状。大家因为救护小儿，使能延年益寿，故称为延命观音。这座白衣庵，当时香烟鼎盛，直传到现在，依然矗立山腰，香烟不绝。逢到二月、六月、九月三个十九日，四乡八镇的人都来烧香，盛况不下杭州三月的香市哩！

再说菩萨自传了丹方之后，即便离了海虞，一路依江傍岸而行，到处广行方便，拯拔众生，但不轻易将真面目示人，故受惠的人也不尽知道她就是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。

那一日来到沧州地界，在一个小村子里求宿。她求宿到哪一家呢？也非无故，因看见她有瑞气笼罩，故此去一瞻究竟。

走到那家门前，只见里边走出一个妇人，面有忧容，手中拿着一个药罐，出去倾药渣。

观世音菩萨那时已化作了一个中年妇人模样，上前说道，“大嫂啊，我是过路之人，因天色已晚，无处存身，故特来向大嫂商量，愿借一宿。”

那妇人道：“本来可以相留，现在因为婆婆有病，家中又没有人手照顾不周，如何可以相留尊客？还是另投别家吧！”

菩萨道：“别家都有男子，诸多不便，还望大嫂方便方便。

我也并不要大嫂照顾什么，只求一角之地，过这一夜，明早即便登程，决不有扰的啊！”

那妇人心地慈悲，见她是失路之人，不愿绝人太甚，当下便答应了。倾了药渣，让她到得里边，在灶下坐了，又向她说道：“锅中有饭，壶中有茶，饥渴时不妨自用。我去伏侍婆婆，等一会再来给你被褥。”说罢自去，菩萨就在灶下存身。

现在，我且将这家人家来叙述一番。她家姓汪，那妇人却是刘氏，丈夫早已去世，只留下她和一位年已七十的老婆婆。

幸而家中有些资财，还够婆媳两个度日。刘氏对待婆婆十分孝敬，一切总是先意承旨，从不违拗，一‘向相安无事。

不料今番她婆婆病起来了，病的是呃逆，历经大夫医治，百药无效，病势一天重似一天，危险异常，刘氏十分着急。她曾听得人家讲起到股疗亲的故事，说是极端灵验的。她当下便打定主意，也自割一片股肉去疗治婆婆的危疾。此际恰巧来了菩萨，坚拒不得，只索让她入内，将她安顿厨下。刘氏便先去瞧瞧婆婆，见她呼呼熟睡，才回到自己房中，取过一把锋利的剪刀，捋起衣袖，用口将小臂上的一块肉噙住扯起，“霍”

的就是一剪，鲜血直冒。她唾下口中噙的一片肉，放了剪刀，然后掺上把香灰，将血掩了，扯一块布条，系缚好了。然后，拿了那块肉，走到外厢，放在瓦罐中去煎煮。

人家说割股疗亲是不觉得疼痛的，这句话却不见得。因为好好的皮肉，用针刺一下还觉得疼痛，更何况剪去一块呢？不过在到股的人，意志专一，不感觉过分的痛苦罢了。

刘氏煎煮时，早惊动了菩萨，便走过去问道，“大嫂啊，你在那里做些什么？”

刘氏起初只说是药，菩萨道：“你休瞒我！你左臂之上刚才还好好的，现在为何却裹了创呢？罐中所煎的，还不是人肉吗？”

刘氏知道瞒她不住，只索明白告诉她。

菩萨长叹道：“世上几曾有人肉治得好的病？毁伤了父母之体去干这勾当，也非常理。但是一片纯孝之心，却也不可及呢！况且婆媳之间，不比母女，人家诟厉百端的，也正多着。大嫂能够如此孝顺婆婆，真是万分难得，真令人十分起敬！不知你婆婆所患何病？倒要请教！”

刘氏道：“是呃逆之症，接连不断地呃着，吃得药下去，稍为平复一点，隔不了多少时候，却又发作起来。我想婆婆年纪已高，常是如此不住，岂有不挨坏的？故才到股相疗，不料却被大嫂所知。若端的再治不好，那便如何呢？”

菩萨道：“此病不妨，我倒有一个灵验丹方，只消去药店中去买一两大刀豆，一两柿蒂，和水煎服，自然有效。”

刘氏于是依言，到了次日清晨，菩萨作别而去。刘氏便托人到市上药铺之中，买了那两味东西回家，浓浓的煎上一碗，送给婆婆吃了，一面再煎二盅。一盅吃过之后，顿时平伏了不少，沉沉地睡去。醒来时虽还有些呃逆，但不似先前那般厉害了。刘氏又奉二盅给她吃了，隔了半日，呃逆果然完全平息，真似仙丹妙药一般地灵验。呃逆既愈，经刘氏悉心将护，不消多日，婆婆已病体痊愈，康健如昔，不在话下。

再说菩萨此时已游遍中土名区，广传佛法，中原佛教，十分兴盛，心上甚是喜悦！便折向南行，意欲问道闽粤，返归南海。不料半路之上又遇见一个吴璋。

菩萨暗想近来所遇的，倒都是孝子贤妇，却真难得。但此人往生劫中，宜受到甚多磨折，不免待我来将护于他。

你道这吴璋是何等样人物？且待我细细讲来。

吴璋是一个孤儿，十岁上就丧了父亲，他母亲陆氏，工于刺绣，贞静幽娴，安心守寡。不料那时上边有令挑选民妇，供内廷及各王府差遣，陆氏就不幸地被选入都，留下孤儿吴璋，寄给他叔父教养。吴璋天性独厚，自母亲去后，怀念不忘。一连读了几年书，直到十六岁上，他想：“世间岂有无母之人，我明明有着母亲，如今却不去相见，还成得人吗？”于是便辞了叔父，略略收拾些盘川行李，搭船入都去寻访陆氏。

一路上陆行水舟，逢人打听，好容易打听得母亲分发在某亲王府，心中甚是欣慰。经过好多日子，才得到都城，找客店安顿了行李，再去打听王府时，不觉大失所望。因那时亲王已经分封广东去了，陆氏也当然不会独留在京了。

吴璋当时好象兜头浇了一勺冷水，继而又想道：“他们能够去的地方，难道我就去不成？虽然盘川用尽，讨饭也得要去。”

他打定主意，回到客店之中，预备歇息一宿上路。不料病魔却来相扰了。正是

：

慈亲还未见，疾病又相侵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待下回分解。

### 第三十九回

吴孝子万里寻亲 观世音几番现示

话说吴璋听说母亲已在广东，初时十分懊丧，后来一想：“他们可以去得的地方，难道我就去不得？纵然盘川告竭，求乞前往，也是可以的。”便回到客店，预备耽搁一宵，然后动身。

不料这天夜半，觉得腹中疼痛，一连下了几次泻，直到天明，觉得精神疲乏，但还是付了房钱，勉强上路。走了三天，实在再走不动了，泻泄的次数也逐渐增加，只好找了一座破庙，暂且存身。那时寒热大作，不省人事，但昏愤之中常常唤着母亲。

那时，菩萨恰好在此经过，便化身一个行脚和尚，替他去医治，费了五、七天功夫，才算将他治好。吴璋询问姓名，菩萨只说是叫蕴空，并不明言，又送他数百青钱做路费，吴璋始得重行登程。一路上历尽艰辛，好容易总算被他摸到广东。可是，又扑了一个空。

你道为何？原来那时亲王又改封到江右饶州去，已不在广东了。吴璋见母心切，既然有了着落，便又转道向饶州而来。

一路在沙碛中行走，七高八低十分困顿，连走了几天，鞋破袜穿，又无钱购买

，只索赤足而行。又是几天，两足进裂，浓血交流，寸步也不能移动，倒身在野寺的廊中。思前想后，不觉大恸起来，放声大哭道：“母亲啊，我不辞千里迢迢，奔来奔去，原想一见慈亲，不料天不从人，竟弄得我寸步难行。如今是再不能走到你跟前的了呀！”一边喊，一边哭，端的十分沉痛。

这一哭却惊动了庙中的一位焦老道，出来问明情由，便道：“莫哭，莫哭！我这里现成有药可以医得你。”

于是便入内取了一瓶药，一盆清水，倒来替他冲洗净，然后将药调敷了，背他到房中，叫他安心睡着，三天之内，包管可以行动。吴璋伏枕叩头，谢了又谢。

次日，老道又替他冲洗换药。三天之后，果然完全好了。

道人又送一双麻鞋给他穿了，向他说道：“如今你可以上路了，但此去山深林密，须好生提心，不可大意。”

吴璋谨受教，当即拜别了道人重行前进。路上果真山岭重叠，他谨记道人的话，小心翼翼地走去，翻山越岭，两日间倒也安然无事。

不料第三天午后，走过一个山头，丛莽蔽路，荆棘纵横。他披荆掠棘地走去，将近达平坦大道时，那丛草里面却“嗖”地一声，游出一条长蛇来。吴璋看见，欲待躲避，哪里还来得及？那蛇已蹿到近前，照准他足踝上就是一口。吴璋觉得这一口不比等闲，痛彻心肺，眼前一暗，两足哪里还想站立得住？“扑通”

一声，已跌倒在丛草之中。

原来那一条是歧首蛇，其毒无比，不消半个时辰，毒气一攻了心，任你什么仙丹灵药，也不能救治。但有了好药，及时救治，也不是绝端无效。

当时吴璋跌倒在地，晕厥了过去，不省人事。观世音菩萨今次却现了大慈宝相，远远走来，先将吴璋扶到平坦大石上躺着，便将杨枝甘露洒在他的创口。

半晌，吴璋果然悠悠醒来，大呼：“母亲何在？”

菩萨在旁应声道：“吴璋啊，你为母忘躯，真是纯孝的铁汉！上天决不负你这一片苦心的。你与母亲相见的时候，距今也不久了。只是前途还有一点儿小小魔障，只要放定坚苦的心念，或可免得。”

吴璋见是观世音菩萨显化指点，喜出望外，一骨碌从石上爬起，倒身下拜，谢了菩萨救命之恩。

菩萨道：“如今你可以过岭去吧！时候也不早了，切记我刚才的话，不要忘怀。我去了！”

说罢菩萨的法相就隐没不见。吴璋便寻路下山，刚到山麓，天色已经昏黑，恰有一座山神庙，便在里面权宿一宵，次日黎明再走，



那时正是十二月中旬，天气逐渐地冷，彤云密布，朔风怒号，吹在身上好象刀割针刺一般，十分难熬。他虽然鼓足勇气，赶奔前程，到底脚步下也迟缓了不少。奔了一日，身上又冷，腹中又饿，看着天色将晚，鹅掌似的雪花，纷纷降下，更是困人。幸喜前面有个三家村舍，烟囱里正袅袅地冒炊烟，吴璋便向那村舍走来。

走到一家门首，正好一位白发老者，倚在门前看雪景，他便走上前去，拱手为礼道：“老丈请了！小子因往饶州去寻亲，路过宝庄，天晚雪大，不能赶路，敢借贵处一宿，明早即行，感恩不浅。”

老者一听他是江南口音，知道所言不虚，便道：“好说，好说！如此便请里边坐地。”

二人一同到了中间，见礼分宾主坐定，各展邦族。原来那老者姓尤名鼎，早岁以负贩为生，着实有几文积蓄。有一个儿子，现继他的行业远商在外，媳妇白氏，年纪尚轻，乃是一个风流人物。如今家中除翁媳二人之外，没有旁人。故当时吴璋入内叙话之倾，尤鼎就叫白氏也相见了，烹茶敬客。不料那白氏一见了吴璋，就动了邪念。当下尤鼎又命出酒肉飧客，晚餐之后，引吴璋到厢房中去安睡，他们翁媳二人也各归房。

那白氏和衣躺了一回，一心想吴璋相貌堂堂，清秀可爱，哪里还睡得着？约摸半夜光景，便悄悄地走到厢房跟首，轻轻叩门。

那吴璋正好一觉醒来，听得有叩门之声，便问道，“外边是谁？”

白氏道：“是我呀！因为怜念你孤眠独宿，特来相伴。”

吴璋听了大惊道：“使不得，使不得！娘子名节要紧，不可贪一时之欢，贻终身之玷，快请回房。”

无奈白氏邪心荡漾，一味纠缠，那门本没有闩，竟被推将进来。

吴璋急忙披衣下床，用好言相劝。白氏竟钻入被窝中去。吴璋弄得没法，仔细一想，非立刻离开此地，两下的名节决不会保全。于是他便拿了自己的东西，不别而行。开门出去，幸得地上积雪光耀，认明路径，连夜踏雪而行。

那白氏未能如愿，便将厢房里不相干的东西藏过两件，自去房中睡觉。

第二天起身，尤鼎不见了吴璋，正在诧异，白氏假意检点什物，这也不见了，那也没有了，硬指吴璋是窃贼。尤鼎因所失甚微，并不去追究，也终料不到夜来有这么一回事啊！

再说吴璋一路过去，虽然风雪载道，却都是平坦大路，不止一日，已到饶州，打听到亲王府第，他母亲陆氏果然在那里。他便上书给亲王，乞母终养。亲王不准，屡次上书，终未得亲王的允许。他便在王府左近，租了一间屋子住下，匾额大书“寻亲”二字，门上贴一副对联，写着“万里寻亲，历百艰而无悔

”，“一朝见母，纵九死以何辞”。他便独居在内，虔诚念诵《观世音经》。如此大约经过一个月光景，那一天恰好亲王在他门前经过，看见了匾额对联，不觉惊异道：“不想吴璋此人，倒端的是个孝子。”便命召他相见，问明一切。

吴璋便将路上之事，原原本本地历述一番，亲王听了，也为之感动，便依了他的请求，命陆氏相见，准吴璋奉母回籍，又赠了不少川资。

吴璋母子因此事端赖菩萨的救护，才能达到目的，故决计先买舟往朝南海，然后回吴江原籍。后来子孙极为繁荣，也算是纯孝之报，我算一言表过。

在他母子往朝南海之时，观世音菩萨正化为一个渔人，在粤海之滨，结那不空钩羈索，万法紫金光明钩，钩取海中一怪物，替这里的百姓除害哩！正是：孝子了夙愿，观音救大灾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待下回分解。

#### 第四十回

#### 钓金鳌解除苦难 归南海结束全书

话说菩萨自从解救吴璋毒蛇咬足之厄，便一路云游，来到粤海之滨，见此地蛮夷杂处，风俗远非苏杭等地可比，故尘劫也较为深重。蛮烟岚嶂固然毒厉，最近海中还出了一件怪物，为民间大害。

观世音菩萨暗想：“虽然尘劫已注定了，颠扑不开，但得方便处总要给他们些方便。那海中怪物，我不替他们除去，还有谁能除它呢？”

于是便化身为一个渔人，来到海滨，结那宝索金钩，预备擒那怪物。你道那怪物是怎样的一件东西？且待我细细说来。

那东西似鱼非鱼，似龟非龟，头生得和龙头相仿，却没有须；身上披着一重坚厚的甲壳，与龟相似：身体的长度却较龟要加上两倍；头颈完全象龟，尾巴却象大鱼，也生着四脚，趾间厚皮相连，用为划水之具；通体深褐，略现金色光采，体长一丈

六、七尺左右，形状极为怕人。此物平常匿居水底，觅食时就出水面，如同一只小船一般，行动极快。最奇怪的，此物不仅

能在水中活动，一般地也能上岸游行。凭着它一副锋利的牙齿和坚厚的皮和甲壳，什么都不怕。它最欢喜的食品，就是猪羊牛犬之类，尤其喜欢吃人。力大无穷，海船如遇见它，无论船身多大，只消它用背一掀，不是打个大窟窿下沉，就是翻身打滚，决无幸免之理，上岸时，就是农家最大的水牛，被它一口咬住，拖着走时，强也强不得一下。其余畜类遇到它时，自然更不消说了。

粤海里边，本来没有此物，在前一年的夏季，它不知从何处闯入粤海：起初还

不过为害渔船海舶，大家已经受了它的大累，行商视为畏途，渔户绝了生计。于是，近海渔户商议捕捉之法，屡次用大网滚钩去与它火并，非但不能将怪物捕获，并且死伤累累。这一来，反激怒了那怪物，它本来只在水中猖獗，并不上岸为害；一火并之后，它索性闯到陆地上来横行了，见了人畜，恣意拖了果腹。有时深夜冲破墙垣，到屋中去捕人充饥，人家在睡梦之中，如何防得？虽用火铳鸟枪去打它，它也不会损伤。附近村落的百姓，禁不得此物的相扰，都迁到内地居住，再也无法奈何它。

今番恰好菩萨过此，知道了金鳌在此为害，故大发慈悲，为民除害。当下菩萨就在海滨找了一座空屋存身，去找了十万八千根天蚕之丝，结成一条羈索，又取宝瓶中的杨柳枝，削成九个倒刺钩儿，贯在羈索一端。然后取海滨的沙土，堆捏成一个人形，九个倒刺钩儿就深深地埋在泥人腹内，

菩萨做这几件东西，倒也费了不少时日：附近百姓有几个胆大的人，时常到海边探看，见了菩萨如此举动，不免动问。

菩萨便将捕捉金鳌的话告诉他们。大家听了，都有点不信，以为那连火铳都不怕的怪物，难道这几件些微之物就可制得下它？又争着讯问。

菩萨道：“天下之物，都有克制。你们不瞧那巨大的象，却怕老鼠，巴山的蛇，却怕蜈蚣，这正可见不在乎物的大小呢！”

于是那些人便传言出去，好事的人又天天到海滨走动，要看菩萨毕竟如何捕捉金鳌，一广眼界。

菩萨做好了那几件东西之后，等了数日。那一天傍晚时候，那金整整伏海底，连日捕捉鱼虾充饥，吃得怪腻烦的，到海面上望望，又不见有船舶经过，一想还是到陆地上去寻找，或者有些人畜可得。它便涌着波浪，一直向海滨而来。

那时，恰有百十来人聚在海滨与菩萨讲话，一听那波浪的声音不对，都嚷道：“怪物来了，怪物来了！”

果见波掀浪涌，壁立数仞。菩萨便右手持了羈索的一端，左手提着泥人，约退大众，自己迎将上去。

金鳌到了近岸之处，便冒出水面，一见了菩萨便又沉下水去。只听一阵呼呼吸水之声，水面上就现出大大的漩涡来。它吸足了一口水，重又冒起水面，昂着头伸着脖子，把口一张，只见一道水如游龙一般向菩萨射过来。菩萨兀立不动，那股水打在身上，水花四散飞溅，如同顿时下起一阵大雨，溅得那班看的人，都淋漓尽致。大家在此时，一个个都替菩萨担心。看了那副安闲镇静的样子，又知有十分把握，急欲看他捕捉。

金整喷那股水，足足有一袋旱烟工夫，方才射完。它见这一股水没有将菩萨打

倒，也似十分惊异，接着却忿怒起来，大叫一声，张牙舞爪，一直扑奔菩萨而来。

菩萨等它到得近切，喝道：“孽畜休得无礼！连我也认不得起来？如今却赏你一个人吃。”说罢把手中泥人迎头摔去。

那金鳌一见有人吃，便张开血盆大口，“啪”的一声，囫囵吞下，接着还想来奔菩萨。不料那泥人一入腹中，立刻融化开了，羈索上九个倒刺杨枝钩儿，可心地捧在它一颗心的四周，拢得紧紧的，无从摆脱：它扑上去时，只见菩萨将手中羈索轻轻一扯，那金鳌却杀猪般地狂叫起来，不住地在沙滩上打滚，失却了威猛态度。

菩萨道：“孽畜在人间已久，不知残害了几许生灵？照理应受天诛。如今我本慈悲之旨，度你到南海去修行，也好忏除夙孽。你愿也不愿？”

说着放松了手中羈索，那金鳌毕竟有些通灵，听了此话，伏在沙滩之上，眼望着菩萨，一动也不敢动，好象表示满意的一般。当下一班看的人都觉得诧异，暗想：“怎么如此一根羈索，就制得下这么一个巨大的怪物？”

但是天下事理无二致，且瞧一头绝大的牛，只因为鼻子里穿了一根绳，就是数岁小儿也能呼叱它，俯首贴耳，一强也不敢强；若是去了这根穿鼻绳，那可对不住，莫说小儿，就是大人它也不买你的帐。这就叫一物一制。何况那金鳌被菩萨的杨枝钩儿捧住了心，自然不能再发威了。

菩萨收了金鳌，向众人作别道：“我替你们将此物捕了，你们尽可重归故土，安居乐业。如今我要南海而去，不能在此久留。传语世人，多行善事，少种恶因，虔诚信佛，自有你们的好处。”

说罢便跳上金鳌之背，现出本相，只见那只金鳌，发开四足，转身入海，浮在水面，一路南去。

众人到此才恍然大悟，知是观世音菩萨示现，都倒身下拜，谢了除怪之恩。移去的百姓，又都搬回来，重理旧时生计。

因感菩萨大恩，就拼凑了金资，建造了一座观音禅院，塑起菩萨踏金鳌的法像，虔诚供养不在话下。

再说菩萨一路回到南海普陀落伽山，自有善财、龙女来接。菩萨便将金鳌放入白莲池中，教它悔过修心，自己便走入紫竹林中，高坐莲台，享受清福。

我书写到这里，也乘机结束，所有余事不再详叙了。菩萨的事迹，本来很多很多，大有记不胜记之慨。除了经卷之外，还有《观音灵感录》、《普陀天竺各志高僧传》等，都有很多记述菩萨的事迹。有了这些书本，我更不必剿袭陈篇，拦入本书了。

自观世音菩萨赤足入中原，前后一共现示了三十三宝相，其间男女身都有，故



现在各处庙宇中所供的观世音菩萨宝像，也各各不同。这最后一尊法像，大家都称为整头观音，寺院中往往塑在三世诸佛的后壁，这倒是各地相同的啊！正是，  
看彼菩萨相，竟自占鳌头。